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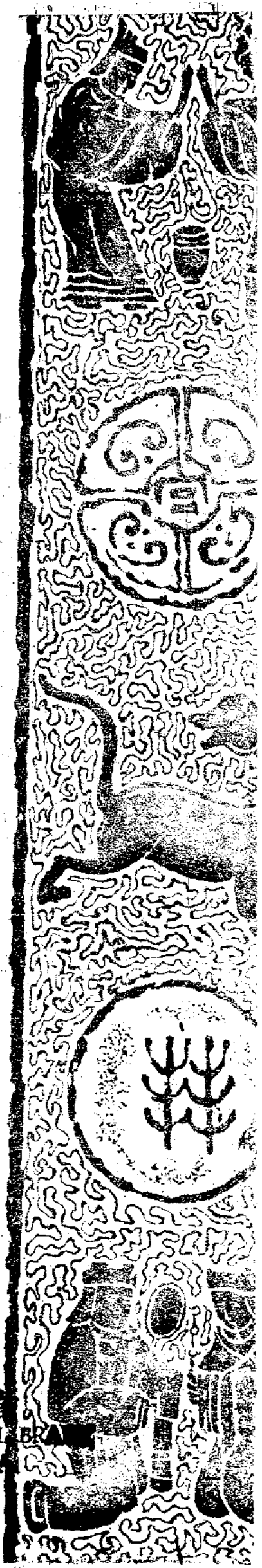
4811

文 壇

號月四

第九卷第四期
總數第五二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南京圖書館藏



文壇月刊

第九卷 第四期

目錄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一日出版

愛的日記(中篇創作).....文菁(一二九)

湖畔草(散文集).....李勵文(一四三)

評 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趙景深(一三八)
論 論王充的文學觀.....張斗衡(一四〇)

歡迎(短篇).....楊士衡(一五二)

翁院長(短篇).....陳琳(一五七)

遭遇(短篇).....晨歌(一五九)

理想的帆(長篇連載).....雪倫(一六二)

天災人禍(中篇創作).....楊詠新(一六五)

詩
詩兩章.....盧森(一三七)
蘆笛之歌.....高紹祿(一四二)
歌·永久而永久.....王直(一五一)
心聲.....王直(一六〇)
迎春曲.....司馬雲帆(一七一)

編後餘言.....編者(一七一)

文壇月刊

第九卷第四期 總數第五二號

主編人：盧森

出版者：廣州(8)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二樓
文壇月刊社

發行所：廣州(8)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二樓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9)惠愛中路二十五號

總經理：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承印者：廣州(22)大南路仙湖街七十二號
廣東文化事業公司國民印刷所

預訂：全年十二期港幣拾元(海外加倍)
港澳加平郵式元航掛加四元
國內航空或掛號費加式元平寄一元
半年六期港幣伍元(海外加倍)

訂閱處：(一)本社(二)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外稿，一經發表，敬致酬
金：下期提出「短編小說專號」，希各地作者感禱！

文壇叢書第一集十二種：

芙蓉山下	寒樓等(小說選集)	一·五元(已出)
生命的創作	游牧(電影小說)	二·〇元(已出)
夜漫漫	盧森(四幕劇本)	二·〇元(已出)
投宿的人	李若川(短篇小說)	二·〇元(即出)
雙燕雙	魯深(長篇小說上)	二·〇元
雙燕雙	魯深(長篇小說下)	二·〇元
鬼屋人踪	李金髮(短篇小說)	二·〇元
人的文學	余秋子(文藝理論)	五元
獄中花	楊詠新(短篇小說)	五元
希望	陳琳(短篇小說)	五元
歸來	楊士衡(短篇小說)	五元
高原戀歌	歌力(新詩集)	五元

本叢書加強陣容，按月出版：預約全套港幣拾式元五月底以後港幣拾伍元股東則一律實收拾元。

愛的日記

(中篇創作)

文菁

十月十二日

不久以前，我便偷偷地愛上了映。

她這良運多情而又體貼。

她是我的表妹，由於機緣的巧合，我們得以同在一起做事，而日久情生，在有趣的相投，思想的一致，心心的了解里，愛竟自然的期而至了。

這是絕大的不幸，在舊社會給我安排的命運下，我已失去戀愛的權利了。

可是，我還是青年，我不能沒有青年人應享的權利，雖然，我是有了形式上的妻子，但我的心里還是蘊蓄着強烈的愛的渴望，我還要那熱烈的情的滿足。

而且，我自信是一個有志的青年，在我事業的途中，我需要的鼓勵，愛的幫助，愛的安慰！

啊，我是深深地愛上了她，任憑怎樣再也不能忘記她了！

我覺得只要我們是真心相愛，我還是愛有愛的資格的。我愛張若蘭，她能超越一切舊的關係去愛周如水，要是映也如她，那就好了。

映和張若蘭在性格上是相仿的，我希望她也能學着映一點！

十月十四日

周如水——這懦弱猶豫的影子，忽然向我的心裏上襲來了！

我罵周如水，用一大串的咀咒，惡罵，周如水棄絕了自己垂手可得的幸福，而終於把自己的身子投向了水。

周如水——這怯弱無能的代名詞！

我怕，我決不做周如水，他已經死了！

是的，周如水的是死了，但是，周如水的悲哀可會完結！可會！

該咀咒的如水！

我不是！

十月十五日

人生究竟是有希望的呢？還是生來只有苦悶？

人是有希望的，不過，希望太微小了，人剛剛有了希望，苦悶的陰影，又即刻走來掩蓋了它！

假如人是該苦悶的，那麼，又為什麼要帶來希望？

我憎恨一切的禮教，禮教把我毀了！

我要掙扎！

我不信，人類有了希望，為什麼就不能實現？

我是我的，我要把幸福給自已爭回來。

陳真說得好：「即使奮鬥的結果，依舊不免于滅亡，我們也還應該奮鬥；即使我們的前面就立着墳墓，但在進墳墓以前，我們還應該盡我們的力量，去做一番事業。奮鬥的生活，畢竟是最美麗的生活，雖然這方面也充滿了痛苦，為了懼怕滅亡的命運，為了懼怕痛苦，而去選取別的道路，去求暫時的安舒的生活，那是懦夫！我們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我們並不是一件奢侈品，我們要愛痛苦。痛苦就是我們的力量，痛苦就是我們的驕傲！」

不錯！我是生來尋求痛苦的人，假如愛里也滲着痛苦！

我要從痛苦中求得生之意義，求得愛！

十月十六日

秋天是衰黃的季節，但是，在生之愉悅里，秋天也是愉快的，秋天里也可看見春天！

秋天是萬物衰頹的時候，但是，也有着可貴的東西在生長！

在蕭瑟的季節彌長着的生命，才是美麗的！

蕭蕭的秋風，帶來的不是殺人的愁感，而是生

之呼號，豪爽的意義！

秋天是可愛的，這一個秋天更可愛！

我愛秋天，我愛秋天里彌長着的美麗的生命！這就是生長在我心裏的愛情！

十月十七日

我很快樂，雖然偶然有一絲煩愁起來，但也立即為全部快樂淹沒壓抑下去了，不知怎麼我從沒有現在這般心情愉快過，我是真正懂得了快樂的人？

我希望這快樂永遠圍護着我，把我鍛鍊成一個強健樂觀的人！

快樂使我充滿了熱烈的希望！

十月廿日

我知道我有罪，但我有勇氣要求上帝的寬恕：我心靈的上帝啊，你能寬恕我嗎？

有罪能勇於要求寬恕的人，上帝是會寬恕他的，況且所犯的罪，相信正當而無心欺騙！

引自舊約

明朗了，我心裏的雲霧！

十月廿一日

夜深了，我還不能安靜。

我是一個很多感情的人，我知道我有熱情，也有激情，在這里，我和吳仁民有點相像。

不錯，激情使人犯罪，但也使人勇敢。我相信要求合理的滿足，並不算罪過，我需要強烈的刺激！

我不能規規矩矩做一個超凡入聖的道德家，我有勇氣超過一切舊的關係，做我渴望做的事！

我需要熱，我需要火一般熱烈的生活，我不預備把生命在冷淡里銷磨了去，我要點燃起生命的亮的花！

歌唱吧！有生命就應該活他一個痛快，我期

南京圖書館藏

待

十月廿四日

杜大心的遭遇是可悲的，他的表妹的遭遇也是可悲的，可悲對可悲，人生的悲劇便自然而然的不可挽回的上演了，這是多麼可怖！

杜大心有勇氣，但還不够勇氣和決心，他的表妹也是一樣！

樹給秋風搖擺得很厲害，我怕它要有被吹倒的危險！

我不怕秋風，我更愛秋樹，我知道那樹的根是很穩固的！

十月廿五日

這是一幕悲劇，我怕它不會有效果，客觀的條件，決定了！

「難兄難弟」，這是一幕現實社會製造成功的悲劇，多麼可恨！多麼可怕！

可憐的「兄」，懦弱，無能，舊勢力的忠臣，痛苦的根源！

命運捉弄人的本領太大了，可憐的「兄」，終於成了不值一文的犧牲，命運，這可咀咒的命運！

十月廿六日

昨夜，做了許多不愉快的夢。

是一個清冷的夜，我在摸著夜的路，沒有燈光，沒有星光，四周是一團漆黑；我摸著路，沒有恐怖，沒有畏懼，沒有依助；勇氣鼓舞著我，激情燃燒著我，我沒有叫，沉重地走着。忽然，東天上現出一顆星光，我正在歡喜，然而，「噯」的一聲，它像風一般地住下墮落了！

醒來時，我知道是在做夢。

但是，我的夢却没有就此完畢，我還是向前走，我走，走過無數的黑暗的路程，直到早晨的陽光，射入我的眼簾。

十月廿七日

我覺得我漸漸的沒有力量了，有時很感覺到自

己脆弱得不行，我的腦子里，糾纏着一團亂絲，頭腦老是暈眩的清醒不過來，過度的激情，使我變成了一個像雪蓋了的火山！

我不能忍受這思想，我要掙扎，我還是一個年富力强的青年，我有沸騰的熱血，我有胆量，我有勇氣，我有信仰！

不錯，我就用了這信仰，征服了一切世上的毀譽榮辱，我不要它，我已是一個超然世外的人。（但並不逃隱現實），我要掙扎，我還有力量，我永遠把我的信仰，走我自己的路。我的路決不是孤獨的，我有的是真誠，有的是剛直，有的是熱愛。我知道靠了我的真誠，別人是會不木石無動的，靠了我的剛直和熱愛，別人必然有著相當的報答，決不會使我失望！

今晚是農曆十五夜，但是，多麼昏暗的月色啊！從窗外只能看見一片快要黃熟的稻田，微弱的光，並不能掃去我心中的雲翳！

是一個多麼平靜的夜，誰也不知道，在平靜的夜幕底下，會有不平靜的流水，在潺潺地流動。流水落花，在別人也許正是平靜的含義，然而，在我它却成了一股衝破黑暗的巨流！

不要裝假，快解下罪惡的面紗，不要回頭，黑暗的巨流正為你歌唱！

十一月一日

人心無厭足，不錯，喜新厭舊的確是人之常情，一語道破了人類的本性，人類就靠了這無厭心和喜新慾，得以日趨發展。人的本身就正充滿着缺陷和舊的要被排除的要素，時時等待新的滿足和新的補充，而等到新的成爲舊的時，新的又被否定而

成爲舊的不足，再被更新的代替了。這是歷史的自

然發展，也即是人性的本能要求，這不是罪惡的詭誕的野心，而是合理的正當的理想，人類應當有權利且應要求合理的滿足。

作爲人類的我們，必須拿出天賦的勇氣去迎向自己的理想，猶豫，怯懦，只有得到悲慘的結局。

「不完全，則寧無！」

目前就有最好的例子，人假若不是有無厭心和向美心在作怪，根本就可免去許多自取煩惱和痛苦。

誰願意做個不翼求更好和更美的蠢驢？

十一月三日

今天，我又向映進攻了。

我這樣的做，我覺得我毫無錯過，無可指摘。我的存心是正確的，我的用意是潔白的。良心，我有我自己終身信奉的良心！工作，我不怕吃苦，並且樂意接受，準備吃苦。我知道，我是個生來尋求痛苦的人，時代的洪爐，把我鍊成了實愛苦痛的眞金，我自信我有了深切的認識，絕不會莽撞。我不怕苦，我有正視現實的勇氣，我崇敬石頭，暴力不會使它屈服，祇能使它粉碎；我喜歡向日葵，它不會因爲風雨吹折，而有所動搖。一個勇於自立的人，決不會過慮多疑，進退維谷！

十一月四日

落雨。大概雨是跟着天亮停止的，不知夜里的

什麼時候，雨便在纏綿的下着。好清冷的秋雨，夢

不住長光的到來，舊的缺陷正等著新的滿足！

新的要素，像雛菊開放在霜雪之中，傲然不屈！

沒有猶豫，沒有遲疑，做自己想做的，暗夜阻

里也覺到它的滋味。

兩天，有人會罵它壞，但也有人會讚它好。至於究竟是好是壞，這是很難定評的，根本今日世界上，就沒有是非好壞的標準了；好的不得好終，壞的仍然壞着。要是想用今天社會上的尺度來衡量自己的好壞，那準會大錯。有些人情願犧牲自己的理想，去將就社會，以社會的愛惡，為自己的愛惡，而不管與自己悖逆與否，這或許有人會美其名曰忠於社會，但其實却是在戕害自己，違反自己了。死死生生，原沒什麼所謂，但却要生得有意義，死得有價值。一個人，祇要能在一秒鐘內，過其極有意義的生活，可抵銷數十年而無悔；否則，雖長命百歲亦無不足誇耀。我們不希望活得多久，但我們要求活得快活，活得痛快！

十一月五日

寫了一塊招牌。這招牌因為是黑底白字的，所以就更顯出了她的美麗。事情往往是很難預料的，我並未完全預想到她的可愛；但也不是完全平坦的，內面雖貼得很好，外面却是皺摺不平的。我說她皺摺不平，我並沒含一些怨心，在我心里是祇有感激的；我這個卑世淺俗的賤人，是只曉得向知音者求解脫，傾訴自己的衷腸，我愛美，我有熱血的心，熱血的心使我要着美的收穫，努力的結果。我準備以我所有的精力，為我的理想而努力。「映就是理想實驗者，我要獻出我的全心靈，來為創造新的「映」而努力；我願意這樣做，我沒一點後悔，我沒一點後悔。」

映，我對你期待新的成長，我是你忠心的伴侶，無論你遭受到怎樣的危難，我決是妳的臂助！映，你沒有給我煩惱，要是有，那只是社會的責任，你是無咎的！

十一月六日

做事必須有始有終，無聊，幼稚的人，才打一時痛快的算盤，有志的人，決不淺薄，也決不自輕

，有眼光的人，不會貪圖一時的好處的。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只管做去，但誰也不會料到其中的艱難。誰敢担保自己明天的事變？連自己的事情，尚且不能把握，還預料到更大的事變嗎？然而，事情還是不得不謀，作為新時代的青年，做事當不計成敗的。「只願耕耘，不問收穫。」是我們正確的工作態度。

這樣的世界，這樣的時代，只有忠厚到愚蠢的人，才打過於長久的算盤。慧女士說的：「我知道我活着的時候不會長久，我就應當活他一個痛快！這「痛快」，和那幼稚輕薄的「痛快」，是完全不同的。

做事必須一心一意，專心致意，我是不會中途變心的，我想到了那里，便要做到那里！不到黃河心不甘，到了黃河，我還是要前進！

十一月七日

「不需要安慰」，這是一句假話。無論是事業上的安慰，抑或愛情的安慰，都在所不免。我不是一個超凡入聖的太上忘情人，我有凡俗的因體，有沸騰的熱血，暖熱的心；我有感激的微笑，有凡俗的若渴；有憤的憤怒，有愛的渴望。總之，我是一個最近人情的人，我需要心靈的安慰！我說過我是一盆火，我有強烈的激情，我的心是暖熱的，激情燒着它；激情是可怕的，它是建設的磚石，也是破壞的炸藥，倘若它不被緩和爆發起來，會毀掉自己，也毀掉別人！

我不能讓激情跋扈，我心里的空虛，必需得到填補。「我是青年，我不是愚人，我應該給自己把幸福爭回來！」這也巴金先生在家裏面所大聲疾呼的，這正是我們千百個熱血青年的呼籲。為什麼我應該受責備呢？我知道我自己並不荒唐。責備我嗎？不要裝假了吧！難道我就沒有這權利？

十一月八日

事情不到急時，是不會打緊的，青年人所持的

是移山倒海的熱情。做事全憑高興，有高興時，什麼天大的難事，都能迎刃而解。

青年人有的的是滿腔熱情，熱情是應當在激動的場合中，才能領受。青年大不要冷靜，不要寂寞，那比死還難受！

熱情是可祝賀的，是可喜的。熱情所至的地方，錯誤也情願，但總不會使熱情冷却！

熱情雖然有時是盲目的，但有時也並不。他會像一架疾馳的列車，循着鐵軌，奔向正確的前途。

人駕駛熱情，應該像駕駛一架開足馬力的列車，專心不二的向自己的前途馳進！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黑暗，最可怖的是冰雪瀰漫的冬季，但幸有熱情；熱情能爆出光亮的火花，把黑暗和冰雪消解！

十一月十一日

我有些害怕，我害怕我自己，不能受負重托。當一個人為人所深信不疑時，自己反而會深切反省了。自己究竟有沒有不忠於人之處？自己那里會如此得人深信？自己力之所到，是否出於真心？別人深信自己，是否另有作用？但一經反省，我又不害怕了，而覺可喜。我深信，我的得人深信，是有理由的；我真心對人，人必真心對我。

十一月十八日

我應該安心於這里的一切，這里於我太好了。目前雖然面臨着一個狂飆時代，但我還有充沛的勇氣，來繼續我未完篇的創作，在這個難得的機會里，我應該把我所體會的人生的經驗，寫了下來。我有了新的力，我知道這新的力，是誰給我的。在我深心里，我記以深的感佩和大的喜悅。不幸中能逢到推誠的知遇，的確算是我生命中的大幸！

我害怕，我害怕還有明天。誰知明天上帝怎樣安排我們的命運？我希望現在是一個夢，不要有誰來給我揭破。我要在夢里完成我的一切，完成了一

切之後，夢再醒來。夢，可愛的夢，我怕想盡明天的現實，這比一切更可怕！

讓這夢做得長久些吧！……啊，現實！現實！你的力量太大了！……

十一月廿四日

世界上有所謂「政策」，有「新經濟政策」，有「全民政策」，還有一種是「半步政策」。這些「政策」，各各被人採用着，有的用了這，有的用了那。

我不知我們用的是屬於那一種？怕不會是「半步政策」吧？

我希望不會是！

十一月廿五日

「不可能」的事，並不真的「不可能」，「不可能」在於自己，「可能」也是在於自己，「可能」與「不可能」之間，是很難於劃分的；而且，存在着矛盾，這矛盾是人的，應該用人為的力去打破它。有些事是很令人難做的，或碰着「情面」，或囿於「舊規」，（這「舊規」一般說，就是社會上的毀譽榮辱。）但那並不是「不可能」，而是沒有勇氣超越「舊規」，使它成爲「可能」吧了。

把並非「不可能」的事，看成「不可能」，我知道這中間存在着深的「難處」。但若能看穿「舊的關係」，這深的「難處」，也不是不容易解決的。我們不能從「舊的關係」出來，結果仍然倒向「宿命論」的塔尖去！

給否定了的舊的一套，決不能再由我們自己來使用；做了「新」的人，決不能只做到一半，既已想「新」，又不敢「新」，更不甘「舊」，那結果只有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痛苦！

從經驗與教訓中過來的人，應該緊記：切不要再蹈以前的覆轍！

想求得「新」的發展，結果仍舊回到「舊」的路上，這是自己甘心願意的嗎？

十一月廿八日

幫助我的人，我要永遠記着，我自來是很少我以為是朋友的人，尤其是能够了解我幫助我的。

我應該慶幸，我來到這個地方，慶幸我在這個地方，遇到知我的人！

我的小說快完成了，這我不得不感謝於加速我的小說完成的人。若果我的小說，能在將來有什麼作用，那是幫助我的人的力量，我的小說該要萬分欣幸。我將在它里面，深深地記上她的名字。沒有她的到來，我的小說，將還在家里半途放着，沒有她的幫助，我的小說決不能加速完成。而且，我有力量完成我這未完的創作，一半是她的賜予。她給我的幫助，實在是太多了，太好了，太大了！我有時會意識到，她也許就是上帝派來幫助我，達成我的崇高的理想的特使；或者，也是來撫慰我底孤寂悲哀的心靈上的醫生！

十一月廿九日

傍晚我到一個僻靜的地方去，那地方住着映。伴着夕陽的倦步，我快步的走上了斜坡。翻過了小崗，這時夕陽已走過對面的遠山腳下了，我再也趕不上她的道去；她正像一個含着帶笑的姑娘，臨去秋波，逗引着靈魂被她攝去了的情人！她是那麼帶着幾分俏皮，而又頗富誘惑性的，但當她的追求者向她走近時，她又故意的避開了；等到你掉頭別顧時，她又從山背後送過了魅人的媚笑，於是你的心又不禁爲她捉住了；可是，你再向她接近時，她却竟快生生的，把粉紅的圓臉躲入山林深處去了。多麼不可捉摸的性靈的化身啊！走到映的家里時，映正接着我，我們密密地做着擁抱，映以香吻愛我！

十二月一日

有什麼好笑呢？你沒有錯，你說對了。中學生某一期一篇文章里面說得好，「我們要努力，是決定一切的因素」。大名鼎鼎的教育家，

倘如此說，這還有什麼錯誤嗎？只要是認清了正確的目標，一切的「關係」都是不存在的！

請不用疑我，你可以疑任何的人，但決不必疑我，難道我還不夠坦白？

腳應該兩個一起走，不應該一個留在後面！我不會說話，如果我會說話，那並不是我的善言；而是我的心，我的誠，有能够折服人的地方，而這並不是一是虛字和騙字所以辦到的！

我爲什麼不可以有所要求？我爲什麼要棄絕我應有的思念？要我忘却世界上最美好的東西，等於要我一負千斤！

十二月二日

「英雄的事業，就是一連串的苦鬥，——與命運的搏鬥，與惡勢力的搏鬥，與傳統的搏鬥，在戰鬥中，時時有痛苦，有錯失，有迂迴，但自然也有歡欣。……於是，經過時間的考驗，戰勝了，這就是英雄」。這幾句話，扼要的說出了今天青年奮鬥的方向，說明了幸福是從無數艱苦的奮鬥中得來的，幸福是充滿了血與肉的結晶，決不能坐待，決不能俸致！

英雄之所以能够成爲英雄，就因爲他不甘於自己宿定的命運，不爲傳統觀念所束縛，和有與惡勢力搏鬥的勇氣與決心。

許多人都可以做英雄，但都未必能成英雄，這就因他（她）們在事業途中，缺乏勝利的信心而終于回到傳統和惡勢力的陣營，與可悲的命運妥協！英雄在未成其爲英雄之前，一定受過許多保守勢力的殘酷的打擊，謾罵，和輕視，但經過長久的忍耐，成功了便稱爲英雄。反之，中途妥協了，便將得到永久的唾棄。

願做被人永久唾棄的人嗎？

在今天與命運，惡勢力，傳統搏鬥，已是每一個青年，絕無反顧的事。不單搏鬥，而且決鬥，青年必需勇敢地起來，改變自己的命運，肅清殘餘的惡勢力，推翻不合理的傳統，要知道我們不是生來苟安於自己不幸的命運的！

「我們從黑暗中來，一閃就回到黑暗中去，我們的責任，是從以前的人接過火炬，再將它傳給後來者，使火炬不滅熄，或更進一步增加它的光……」這就指出我們生而為人，應有造福人生的責任，我們不能在黑暗中永遠消沉，而應該繼承普羅米修斯接起火炬，燃亮人生的大道！

英雄是舊時代的叛逆的，是從常人中叛變出來的！

十二月五日

競賽，只要自己是真有本領，不存倖取巧奪，是不難取勝的。要不然，那是天數。不過，無論如何，人定終能勝天，要競爭勝利，就得在人事上下些工夫！

無真本事的人，才怕競賽！

我要在人為上努力到底！

勝利緣結於不斷的努力，和不懈的振發上，「緣」是自己結的，為什麼無「緣」呢？努力了，「緣」就會到來！

我有強固的信心，我希望我的話能夠得到意料的答案，……不久將來！

我是有「緣」的，因為我預見了勝利！

十二月七日

每當我把疲倦的身子，捲進了冷冷的被窩時，我總是想起了一件事情，這時：腦子代替了手，代替了眼。夜，靜着。我的腦子是那麼自由，越過了牆壁，越過了樹林……

幾年了，我在憧憬着一個希望，現在，希望來了，可是也來了困難。希望要求我，付出大的代價，甚至要求我放棄。——這可恨的捉弄人的現實！我不要放棄呢？放棄了可以免了許多麻煩，而且可以滿足別人的希望，放棄吧，放棄了多好，利人利己！

然而立即一個聲音駁斥了起來：「不能，不能，你怎麼可以放棄呢？希望既然來了，就應該抓住，何況希望是無多的！麻煩，你也怕麻煩，來到世上，找不到幸福，也得把麻煩抓住，別人的希望是

小的，你的希望才偉大哩，別想了，你不能放棄，她已經交給你了……」

這突來的聲音，使我覺得驚奇，但也有幾分道理，沉吟半晌，我對準了聲音喃喃道：

「真的嗎？我必需這樣做？我這樣做不會太自私嗎？況且她本願當時，又怎麼辦？麻煩麻煩……我……我真想撒手了，不是我願意撒手，但這有什麼辦法呢？……」

「別這樣儘住儘思想，你必需一意做去，你這樣做，一點也不自私，因為你早就已是屬於社會的了，她的來不是為了你自己，而是為了你神往的偉大事業；她是你的力量，你的臂助，我相信你，相信你的深摯的愛，能把她感化，能把她征服。而且，她早就在深心里，隱隱的愛着你了，就只因爲她沒有勇氣誇過（傳統觀念）那一步吧了……」

我靜靜的諦聽着，聽不見的聲音，却細微下去了。

「但是……但是……唉，太難了，太難了……」我長長的嘆了一口氣，以爲這準會難倒那聲音，至低限度，也會轉而同情我的遭遇，我轉了一個身，那聲音又在耳邊響了。

「你不要嘆氣，英雄的事業就必有超過常人的毅力和勇氣，每一個震鏗百代的英雄，就在能打破這「傳統觀念」而存在，英雄的業績是不能從「保守」中建立起來的！」

我急了，趕快回答：「那麼讓我不是個英雄吧，我還是認輸，我就這樣的「保守」着吧……」

我知道我撒了謊。

「不，你不是這樣的人，況且你既然走上了這樣的路，決不能回去，這是時代的要求，你不能做未來社會的罪人！……」

「我願意做罪人！……」我這樣說，破綻已露出來了。

「唉，……」那聲音嘆息了「你不必這麼老練閃着，我知道你完全不是這樣的人，你騙了人又騙了自己，不會覺得難過麼？」

「我聽從你吧！」

朦朧中我便入睡了，醒來時還帶着昨夜的記憶夢和現實是一樣可怕的，也是一樣美麗的！

十二月八日

感謝你給我的一句話：Love within……

世界上能長保青春的，就只有一顆心！

「Art is long, and time is fleeting」這句話是對的，在中國話的意思就是「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

花謝是很快的，只有露花的露是永久的！

花的可愛不完全於她的嬌艷，而在於她的印在人們心上的記憶！

維繫住花的，不是她的嬌艷的形貌，而是她的永久不枯謝的「心」！

花可愛，她的內心更可愛！

不善利用花的人，只能把她當作案頭的玩賞物，給人的好處僅及一室；然而，善用花的人，却能使更有處的安排，她給人的影響，也就太多了。

十二月十日

早一陣風，晚一陣風。

天變小得多了，沿四面山壁匍匐了下來，灰重而抽縮着。

空氣却很快地流動着，並不顯得拘束，倒覺得挺輕快而清爽。

遠山是一脈清靜，青青的。再遠一點的，便轉成了藍一堆，藉一堆。河邊的樹有些已枝多於葉了，門前右側的一株桔樹和棗樹，也伸着刺光了葉子的枝條，枯槁則祇留留下了幾片殘喘的敗葉，想在殘酷的冬神底下，倖免於難。

林蔭間出現了映，那白色的影子，襯在清淨的大自然里，該不會不是一幅頗富詩意的境界吧！

我在神往着一幅多麼美妙的圖畫！

似乎我們都沒有什麼書好看了，映運然看起了一本舊小說來——龍鳳再生緣。

這故事早在我腦中已有過一些印象，似乎還不壞，而其中現在僥住了我的，便是一些什麼蘇映

雪劉燕玉等的夢定姻緣，神人托夢給她們，說與誰有夙世姻緣，必須俟機適配。

我從不信神，而且是一個異常堅決的否神論者，但現在我却很希望真有神，有托夢給蘇映雪劉燕玉等人的神，而這神却不必降在類似蘇映雪劉燕玉等人的枕上，最好能降在她的母親的床間……

蘇映雪不嫁劉奎璧，是因為她嫉惡權勢，而她的意願與皇甫少華為妾，是因為她心愛英雄，她的氣節是可嘉的：「寧為英雄妾，不作俗人妻」可為後人寶鑑！

十二月十一日

記得林覺民曾被雅賜為「俠骨柔腸」今再生緣里面，說及皇甫少華亦一般無二。

皇甫少華戎馬征戰，猶將劉燕玉私許良緣所贈之羅帕，緊藏在身邊，孟麗君本就愛夫情篤，至此更見夫情深，倍覺動情。

可見「俠骨柔腸」原是英雄常有的天性，古往今來，世間又豈只林覺民皇甫等人？

皇甫少華之婚事，不知經過了多少危難，真可謂出生入死，但雙方都能矢志不移，終成宿願，可見「蒼天不負有心人」！

經過如許風波，始得團圓，雙方恩愛，更比前深切！

在萬難中完成心願，這才是真正的難得呵！從苦中求得的快樂，才是真正的快樂！

大的困難已有人做了，小的困難就更無反顧。孟麗君為了救夫，再顧不得孝敬父母，這就因為她已懂得了真正的「愛」字！

十二月十六日

我是一個不為人所怕的人，我的給人可怕的條件具備得很少，在我知道以來，沒有一個人會怕我：小孩子不怕我，大人們不怕我，老年人不怕我；男人不怕我，女人也不怕我，母親常常說我「無血星」，大約就是指此而言。然而，我喜歡這，而且願意執着這「不為人所怕」的性兒，因我所希望於對人我的印象，不是「可怕」，而是「可愛」；我

但願人「愛」我，決不願人「怕」我，我覺得人若是成為令人「可怕」的東西，那還成爲人嗎？假如有人對我覺到「可怕」，而不是出於誤解的話，我定會抱憾終身痛銘肺腑的！

我所以喜歡人「愛」我，是因為我覺得人與人間必需用「愛」來維持，用「愛」維持起來的關係，才是可貴的，永久的；如果用了「可怕」來鎮壓，勉強維持，那必得不到真心的歸向；於自己是危險的，於人又是痛苦的，這是萬分的不幸！

巴金說：「愛那需要愛的！」我可以說：「愛那可愛的！」我永遠憧憬着這個理想，我深深記着這兩句話；我希望映雪也能把這兩句話，奉贈還我！

我終身追求着「愛」，想把自己織進在「愛」中，所以我可以坦然地說「我是需要愛的！」也可以坦然的說：「我是可愛的！」

若要問我：「你的可愛在那裏？」我可以答：「我的可愛，就在於我正在追求着「愛」，「愛」像一面大旗，我用血染紅了它，用心連綴了它，我要把這面大旗飄揚在我理想的道路！」

「愛」是偉大的，「愛」能征服死，「愛」能征服理想，「愛」是一枝火炬，一股生力；誰的心可以不受感動而被轉移呢？更何況那「可愛」的心？

十二月十八日

我是一個很少快樂的人，在我的以往，一直就有使我快樂的機會。兒童時候最親近的是父母，但父母並不能使我快樂，近年來最親近的是妻子，然而她所給我的，煩惱多於快樂。所幸讀書期間，得同學之樂良多，然過眼曇花何常夢幻？所交朋友中，亦有志趣相投者，然自別後，弦斷難續，天涯海角，徒空惆悵，如今孤燈隻影，還是孤寂一人！

說我「命生不辰」，「血緣不湊」，實在又說不過去，我並不是沒有朋友，也並非沒有知己，過去的不說，即今知已亦近在眼前，說我不幸却是大幸：然我，說有幸，却又可望而不可即，「望着楊梅鼻頭酸」，徒令人舌酸唇焦，心急欲死！

我這一個願速寂寞的人，我這一個久思快樂而

十二月廿八日

不可得的悔者，現在只得一人才是我的知心了，你是知我的呵！我最近已了了解莫如你，尙不能爲我解厄，還有誰是我命運的「解鈴人」？

十二月廿四日

像奇跡的出現，那麼難得的冬天的太陽，人們的期待却更殷切，越是因為難得，追求也越急，而深心里的希望也越大，越是因為難得就見其美麗，對人的誘惑力比什麼都大，這該不是人的罪過吧，映，你該想想！

五天來，確實是在「快樂」中過去的，然這「快樂」是自己爭得來的，就因為是自己爭得來的，所以倍覺快樂。只這一個小小的經驗，足證「幸福」無疑是「自己鬥爭的酬報，不是人們的慷慨賜予」！雖然明知「幸福」垂手可得，但總得自己動手，「幸福」才能到來，否則，只一味以爲容易，而不去行，以爲困難而不敢行，狐疑不決，都是礙事；做事應該：想行便行，通與不通，行後再說。通了當然好，不通可另找善法；所以說：「事不在知而在行」！不患不能知，而患不能行！

「人生是應該快樂的！」但是現實却是苦悶的，我們需要快樂，但橫在我們面前的，却是解不開的苦悶，快樂像一株有刺的玫瑰，人的一生活就像採取玫瑰的手，人的目的是在折取玫瑰，但玫瑰却長在刺莖的頂端，花還沒折到，你的手却已被刺破！不少的人，因為怕刺而停止了採折，做了「望洋興歎」的人，終了還只得做個玫瑰花下的失敗者；但有的人却一心要折得玫瑰，他的手被刺得皮破血流，還是要攀枝採摘，最後他得到了勝利，把玫瑰安插在自己的襟前永遠炫耀！

願意做一個失敗者嗎？

還是希望也摘一朵玫瑰？

十二月廿九日

昨夜夢，該是一個好的朕兆！

早晨醒來，欲尋回它的去路時，却又模糊不清

不知夢中的詳細了。這又預示着雖然好兆，但決非平坦好走的路，要有一段耐心的難關！但是夢既已給了我好兆，我就照着它所預示給我的路走去吧，它既給我安排下途中的障礙，就讓我去走這些障礙吧，路過了難關我將獲得美麗的收穫！

人最快樂的，是莫過於夢終於能够在現實里實現，苦悶的現實，是需要着夢來塗上些色彩的！

「人生如夢」——幾時現實的「夢」醒了，來一個「夢」的現實——那該多麼美！

事實上——已經是了，現在所需要的就是社會的「虛名」，——多麼無聊的「虛名」，啊，就這樣豈不更好麼？

是的，現實社會所需要的，就是一頂假帽子。——愚蠢啊！

十二月卅日

後天便是元旦了，元旦——它於我不免要成爲一個可怕而又可愛的字兒吧？

可怕的是：時間太快過了，而且往往引起了人們過去的追憶，過去的一切都爲它這一把利刃挑開了，而又偏偏挑起那令人搖首的記憶，可厭啊，你這妖怪！

元旦——你這怪東西，碾碎了我以往的美夢也就好了，但是連我現在的情境也都不留情地留在你的腳下，以前我不恨你，現在可要恨你一萬聲，——你這鐵石心腸的東西，你好忍心啊，擱去了我可愛的一分一秒！

然而，要來的終於要到來，就讓它來吧，我知道它的來會帶走了冬，帶來「生」的世界——一年開始——春天！

雖然冬天的松柏，於已愛戀，然而，一併移松柏在春天的土地上，失去嚴寒的威脅，豈不是更好嗎？

春來了，春注進了我們的血管里，讓我們承受春的活力吧！

元月五日

波折——這就是所謂波折吧？

快樂中拌着憂苦，憂苦中又滲透着快樂，山樣的起伏啊，有高峯也有坑谷。

日和夜是一連串的愁珠穿成的，但我的愁里，却是孕滿着對於幸福底希望，我愁着這波折何時才能終止？

沉默寡言的隔膜和誤會的萌芽，多麼可怕的沉默啊，它造成了一串串的愁珠，安排着我的日子。讓剛萌芽的隔膜和誤會，就此死滅吧，我以十二分的虔誠，祝禱它的死亡！

誤會死亡時，是新的階段的開始！

人類的相愛，是應當靠坦白來維持的，沒有人坦白，人類將陷于最大的不幸。

坦白吧！讓坦白長住在我的心中，也長住在我所愛的人底心中。

元月六日

王際芳歌唱過：

生活像海不像湖

我們要求強烈的刺激

樂趣像波濤層出不窮

有苦有甜

才顯出生活的美麗……

我愛她這首歌，她唱出了我們青年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青年人是愛活動的，要求着多變的生活，青年人不能忍受那「老成持重」的尊號，那只有讓已經衰退的老年人去玩味；甘願在平平淡淡的生活底下去打發日子，一生只能做一個平平凡凡的人，絕對不能有什麼大的希望和生趣，在平凡生活底下，決不能有大的成就。

青年人的志向，是奇大的，想頂天立地，想震懾百代，所以，青年人往往不能安於平凡的生活，情願冒險，情願吃苦。青年人的信心是倔強而執拗的，以致常常是吃苦多而快樂少，但只要他在荆棘途中，得到了玫瑰時，他又會不顧一切的前進了。

青年人是常常能在苦中求樂的，他們忘掉了痛苦如何，生活總不要平凡，那怕是痛苦的生活，難過的日子，當時是很難過的，但等到成了過去的時候，回想起來，總會覺到生活波瀾的美麗，至低限度自己的生活，不是在「平凡」中度過的，那便感到無限的安慰了。——自己畢竟是從困難中戰鬥過來的人啊！

青年人的撲向自己的理想，是不下於飛蛾之撲火的！飛蛾追求光明常遭非命，青年人追求光明也常常得到痛苦，可貴的是無論飛蛾或者青年，永不爲這慘痛經驗所鎮懾，仍然一樣的踴躍前進！

在追求理想的途中，是非常的多故厄運備至的，就因爲多故厄運，才更顯青年人的勇敢和決心，他願意用煎熬着的深的痛苦和殷紅的心血，來培養和孕育理想的幼芽，他會灌溉這幼芽至最後……

「此後我決不再拿痛苦和難過給你！」

元月七日

夢是曇花一顯的天才，我們是凡人，太凡俗了，是不容易把它捉住的；它動步來時，是那裏的神妙，去時也是那裏的神妙，你來不及認清它的面目，它便施施然的去了，醒來時只留下一團模糊不清的記憶！

夢來的時間，是那裏的短暫，但來却是常常來的，近來從我的日記中常常貫串着夢的篇頁，「白日多思，夜必成夢」夢在近來，的確成爲我的好友了。

夢，你既然願與我交朋友，爲什麼不多逗留些時候呢？又爲什麼不明顯些你的面目？我時時期望着你的提攜呢！

夢是煩什的，因爲現實是煩什的。

現實的海啊，太廣濶了，太複雜了，最平靜的時候，也是免不了有波折的，最順遂的時候，也是免不了有矛盾的，多麼深遠莫測的現實啊！

希望生活多樣化，決不是有意要求增多痛苦，但痛苦真要來時，那也是沒有辦法的啊！

「你要，我有什麼辦法不給你呢？」
果是真的嗎？

元月八日

是藤纏樹呢，還是樹纏藤！這是一首詩上提到過的問題，語意是多麼的深湛，而富哲學意味。看到了路旁藤纏着的幾棵樹，便使我想起了這個問題：

事情是先有此後有彼呢？還是先有彼後有此？是先有因後有果呢？還是先有果後有因？

對這問題，各有各的看法；然若開片面的理由而言，實是藤亦纏樹，樹亦纏藤，彼此一致，實相因而俱在。

沒有藤的糾纏，樹決不會纏藤；同樣，沒有樹的接受，藤也不會纏樹。事情必是因果相關感情一致，才能生出相當關係！
這樣，樹難道還應責怪藤的糾纏嗎？

元月九日

我現在的確是一個騎牆者！

我正在騎牆一牆牆，不得上也不得下！

騎上了這股牆是很辛苦的，經過了無數的艱難，那末，要從牆上爬下來，不用說是不願意了！
「洗滌了頭，便剃」既上了牆，就得鼓起勇氣，一直向上，不到牆頂不罷休，無論如何得把牆上的錦標牽到手上！

牆上的錦標，給我的吸引力太大了，我沒有辦法，可是打斷追求的念頭而停下來。

然而，那錦標却常常給我以刺激，啊，你為什麼總要給我刺激呢？我是多麼的被你迷醉了啊！

誰人會不希望得到願望呢？

你怎麼不以自己的經驗，去推想他人呢？你只知道自己的渴望，為什麼就不去想想別人的更其殷切的渴望？

也伸出一個手來給我吧！
為什麼我就不需要Love？
想一想吧！

元月十三日

天氣和以前有些變更，引春的雨，驟然來了。

人根本是欣春的動物，春給了他熱情，他當然不能却而不受，而且還會傾倒在他強有力的誘惑底下——春的力量是這樣的大，有誰能夠不為她所感動呢？

元月十五日

你那美麗的小鳥兒，多美麗呀！——藍花的羽毛，銳利的眼睛，紅的嘴唇，多麼可愛，不禁使我想起了一段佳構：

我錦意把你飼養在我的世界裡，我願意用我所有的愛來保護你的安全，增進你的快樂，你必需相信我，深深地相信我，我絕對不妨害你的自由，不會使你感到有什麼拘束，我愛了你，便也希望你愛我，你要我什麼，我都願意，我說了這樣，便要做到。

來呀！為什麼老想着飛呢？我既準備為你拿出一切，但你為什麼老想着要飛呢？

二月七日

總算是不負人，我現在是終於得到了唯一的安慰了，現在我可以觀其影而思其人，觀其貌而思其心了，她那淡淡的微笑，隱藏着多少柔情，她那豐腴的面貌，飽含着青春，那懸垂兩肩的鬆散的黑髮，正好像她芳心中無限細細的情絲，那清秀的雙眸，正如往日一般的脈脈含情，而那微閉的櫻唇，就像要滴出往日心應心兒的說話一般，是多麼的可愛呀，幾日來的煩愁，都為她一驅而散了！

她不但成為我唯一的夥伴，而且更成為我愁苦的逃避所，在愁莫可解苦不堪言的時候，她便成了我唯一的慰藉，我只有像受了委屈的孩子，逃進到母親的懷抱，要求母親的保護，而當我一看見她的美麗的情影時，我的心兒馬上得到了說不出的欣慰，什麼煩惱愁苦都一掃而光了。
映呀，希望妳長住在我的心頭！

二月九日

這個除夕以前
我過了一個愉快的除夕

那時的情景
將深印在我腦海里歷久不忘
那時我們雙雙地參觀
藝術與愛情
我們交互着衷心的言語和會心的微笑

那時我會笑我們的快樂是自私
然而，現在連這樣的快樂也不可得
我祇能在妳巧笑倩影里
尋覓過去的溫馨
歲月的流逝是痛苦的根源
留下的是一堆夢景
和現實的苦惱！

那時我向理想作

預計的追求

我的腳從沒延緩過一步

可是現在……

現在我追求些什麼呢？
深深地我只有深深地
向燈前的麗影作無數的畫吻

沒有誰可以把我從寂寞中挽回
沒有誰能解我心中的苦味
無邊的氣悶我只好忍受
提不起一絲的笑意
只有妳——只有妳
是我的甘露
是我的陽光

這樣的環境
這樣的遭遇
我祇有更愛妳更愛妳

二月十日

恭祝 映妹長健！

開門的炮竹响過以後，第一先我就寫上了這一句話。

其他的祝賀，都是禮上往來，只有這一句，才是我深真心的祝賀。

我在她的照片上，接了一連串的密吻，這一陣的密吻，使我記起了新曆元旦那狂熱的一幕，彷彿我的唇上，還留着那時的餘芳！

有人說清冷的環境是熱情的爐蓋會使人的熱情消退，但我却覺得相反，正因為精神上的孤獨無依，而神往于過去的情境，所處的環境太壞了，便使人要想起以往的好處來。

現在，我只能拿美麗的過去，來做我苦心表面的繡衣，蓋裏住心頭的苦味，我需要在這繡衣里沈醉！

二月十二日

又是一個多麼晴和的日子，可是，為什麼我的心里，老是感不着一些晴和的氣息呢？

多麼的寒冷，多麼的鬱悶！——可怕而難耐的日子啊！

可怕的人心的沙漠啊，何處有旅行人珍美的水草——到處是一片散沙，萬里荒野，四面茫茫……

只有一處真美的水草，使我永遠地憧憬！

我要奔向她，我要奔向她！

可是——這終于只是僅僅的憧憬而已，圍繞着我的，只是一個不可終極的無邊的沙漠啊！

可怕！可怕！

我應該奮鬥，我應該掙扎，我要幸福，我不能讓痛苦永遠把自己吞掉！

二月十三日

我真快樂，我真感激，我真難過，因為別人是如此的冷淡我，輕看我，討厭我，而妳却那麼的厚待我，看重我，愛我，這不使我快樂嗎？這不使我感激嗎？這又不使我難過嗎？

妳這樣的看顧我，因為我的被人冷淡而使妳難過，這會使我覺到更大的難過，我會像一個犯了罪過小孩子，伏倒在妳的懷里，請求妳度寬恕；我悔

過我以後不再犯事，而使妳難過了，你這對我關心，無微不至。使我充滿痛苦的心里，銷上無限的感激，這感激化成了千萬滴愛泉，使我更堅強不豫地愛妳愛妳！

別離又來了——這是第二次的分別啊！

「希望如你所希望」！我感謝地接受妳這題詞，接受妳這懇切的鼓勵！

別了，妳是有希望的，謹祝妳前途光明！

別離滋味最難嘗，今日別離味更長！

堪嗟世事如轉燭，他年唯夢不尋常。

映，就以這詩作為我臨別的贈言吧！

附作者來函

編者先生：

「愛」是不容易寫的。在「愛」里往往就滲着其他各種的東西。而一般青年更差不多把「愛」和理想連在一起歌頌，一起追求；視「愛」為理想

詩二一章

——獻給亡母在天之靈

盧森

歲暮書

一次，又一次
一封空信報平安……

媽，妳老人家
張開得像乳鴿杓
那樣乾癟的嘴巴
還是那樣對着
讀信人無動的唇皮說
「平安就是福」嗎？

年，瞧不起窮人家
我們也不要強留它
早點兒關起門來
也不要點燈火……
讓它換去拜訪富翁吧！

但，妳在焦黑得
像豬油渣的被底下
記得對孫兒們解釋
「你的爸爸離開了家
沒有一天不做正當的事
才買不起玩具
給你們玩耍……」

一封空信報平安
而今已是三四年開了收！

霜花

江湖裡昨夜多少遊子思家
嘆息的水珠今朝結成霜花
我有孺慕繫遠方一個愛人
她的髮絲如雪的我底母親

漂泊經年對流水自恨無成
仰觀雲彩亦愧無此類詩文
趕年青心而高熱能溶霜雪
再精選一撮種子準備春耕

卅二年舊作

二十世紀的英國小說

趙景深 譯
英國倪可生(Norman Nicholson)作

在許多十九世紀的英國小說家中，可以說他們是毫無問題的接受了社會組織，甚至缺乏理解，但在世紀末對於社會却有了新的態度。人們開始分析社會，認為它的健康像人體的健康一樣，設法去醫治它，實驗它，甚至為它動外科手術。

這種新的態度可以在當時的文學裏看出來，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典型的人物是蕭伯納，把霍爾斯去，讓陽光進到一千間灰塵滿積的房間裏來，那些房間是曾經被維多利亞的偏見鎖起來過的。但蕭伯納究竟主要的是戲劇家，大約二十世紀黎明期最能代表的小說家要算是威爾斯(H.G. Wells)了。威爾斯早年的生活，是奮鬥來教育他自己，避免長期地禁閉在破舊的店櫃後面。他想逃避這種命運，唯一的方法就是決定研究工作，使得他到倫敦去，擔任科學教員的職業。所以後來他開始寫作，很自然地認為科學似乎是人類解放者。一八九〇年對於自然現象激動了好奇心，對於將來有很大的希望，威爾斯能夠抓住這一點，用一連串的科学幻想來表現，那恐怕是二十世紀早期最真實的神話。

雖然他科學小說的創作很豐富，這些作品却不能發展他的創造人物的天才，研究他逐漸感到興趣的社會問題。因此他放棄了幻想，寫了許多偉大的幽默小說，以他早年的生活為根據。其中兩部最好的，「吉普斯」(Kipps)和「坡勒先生」(Mr. Polly)，每一種的中心人物都是布業中人。吉普斯承繼了一筆財產跟中等階級的人混在一起，幾乎混入他們的圈子裏，嘲諷他自己。但結果他反抗了，仍舊回到他那間單純樸的老樣子，坡勒先生在一個不付工資的商店裏奮鬥了半生，終於失敗，他就辭去了店務，不再尊敬這些人們，後來在一個鄉間客棧裏找到臨時雇工的職位，以了餘年。

「坡勒先生」出版於一九一〇年，後來威爾斯出版了好幾十種書，其中不少種比「坡勒先生」更有熱望，更嚴肅，但他却不能重新獲得最初愉快的精神。他認為他自己已是一位新聞文學家，而不是藝術家，沒有人能夠更多地帮助他形成他那時代的思想，他的小說所缺乏的藝術技巧，却用活力來抵償，所以他的最好的小說(即使不是全部)大約可以為時較久，於當時最緊鍊的小說。

威爾斯的兩個同時代人，賓那脫(A. Bennett)和高爾斯華級(John Galsworthy)幫助着顯示出一般對於社會問題的成見是多末的深。賓那脫近於印象畫家的支派，說到事情的表面，現在的世界是個什麼樣子，他最好的作品給我們華麗的畫面，詳細而且堅實，大都說的是英國實業中區的陶器城市。高爾斯華級的觀察更為狹隘，差不多完全寫的是資本家和薪給階級，新的上等階級被工業革命弄了上去，在世紀末却逐漸頹敗下來。

這些英國小說家可以總括為唯物論者，但也有別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想要暴露不同的經驗和觀點。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波蘭原籍，寫的是海洋的羅曼司；齊斯陶頓(G. K. Chesterton)的矛盾驚人言論，是真正的基督教義的寓言。還有福羅斯(E. M. Forster)走在時代前面。他作有五部小說，第四部「何華德的結局」(Howards End)出版於一九一〇年，也就是「坡勒先生」出版的一年，他那纖染的諷刺，沈靜的人文主義，以及他敏於人與人的關係的微妙，似乎他是一九二〇年代的小說家。

總之，對於唯物論者的反動，開始了一個新的世紀的，那就是羅蘭斯(D. H. Lawrence)。羅蘭斯第一部重要的小說「兒子與情人」，一部分是自傳，說的一位母親在感情上抓住他的兒子，她與他所愛的情人之間的鬥爭。在結構上，並不是不像「寫實主義」小說家的作品，但它却是新鮮活潑的，記錄的是感覺的印象和情感的經驗。在羅蘭斯看來，那都是心靈的生活，感覺，腦子和情感的生活。他的散文常嫌意義和想像過多，但它却極美，他描寫自然的世界，鳥雀，野獸和花，在現代文學中，像是煙霧中透露出陽光。

羅蘭斯在自然世界裡尋找更生，特別是通過兩性，在他看來，兩性是中心經驗，人們能重新獲得自然的我。他愈來愈不相信理性，轉向非禮性。他說他的心靈在黑暗森林中看得更為清楚，他等待「黑暗的神」來佔有他。他對於文明失望，他認為文明將死，他想逃出工業的英國，先住在意大利的農民間，後來到澳洲，最後到墨西哥。他死於一九三〇年，得的是肺病，他最後的作品常受疾病的影响。

羅蘭斯對於同時代人的衝突是很大的。許多人告發他，許多人摹仿他，但很少人能夠真正地理解他。在他最接近的人中間有赫克索黎(Aldous Huxley)，他是一個有光明的分析心理的青年。他接受羅蘭斯的神秘主義極少，但對於人生却有極大的歡樂，我們可以在他的「幽靈園」(Ancestral Footstep)中看出他的快樂主義來。不久，一種強烈的批評氣息在他的作品裡出現，直到「勇敢的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用威爾斯式的烏托邦結構他對我們的時代來了一個嘲諷。後來他受到佛教哲學靜觀主義的影響，(這種主義現已成為加利福尼亞的中心，他最後的小說，特別是「時間該有停止的時候」(Time Must

Havea Snod) 都是表現他新的觀點的。一九二〇年代別的著名的諷刺家是劉倫思 (William Lewis) 和鮑斯 (T.F. Powys)，他們那奇怪的，黑暗的哥倫比亞在鄉村，彷彿是哈代 (Thomas Hardy) 小說中的威塞克斯 (Wessex)，實際是處於瘋人院和地獄之間的。

一九二〇年代別的小說家唯一可以比並於羅爾斯影響之大的是朱士 (Janet Joyce)。朱士是愛爾蘭人，生於杜伯林，像羅爾斯一樣，他拒絕物質進步的自由思想；但與羅爾斯不同的，他並非浪漫的，悲觀的，調和了仁愛，使得他成爲一種不可思議論的天主教徒。他的偉大的作品是「優力極斯」 (Ulysses)，只是杜伯林幾個人物一天的故事。這故事設計得可以與「奧德賽」故事平行。一切人物和事件都可以與荷馬史詩相合。我們靠着「內心的獨白」，跟隨許多人物的思想，他們那複雜的，拉伯萊 (Rabelais) 式的思想。每一章用一種特別的技巧寫出來，全書都是技巧實驗的教科書。似乎朱士主要的特性是藝術鑑賞，但是，這在某種程度上雖然是準確的，他還有豐富的人性，帶有很多的幽默和觀察（雖然主要的不是「看得見的」觀察，因爲他晚年差不多成了瞎子），他的確是這世紀最值得稱讚的作家。

還有些別的人實驗這內心的獨白，最成功的是奧爾芙 (Virginia Woolf)。奧爾芙夫人的方法是分析的，朱士的方法則是綜合的。因此，她的小說是不大強健的，不大普遍的，她的人物在比較稀薄的空氣中移動，似乎全部被他們的創造者所控制，由創造者批評的知照來決定。「戴羅薇夫人」 (Mrs. Dalloway)、「到燈塔去」 (To the Lighthouse) 和「浪潮」 (The Waves) 都是細膩的，高度完成的藝術作品，在這些題目的限制下，是無限的精巧。朱士的是精緻的風琴樂隊，奧爾芙的則是室內音樂。

最近十五、二十年來沒有可以與上述作家比亞的人。但也有一些是值得注意的。卡夫加 (Franz Kafka) 影響華爾納 (Rex Warner) 的壓倒一切的政治小說和山叔姆 (William Sanson) 的短篇小說。一九三〇年代有一羣年青的作家出來，他們的目的在「報告」——嘗試着給予人生觀察的圖書，特別是工人階級的生活。這種運動產生了許多燦爛的短篇小說作家，但長篇小說作家却較少，這種方法可以影響葛陵 (Henry Green)，他最近的小說「捕捉與戀愛」 (Caught and Loving) 以對話真實見長。另一些現代英國小說是嚴肅的作家寫了一些驚人的故事。葛立尼 (Graham Greene) 的短篇小說「白利登石」 (Brighton Rock) 寫的海濱寓所，「權力與光榮」 (The Power and the Glory) 寫的是墨西哥常來的僧人，他用驚人故事來表示天主教對於人生的觀察，對於罪惡的自覺，使人想到毛里亞克 (Francis Mauriac) 的作品。另一葛陵 (F.L. Green) 寫了不少研究犯罪心理和流亡心理的小說。從以上看來，現在可以說是英國小說的轉換期。最年青的世紀對於詩有了成見，較老的作家不再產生作品。將來顯然充滿了希望，但形式如何却無從預言了。

(附錄) 二十世紀英國小說選目：

- (1) 威爾斯：「時間機」 (The Time Machine)、「火星與地球的戰爭」 (The War Of The Worlds)、「古普斯」、「坡勒先生」。
- (2) 賓那脫：「黏土掛物」 (Clayhanger)「迷信的傳說」 (An Old Wives Tale)。
- (3) 高爾斯華綏：「有身家的人」 (The Man Of Property)、「在法庭內」 (In Chancery)、「出租」 (To Let)。(均爲福西脫傳說)
- (4) 康拉特：「貴族傑姆」 (Lord Jim)。
- (5) 麥斯斐爾 (Masfield)：「阿德泰」 (Odisa)。
- (6) 齊斯陶頓：「那人是禮拜四」 (The Man Who Was Thursday)。
- (7) 羅蘭斯：「兒子與情人」，「虹」 (The Rainbow)、「羽飾的蛇」 (The Plumed Serpent)。
- (8) 赫克登黎：「勇敢的新世界」，「時間該有停止的時候」。
- (9) 鮑斯：「魏斯騰先生的好酒」 (Mr Westons Good Wine)。
- (10) 劉倫思：「上帝的好子」 (The Apes Of God)。
- (11) 福斯脫：「何華德的結局」，「到印度的路」 (A Passage To India)。
- (12) 奧爾芙：「到燈塔去」，「浪潮」。
- (13) 朱士：「青年藝術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優力極斯」。
- (14) 布愛 (Elizabeth Bowen)：「心死」 (The Death Of The Heart)。
- (15) 葛陵：「權力與光榮」。
- (16) 亨利·葛陵 (Henry Green)：「愛」 (Loving)。
- (17) 愛夫·葛陵 (F.L. Green)：「奇怪的人出去」 (Odd Man Out)。
- (18) 華爾納：「飛機場」 (The Aerodrome)。
- (19) 康福特 (Alex Tomlinson)：「發電場」 (The Power House)。

論王充的文學觀

張斗衡

漢代文學的作風，可大別為兩種傾向：一種是「尚用」，一種是「尚文」。「尚用」是主張文須可以載道，漢代的經學家就是向着這條路前進。「尚文」是主張文須「聘極文辭」，漢代的辭賦家就是向着這條路前進。至於達成「尚用」和「尚文」的目的，則各有不同的方法，前者一種為解經學，向六經裏面下工夫，凡做文章合乎六經之義的，都認為文章可觀，可以為後王法，這是受漢代儒學尊一的影響。其次是以道術的理論套進經學之內，藉經學為幌子，道術為手段，行治天下，董仲舒和賈誼兩位文章家，就是兩個好例子。其實董賈都是站在儒家的立場，替儒家這些更新的花樣，以達成儒學獨尊的目的。後者一種為「合奏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司馬長卿語)，是以純美的文辭，編造為麗則的文章，司馬長卿楊雄就是以這個原則去造作典麗的辭賦的。其次為文雖弘博麗雅，而要經義所在，或者勸百而諷一，猶鶻鄭、衛之聲(楊雄語)，所以易傳這樣說：「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班固語)，可即謂文章能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則可與圖事，可與圖事者，就可以做大夫官了。或者說：「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班固語)，可見漢代賦家的寫作，許多是有附作用的。據說孝武皇帝好仙，司馬長卿獻大人賦，上乃縹緲有凌雲之氣，孝成皇帝好廣宮室，楊子雲上甘泉頌，妙稱神怪，以為非人力所能為，鬼神乃可成，皇帝不覺，為之不止。由此可見司馬長卿的賦欲諷反諷，楊子雲的賦也欲諷反諷。本來辭賦是一種唯美的文藝，無奈漢人雖賞識它的優美，而又薄棄它的無用，所以不得不受「美刺」的領導，裝上「諷諫」的作用，但唯美文藝，裝上「諷諫」，很容易使人「覺其文而忘其用」的。所以漢代有好些辭賦家，雖然在寫作中附會上什麼託意諷諫之類的意味，但一般人却以愛玩而輕賤的態度去讀，漢武帝對東方朔、枚舉都以「俳優畜之」(漢書嚴助傳)，而枚舉也很悲憤的「自悔類倡」(枚乘傳)。

因文章被社會所蔑視，連作者自己被人唾棄，這真是漢代辭賦家們一件最可憐的事。其實，枚乘長卿的辭賦是否意在「諷諫」不可知，楊雄和班固的辭賦則確寓「諷諫」之意，他們所以被人擠為俳優之列，只是漢武帝和宣帝罵了他們一聲，後人也就乘機多罵幾聲，於是他們的地位人格就給好些不同道人的看低了。文學原是現實社會的裝飾，沒有這樣的社會，就沒有這樣的文學產品，漢代辭賦所以被人以之與綺縠鄭、衛倡優博奕相比，完全是人為作用，詩三百所以被人加上「思無邪」三個字，又完全是人為作用，到底各有是非，不能只用主觀的看法去評判臧否。東漢有一位文學家王充，是漢代文學巨擘，是文學批評家，他很有以客觀的態度，去批評漢代文學的得失，他指示出文學上正確的路，他開闢了文學批評的荒原。

王充，字仲任，東漢上虞人，後漢書卷四十九與王符仲長統合傳，他在漢代文學上，不僅是思想界的重鎮，亦是文學批評界的重鎮，周秦諸子雖然也有人說些近似文學批評的話，但這些只是零瑣不全的，目的也絕對不專指文學，楊雄在法言中雖也會發過文學批評的議論，但都附有極深厚的哲學意味，大部分都是依附着「宗經」、「聖」的意義的。王充則不然，他不惟著了許多文學批評的文章，而且提出並確定了文學批評的義界價值。所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其中超奇、佚文、書解、案書、對作、自紀諸篇，都是文學批評之作。自然，批評不能專在挑剔或故意的反抗時代，但只是頌揚休美，也決不能對文學及文學批評有所貢獻，王充確是一個敢於反抗時代的健者，他一生的精力，都放置在反抗時代的事業上。他是一個文學界的戰士，以一技之筆，與世俗抗戰，與政教抗戰，與著作界抗戰，竟能以一人之力，掃蕩一切，殺出一條血路，以一論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論衡對作篇)，作為他立論的堡壘。仲任所以造就成爲一代文學批評界的領袖，是有其時代背景的。他生當封建勢力極爲膨脹的時代，家境貧困，又與人結怨，原居錢唐，後遷上虞，以商販爲業，但爲時勢所迫，不自甘猥賤，廢商業儒，果然以他聰異的天資，學問大進，著書立說，批評時代，因而引起整個封建集團由嫉妬而卑視，他們不客氣的罵他說：「宗祖無淑懿之基，文墨無篇籍之遺，雖著鴻麗之論，無所稟階，終不爲高。夫氣無漸而卒至曰變；物無類而妄生曰異；不常有而忽見曰妖；詭於衆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載，况未嘗履墨塗，出儒門，吐論數千萬言，宜爲妖變，安得實斯文而多賢？」(自紀篇)，宗祖既無遺業，又無官祿，王充原想從儒學打出一條生路，誰知受盡世人的冷譏熱諷，受盡封建集團的重大打擊，那得使他不益加發憤，洗雪恥辱。所以人家愈看他不起，他却愈努力，他却偏偏要讀書，還著批評時代的書，他以為「俗性貪進忽退，收成棄敗。充升擢在位之時，衆人蟻附；廢退窮居，舊故叛去。」(自紀篇)，他非常嫉惡趨炎附勢的人，貪慕榮華之輩。又謂「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曉其務，愁精苦思，不勝所趨。」他又看不起無能庸懦的士大夫，徒然尸位素餐，毫無裨益於家國。他更以為當時的文學「僞書俗文，多不實誠」，必須打倒，漢代最盛行託人制書的風氣，尤使他恨之入骨。他以為這些文人毫無創作才能，只曉得徒事因襲，只是「千古文章一大抄」，於是著論衡，評論得失，毫不留情的給當時文學界來一個徹底的批判。

在王充前些時候，有一個文學批評家桓譚，是王充極崇拜的，他認為桓譚是漢代唯一的文學批評家，他有好些理論也從桓譚那裏得來，而桓譚又盛稱揚

能，故謂王充之論出於場亦無不可。桓譚著新論二十九篇，言當世行事，雖取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皆有斷定，其對於文與的評論，比楊雄為更進一步，及王充著論衡，專事於文學論辯，對歷代文學之得失輕重，評論獨到，比之楊雄桓譚則別具隻眼，實有勝于前之造詣。總行王充的文學見解，可有幾個重心問題，就是「尚用」與「尚文」的比較，「實誠」與「虛妄」的得失，「形式」與「內容」的配合，「述」和「作」的優劣。

從漢人研經一方面看，文學在漢代是「尚用」時代；從漢人著賦一方面看，文學在漢代，又是「尚文」時代。漢人對於經學的注疏，往往附以載道的解釋，六經未必是載道之文，而經學家則必加載道之義，流風所被，「尚用」因而形成。漢代賦賦之作，本屬唯美文學，故世人學賦必雅興麗句，綺縠列錦，務求華靡，「尚文」因而形成。一般人對於「尚用」「尚文」的看法就是如此。王充的看法却不同，也受了經學家「尚用」的激動，使他反而「尚文」，而他所尚之文，又不似辭賦家的唯美之文。他受了辭賦家「尚文」的激動，使他又反而「尚用」，而他所尚之用，也不似經學的汗牛充棟之用。他以為「人有文，質乃成；物有華而不實，實而不華者。」（書解篇）。意思即謂做文章要顧全修辭，也要顧全內容，有些文章要在修辭上多用些工夫，題材無須過大重視。有些文章要留心抉擇題材，修辭可隨意一點，「文辭施設，實情駁烈」。文章總要自然流露，勉強終不為佳。這個見解和楊雄的見解實無二致，不過楊雄是提倡儒家之學，主宗經，微聖，尊孔，法六經，附有文須載道的作用，和王充專事文學批評界的不同。王充對於文學極重視修辭，他以為文章老到與否，價值的高低，與個人的修身俗德有莫大的關係，他說：「德彌盛者文彌輝，德彌彰者文彌明；大人德廣，其文炳，小人德熾，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積，華而時者大夫之簪。」（書解篇）他的見解在當時為卓絕，說法在今日為陳腐，但以文學史眼光去研究，王充的理論總有不可磨滅的價值。

文學最忌虛構，虛構是沒有生命的文學，虛構文學不僅是一種徒勞無功的寫作，在文學上也絕無意義，王充就最反對這種寫作，稱這種寫作為「虛妄」。他說：「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語，說虛妄之文，何則？實事不能快意，而華虛驚耳動心也。」（對作篇）又說：「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倍百判，察言之語，千反萬辟。」（藝增篇）他認為這種現象，最壞不過，所以極力反對。漢代造偽書偽文的風氣最盛，好作駭人聽聞的文章也特別多，王充就不客氣的力量加指斥，無怪一班封建色彩極深的文學家，大罵他為妖變了。和「虛妄」相對的為「實誠」就是王充所提倡的一種文學主張，他以為「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藝增篇）其真情流露的文學，才是有價值的文學，「聖人之情見乎辭」（易經），就是他所極主張的。

文章全在表現自然之美，不啻所寫是情、是事、是物，假使能「精誠由中一寫出來，仍不失為「實誠」的文學。王充設一個比喻說：「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學辭說，士之榮葉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超奇篇）。以現在文學術語解釋，就是文章應該具備形式和內容，形式和內容，形式是屬於體裁，內容是屬於題材，沒有體裁，根本不能成立一篇文章，沒有內容，根本不算是一篇文章。他所謂榮葉皮殼就是指文章的形式而言，根株實核就是指文章的內容而言。沒有根株自然不能生榮葉，沒有皮殼對不能實核，而且要內外副稱，方能臻至極美善之境。所以王充對於文學第一個超卓的見解，就是立「實誠」，疾「虛妄」。他還以為「實誠」的文學，不僅是文學本身所必備的要素，而且文學必須具有功用，要「情見乎辭，意驗于言。」（超奇篇），要「匡濟薄俗，驅民使之歸實誠」（對作篇），文章方有所用。換言之，文須有益于世，至少要有益于文，才算是具有價值的著作。他這種見解，又同復上面所說的「尚用」問題，就是他的文學「尚用」主張，要「尚用」于世，或「尚用」于文。與漢經學家凡文皆須載道，或辭賦家專事唯美文學，辭賦而又寓以「諷諫」之意者，太過與不足之處，皆有所不同。他這種文學主張，影响到後世好些作家，如韓愈，王夫之，顧亭林之輩，提出所謂「文須有益于世」，「文章為合時而作」，大概與此有關係。

漢代文壇上還有一種作風，就是上述不尚作，我們從經學家的專從事于注疏的工作中，可以看出來。這種傾向，大概是承繼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意思而來。孔子說他自己「述而不作」，原有些謙厚的意思，其實孔子何嘗不作春秋，後儒誤解，以為儒者之業，可述不必作，又認為述比作還要清高，把儒者分為文儒和世儒，著作者為文儒，說經者為世儒，而且強調世儒優于文儒。他們這樣說：「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說聖人之經，解賢者之傳，義理廣博，無不實見，故在官當位，位最尊者為博士，門徒聚眾，招會千里，身雖死亡，學傳于後。文儒為華淫之說，于世無補，故無常官，弟子門徒不見一人，身死之後，莫有紹傳，此其所以不如世儒也。」（書解篇）漢代儒者所以斤斤認爲述比作為優尚，全是憑着這點理論。這的確可以代表漢代一般人的見解。楊雄也會這樣說：「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法言問神篇）又說：「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仲尼，說鈴也。」（法言吾子篇）。楊雄志在推崇仲尼，但因而助長一般儒者尊崇經術，專在經學範圍內打圈子。王充則極力反對這種理論，他以為「世儒業易為，故入學之多；非事可析第，故官廷設其位。文儒之業，卓絕不循，人寡其書，業雖不講，門雖無人，書文奇偉，世人亦傳。彼虛說，此實篇，折衷二者，執者確賢？案古俊義，著作辭說，自用其義，自明於世。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其跡不傳。」（書解篇）他極卑視世儒的纂述，尊崇文儒的創作，他以為纂

這只是一種傳授，創作始是一種真實的學問。他推崇文儒，也大膽的自任為文儒，從事於創作工作，所以論衡成書以後，有人說他：「稽合於古不類前人」，謂其背反經義，其實這就是王充的創作，論衡之成，平地裏給漢人以雷霆之慄，可想見漢人文學因襲守舊思想之深了。本來「立義創意」是文學家應有的嘗試，「因襲摹擬」是文學領域中最大的毛病，王充敢大膽的去創作，造就前人所未有之說，大能不崇拜他的偉大。

仲任論為文的要旨，可從論衡最後自紀一篇見到，他提出幾個原則，就是不必艱深，不必純美，不必合古。不必艱深是求文可易曉，其事可思，故作艱澁，為文之大病；不必從俗，即求「論貴是而不務華，事尚然而不高合」，立意須要新穎，見解也要超脫，循舊守雅是不足為貴的；不必純美，就是做文章要全顧全整篇立意，可美則美，要樸即樸，務求綺美，即失文真；不必合古，即是主張創作重於因襲，自發重於摹擬，因為「飾貌以彊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做文章無須要強合前人的。王充所以能建立不朽的文學地位，就在乎他能以客觀的態度，去打倒漢人主觀的偏見。自漢初提倡儒學，經過武帝宣帝照樣攘讓的去叫囂，尊崇儒學以後，儒學就一直統治了漢代四百餘年的時間，漢代最盛時代，也是儒學最發達時代，漢代日趨末祚，儒學也同時衰頹了，王充生當後漢，國力日漸凌替，經學日趨末流，他以異軍突起，文學革命的新姿態，出現於文壇之上，使盡平生力量，把文學界的舊思想革新過來，建立前此未有的文學觀，開後世批評文學的風氣，承先而啓後，他的確是中國文學的一個重鎮。在漢代文學上他是一個文學革新者，在世界激流中他是一個時代反抗者。憑着他銳利的目光，開闢一條新的文學道路，憑着他稟異的思想，把文學擴充了更遼闊的範疇，他在文學奠立了不可磨滅的勳績！

蘆笛之歌

高紹祿

一 蘆笛

我拿起

已折斷了的蘆笛，
心中，就發出無限的哀愁。

像一支利劍

刺進了心坎，

我，悲痛的

哭泣着：

春天

八月

南方。

別管宇宙怎樣的發怒，
我，重新拿起

折斷了我的蘆笛，

久鬱在心坎的悶氣消淨

荒郊上

我吹起了心曲

讓笛音

伴着牧童的歌謠

飛向無盡的草原。

二 春天，八月，南方

在春陽

綻開了花蕊的日子

青春

像一匹脫韁的野馬

奔馳在草原上，

有，燃燒着熾熱的

像黑夜在草原上燃起的野火。

無端的日子在顏面上慢慢地拉過

我，飛起了如飄流他鄉的，

無形的

往事，像一萬支暗箭

飛射過來，透過心窩

創痛至於靈魂的深處

我，在豔陽天下

引不起輕鬆的情緒

拿起一支蘆笛

在遼闊的藍天下

吹起了，由心靈發出的

輕輕的，悲愁的調子

讓歌聲，慢蕩蕩的

流向了秋天

秋天，八月的秋天

我重新拿起

陳舊了的蘆笛

在灼熱的大地上

再吹起有淚的曲子

讓南風

吹送到泛着淚水的北方；

再吹起憤怒的曲子

讓南風

吹向鐵與血交流的戰地；

再吹起悲愴的曲子

讓南風

把它——吹散，

憑弔着每一個長眠泥土的英雄

再吹起自由的曲子

讓南風

把它——

播散在富有詩意的南方。

南方
有常綠的山林

長流的河水

生命的活躍

荔枝殷紅得

像——

青春的熱火

年青年人

有着荔枝般殷紅的情緒

活潑，勇敢

人們，過着辛勞的生活

一切，在遭受着苦難……

這，南方

灼熱的土地

我站起

拿着一支折斷了的蘆笛

吹着心中的曲子呵！

三 心祭

失去了太陽的溫暖

失去了艷媚的春天

我，愛着這支折斷了的蘆笛

如英雄愛着他的寶劍，

讓心中的情緒

向着笛口

如子彈出膛的

迸出了心歌！

一九四八、十二、七

湖畔草

(散文集)

李慶文

漫 步

我們在一起散步。

女畫家今天穿了淺藍色的旗袍，這是柔和與淑靜的顏色，在這深秋的南方，這種顏色顯得極為合適，她看來愈加活潑和青春了。

我們沿着湖隄越過小石橋，慢慢地向六如亭走去。

西湖果真寂寞，只有茂盛的水草在湖面上任情繁殖着。

「西湖如果有佈置，就一定更加聞名了」，「但天然也有更比人工較為可愛的地方」，我申辯着說。

「你完全反對一切人為的舉動嗎？」

「不，我是反對過份的矯揉造作」。

女畫家還想說些什麼，但寺院裡的鐘聲却悠悠地送响過來。

湖面上一隻小划子正好划過，划子上一對情侶正在縱情談笑。

女畫家對我神秘地笑了起來，她說：

「你看，他們真是談得高興」，

「是的，他們是一對情侶」，

「你怎麼知道他們是一對情侶？」

「因為他們是一對兒的遊湖」，

「一對兒的遊湖就是情侶嗎？」

「是，至少我是這樣相信」，

「那麼，我們不是一對兒的遊湖嗎？」——呀，我簡直不明白你的意思」，

女畫家說着臉頰緋紅，趕緊回頭過去，但仍然忍不住笑了起來。

「怎樣？又算我說錯了吧，好不好？」我說，女畫家回過頭來，兩頰紅得像正開的桃花，似惱還嘆地說道：

「你的話常常使人摸不着頭腦」，

「那是因為我不善說話的緣故」，

「就因為你太會說話了——就因為你太會說話了」

女畫家連聲地說，她的笑容真是那樣的動人。

我們經過了蒼老的泗聖塔，拐了個灣，就走上六如亭。

女畫家在六如亭裡勾起了無限的憑弔之感。她憤憤不平地說道：

「朝雲為什麼葬在亂塚之中呢？」

「因為這到底是墓地呀」，

「難道不能單獨保存朝雲的墓，好像杭州的蘇小小塚一樣嗎？」

「為什麼要那樣做呢？」

「因為朝雲到底是蘇東坡的愛妾呀」，

「就算是蘇東坡的愛妾，又有什麼干係呢？」

「那是……會引起後代的人的無限憑弔的」，

「單只是為了供人憑弔吧了」，我嘆了一口氣

——繼續着說：「其實這些玩意都不過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雅人騷客們所擺弄的花樣吧了，又何必太事認真，反而是上了他們的當」。

女畫家眯着動人的眼，她直率地對我說：

「我真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於是向她解釋，我對她說：

「其實，杭州的蘇小小到底有無其人，現在還是一個疑問，就是這個朝雲，也不過是一個極為尋常的婦人吧了，所有的一切附會，實在還是後人攀上去的」，

「是那些附會？」

據說，蘇東坡被貶謫到惠州的時候，所有的侍妾們都不肯伴隨那個老頭子深入南蠻瘴癘之地，同行的就只有王朝雲一個。朝雲其實並不是美貌如花，也并不認得很多字，東坡的愛她，只因為她那種樂於同甘共苦的決心而已，但後來朝雲却替東坡生了一個孩子，這孩子的誕生才引起了東坡對朝雲的真正的愛情。然而，不幸的事情終於到來了。當孩子還在哺乳的時候，王朝雲就禁不起一場疾病的纏綿而突告夭亡。這場打擊對蘇東坡確實慘痛，最難堪的便是孩子在晚上索乳尋娘時的啼聲，這啼聲不住地刺激着東坡，於是，在傳說之中，東坡有一天晚上便夢見了那個不幸的王朝雲。她衣履盡濕，狼狽而驚惶地踏着脚尖走回到城內的學士坡的東坡居處來，東坡悽然地問她回來何事，她說回來哺乳；又問她如何衣履盡濕，她答道：經過西湖時因為沒有船，只好涉水過來，誰知水冷風大，使她受驚不小。這個夢使風流自賞的東坡激起了更大的哀思，於是他便發願從平湖門外築了一道隄通到朝雲墓的小山下，想使朝雲夜夜回去，哺乳時不致再涉水遇險，這個隄便叫做蘇隄。

我說完了，女畫家也深口地嘆了口氣，我對她說：

「你看，這種附會多動人，……」

「你應該說：這附會充滿了人性」女畫家說。

「是的，因此朝雲墓便引起了人們無限的同情和憑弔」，

「其實，王朝雲也確實是個可憐的女子，女畫家嘆着氣說，

「可憐的是全中國的婦女們，王朝雲不過是其中一個吧了」，

「這是你們男人的罪惡……」

「罪惡？——你又錯了，罪惡并不在男子們，我笑着說，

「為什麼呢？」

「這是五千年制度和觀念的罪惡」，

「所以我們要推翻這種制度和觀念，……」

「怎樣推翻呢？」我笑着問，「你以為我們婦女界沒有力量嗎？」女書家質問我，我笑着，站了起來，把一顆石子扔出去，看她從高空中落下。

「可惜你們的婦女運動祇是變成了點綴品」，我對她說，「你為什麼要這樣憎惡婦女運動呢？」

「我並沒有憎惡婦女運動——我祇是憎惡虛偽的婦女運動」，我於是把我的意見完全申述出來，我說道：「婦女運動的目的應使婦女獲得有獨立性的地位，不論在政治方面，經濟方面，或是文化方面的地位，不論在農村方面，或是在農村的地位，中國婦女大部份在農村，但中國婦女在農村的地位却連牛馬也不如，中國婦女運動應特別着重農村，這是毫無疑義的，——但你知道，目前的婦女運動究竟如何呢？廣大的農村完全沒有人注意，只有都市中少數吃飽了飯的人在拿着婦女運動的幌子裏花錢，她們塗脂抹粉，旗袍革履，口口聲聲嚷着婦女運動，其實婦女運動應該做的工作她們一點兒也沒有動，她們的目的只在造成自己的地位，使自已變成社會的名流，如是而已。如果這樣就叫做婦女運動，那我認為婦女運動簡直是多此一舉了」

我停頓下來，女書家在沉思什麼，我問她：「我說了『一大堆』，我或者說得過火，是不是？」女書家搖搖頭，她說：「我並沒有反對你的意見」。

「事實上，我真是沒有過火的！」我噓了口氣，繼續着說：「舉一個例吧。我會認識一個婦女運動的領袖，她住在一個佈置得很好的洋房子裡，她有一部小汽車，她食得很好，也生活得很好，她經常在口口聲聲嚷着婦女運動，也請人替她寫了些洋洋大觀的文章，她甚至於把『婦女』這個名詞當作是神聖至上，無論什麼場合，婦女總應該是第一位，絕對不許冒犯，……」

女書家忍不住揮嘴進來，她笑着說：

「你莫不是存心在挖苦什麼人吧？」

「我說的是事實」，我對她說：「有一次，那個婦女運動的領袖和一班男人在辯論娼妓問題。男人們主張私娼既然無法禁止，為了性病流傳的防止，便應該恢復公娼的存在，但那個婦女領袖立即反對，她的理由僅僅是一點：『這樣就是侮辱婦女』。他並且慷慨激昂地質問那班男人們：『那麼你們為什麼不去做男娼？』其實公娼固然侮辱了婦女，容許私娼的存在又何嘗是婦女的體面？不從積極方面去挽救那些不幸淪入火坑的女同胞，單只是拿着面子問題去反對公娼的討論，這也可以看出婦女運動的領袖們究竟有着怎樣的腦子了」。

女書家嘴裡噴了兩聲，她正想說些什麼的，但從小徑上，一對情侶慢慢地走上六如亭這裡來了。女書家看了我一眼，她低聲說：「看，他們也來了」，「是的，那對情侶——」我說，女書家瞋着眼睛，正想說話却忍不住撲嗤一聲笑了起來。

我扶着女書家走下六如亭的時候，女書家的臉頰還紅得像晚霞一樣。

一個被踐踏者

昨夜吹了海風，早上的氣候就冷了許多。在這海濱的南方的地方，秋天常常是在一個夜晚裏就悄然而來的。我住在城樓上，風過去和過來的步伐，知道得最為詳悉。當昨夜海風搖蕩着湖上的樹木發出婆婆的浪沫一樣的聲音的時候，我就意識着將要欣賞到一個黯淡而且寒冷的湖上風光了。我的猜想果然沒有錯，從窗子望出去，天上雲層密佈，陽光黯淡，湖上的樹木都在風前搖蕩，益發使人增加寒冷的感覺。

我披了圍巾，加上了大衣，走下城樓去。我要看寒風中的西湖，於是沿着湖岸慢慢地走過去。湖岸的樹木都是落葉樹，樹葉紛紛在寒風中飄

飄下來，像雪一樣，撒了滿地，湖水揚起了無數道的波紋，一道道地向岸邊滾過來，擊着了岸才化成浪花散去。幾隻小划船繫在岸邊，讓湖水激盪着，發出了不調協的無可奈何的聲音。突然一陣較大的風搖撼着樹梢，幾隻黑色的大鳥鴉嘩嘩地飛騰起來，撲着大翅膀打了幾個迴旋，又落到樹梢頭去。我沒有目的地地行進着，思潮起伏，零星地想起了幾個斷片的念頭。

我會經想起，像這樣恬靜的心情確實是難得的，於是極力想把那些零碎的念頭聯結起來，把他思索出一番什麼的道理；我正在這樣沉思，但一陣寒風猛地吹過來，使我打了一個寒慄，就又茫茫然起來了。

我又會經想起，曾有過許多人詛咒孤獨，因為這是個羣衆活動的時代，孤獨却正是個人主義的表現，因此孤獨常被認為是落伍，或者是不適合於時代。——其實這不過是一種極為幼稚和膚淺的見解而已，孤獨自然也有孤獨的好處，喜歡孤獨的人反而對人類的進步有過極大的貢獻，像康德，像黑格爾，像許許多多個偉大的思想家，他們在孤獨的靜思之中，不斷地綜合，分析，研究，而最後終於產生出人類思想的結晶，這種偉績是無從埋沒的。我正在如斯斷想之中，突然，遠處有人呼喚我

我體認了一會，才看出那是女書家。她從我來的地方一步一步地走過來。她今天穿了鼻煙色的海虎大衣，繫了彩色的頭巾，看來真是愈加可愛。

「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散步的？」我問她

「我到城上來，老僕人告訴我的」，女書家映着她那對美麗動人的眼睛，她噓了口冷氣。

「今天冷了下來——」她說：「我因為要看冷天的西湖所以冒着寒風出來了，你不怕冷嗎？」

女書家搔她的肩，笑了起來。

「我也因為要看冬天的西湖，所以來了。」她說
我們於是繼續着向湖的西邊慢慢地走過去。
我們經過了一小段疏落的樹林，又經過了一所
毀廢的寺觀。

一路上我把我想着的許多事情向她敘述，但女
畫家今天似乎頗為沈鬱。

「怎樣？你今天的情緒也像天上的雲一樣沈鬱
起來了吧？」我問，

她搖搖頭苦笑了一下。

「我今天看到了一宗不愉快的事」，她沈鬱地
說：「我看到了一個自殺而死的女人，她的悲慘的遭
遇使每一個人都要引起同情和悲憤」，女畫家的悲
憤於是真的無法抑制起來，她恨恨地說道：「像這
個充滿了血和淚的社會，真不知道要到那一天才可
結束？」

「究竟是怎樣的一回事呀？」我莫明其妙地問。
女畫家刷了一下她那壓在頭巾之下的長髮，用
極痛憤的語氣對我說：

「剛才，就是在那面——」她手指了湖的對
面，「我看見塵聚了一堆人，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
情，也猜想你或許在那裡，於是上去看看。原來地
上臥着一個女人，她已經死了，渾身的衣服全濕透
了，零亂的長髮覆在她的青白的臉上，她是投到湖
裡自殺而死的。——她為什麼而死呢？……」

「是的，她為什麼而死呢？」我插口問，
女畫家嘆了一口氣，她的憤慨已經明顯地表露
出來。

她說：「我曾經問過旁邊的人，才知道那女人
的死，不過是一個被踐踏者的悲慘收場而已。那女
人有一個掙扎在生與死線上的丈夫，他是一個水客，
經常地來往香港廣州和惠州之間，用血汗去換取一
個家庭所需要的生活費用，但在上個月的有一天，
那女人的丈夫和他的貨物一起被那個有勢力的隊伍
拘留起來了，……」

「是那個有勢力的隊伍？」我問，
「還不就是那個聲名狼藉的『隊長』，女畫家

回答，——一陣寒風迎面吹來，使他略為停頓了
下，才又繼續着說下去，「他們不但搶奪了那個女人
的丈夫的貨物，而且把那個女人的丈夫用繩子綁着
監禁起來。那個女人急得四下設法，花掉了一切屬
於自己的財產，最後，……」女畫家激動得非常，
她幾乎是在咬牙切齒地說下去，「那個『隊長』的幾
個頭目們把她關在一個房子裡，像禽獸一樣地強姦
她，昨天，她才被釋放出來，按照指定的地點去領
回她的丈夫，但是，那些禽獸們的殘酷真是無以復
加，她發現她的丈夫在一棵大樹下被活埋了，兩隻
腳還倒懸着，……這樣，那個可憐的女人就跳進湖
裡自殺了，……」

女畫家說完不住地搖着頭，她還憤慨地說了一
句：

「沒有法律，沒有正義，連強盜也不如，像這
樣的日子，叫老百姓如何活得下去？」

「老百姓被踐踏得够了」，我也嘆了一口氣，
「不過他們終有一天要得到報應的」。

一根老樹根忽然絆了女畫家一脚，我趕緊扶着
她。

「看，天越來越暗，好像要下雨了，我們回去
吧」，我對她說，

忽然一隻白鶴低低地掠過天空，飛入松林裡去
了。

轟炸之下

幾天來風已經完全停了，秋天的太陽又把這個
海邊的城鎮照射得煥然異常。湖，又回復了的安靜
。樹梢頭不再搖撼出婆婆的聲響了，湖水也不再激
盪。鳥兒們又在樹枝極間喧嘩起來了。

我在走下城樓的石級上，就看見了女畫家。
「好吧，今天是一個好天氣」，我熱烈地說

「讓我們划船去吧」，

「好的，不過我沒有戴帽子……」
「算了，晒一天太陽算什麼？」
於是，我們的小划船搖動起來了，……

我對女畫家說：「看，人們都在注視你呢」，
「看我做什麼？」
「因為你美麗得像春天的花朵」，
「哎，你是在做詩是不是？」

「不是」，
「那麼在做戲」，
「也不是」，
「那麼……是在……噢，是在說瘋話」，
「我是……」我嚴肅地說，「在說出我心裡藏
着的真話」，

女畫家的頭低下來了。她今天穿了蛋黃色的薄
絨旗袍，罩着白色的羊毛短背心，在明朗的陽光之
下，在漾蕩的湖波之旁，她，已為這個風光增色。

我打起槳，慢慢地向寂寞的地方划去。
女畫家抬起了頭，她的眼光和我碰在一起的時
候，她忍不住笑了。

「你笑什麼呢？」我問她，
「你又笑什麼呢？」她問我，
「我嗎？」——我笑我這樣笨，竟說出了心裡的
真話」，

女畫家的頭又再一次低下去了，但一會之後，
她就又抬起了頭。她的眼光突然變得極其嚴肅，她
沒有笑容，她把前胸為俯前向着我。她突然說：

「我完全明白你的真話」。

「那麼——你會同意……嗎？」
女畫家把面向着陽光，她安靜而從容地回答我
她說：

「我想並沒有反對的地方，不過……」
「不過什麼呢？」——我緊逼地追問着，
女畫家剛要說什麼的，忽然湖上的船兒們都紛
紛奔避到岸邊去，接着隆隆的馬達聲從空而至，原
來是日本的轟炸機又來屠殺這個城鎮了。

我打緊了槳，船兒便迅速地靠了湖岸。
三隻銀灰色的日本人的轟炸機已開始在這個無
抵抗的天空中任情地盤旋起來了。我牽着女畫家的

手趕緊走入了一叢竹林裏，在前些日子的散步的時候，我會發現這一帶的竹林裏多有臨時的防空洞，我的猜度並沒有錯，但在那個防空洞的門口躺着一具赤裸裸的屍體，我們只好匆忙地走出來——然而日本人的飛機已在這個城鎮掃射機關鎗了，我們只得仍然躲入竹林裏，在一叢茂密的竹林下隱藏起來……

女書家緊張地看着我，機關鎗正在密集地噴着……

「總有一天，我們要清算這場血債，」女書家恨恨地道：「日本人是殘酷的，我們的民族將永遠記下了這場仇恨，……」

我說着，炸彈已轟然地响了起來，女書家靠着她，她把頭巾遮着臉。

「又不知死了多少人，毀了多少房子了。」她喃喃地說，我嘆了一口氣。「這個城鎮死的人不少了，」我說，「這個城鎮曾經淪陷兩次。據說，在第二次淪陷的時候，有幾個愛國的老百姓隱藏在蘇隄的那座石橋的底下，他們守候着日本指揮官的騎着高頭大馬而過，於是把炸彈一齊扔過去，把那個指揮官炸死了。日本人當然因此怒不可遏，一氣便捉了一千多個老百姓，用機關鎗把他們掃死了，……」

「血債……血債……」女書家重複地說着，「我們什麼時候才算清這場血債呢？」

「總有一天，侵略者是終究要倒下來了，」我回答說，不久，掃射停止了，飛機也離開了這個城鎮。我們站起來，在剛要走出竹林的時候，我一眼又瞥見了那個躺在防空洞門口的死屍，於是不期然地走了過去。

那是一具女屍，長長的頭髮散在地上，衣服已經剝光了，我看到她那清秀的臉龐時，不禁吃了一驚，後來仔細地想起來，才記得這個死去的女人原

來是一個不幸淪落的乞丐；而且就在不久的幾天前，當天氣忽然寒冷起來的時候，我還曾經在平湖門口見過她，她那時瑟縮在城門口，不住地戰慄着，她穿的祇是一件已經很舊的短袖布旗袍，她的頭髮長長地垂披肩上，還顯露着電熨過的痕跡。我當時曾經很突然地問過她，才知道她同她的丈夫一起從香港逃難進來，但到沙魚涌的沙灘上，她的丈夫便被日本人的飛機炸死了，她隻身來到廣州，終於淪為乞丐。

我的情緒頓時沉鬱起來，彷彿死的正是一個老朋友。女書家問我為什麼，我簡單地回答她：「又是……血債」

「炸死的嗎？」我搖搖頭，把關於那個不幸的女人的事告訴她

「如果不是為了國家，她的丈夫不會炸死，她也不會變成乞丐，飢寒而死，……」我感慨地告訴女書家——而且更加感慨地說下去：「所以，這個國家的缺點非常多，它不能好好地照顧它的百姓，……」

「但是老百姓却熱愛它的國家，」女書家說，「所以，這個國家應該反省，——這也是我們的責任，」我說，城鎮上已經火老冲天，我們都不禁嘆了口沈痛的鬱氣，向着火光走去。

「割水草餵豬的女人」女書家要我為她找幾幅畫材，而且就要在湖上的，我因此整夜睡不着，因為我到底不是畫家，參詳意見是做不得來的，果實要由我去選擇一幅畫材，而且要有意義的，這就確是難事了。

因此門環一响，我便心跳，果然走進來的却正是女書家。

「我失眠了一夜——」我趕緊說，「爲了什麼呢？」

「爲了你——」女書家臉紅了起來，我發覺我的話又是被誤會了，於是趕快解釋：

「我因爲要替你找畫材，思索了一夜，因此睡不着了，」

「那麼想必是找到了很好的畫材了，」

「沒有，沒有，一幅也沒有，」我笑着說，「我現在才真正感到批評容易，創造果真是千難萬難了，所謂事到頭時始知難，真是不錯的，」

「那麼你今天怎樣交卷呢？」

「不行——我就是不要畫材，」女書家笑起來，她堅持着，

「那麼，只好這樣了……」我提議：「讓我們到湖上走走，去觸景生情，」

「哎，那你是準備拿我去罰走路了……」女書家笑着說，「算了，算了，繪畫也應當流點汗才有意義，」

我大笑起來，提起畫箱畫架走下城樓。西湖的陽光今天朗耀得很，藍天上一縷雲朵也沒有。幾個年輕的女郎正捲起褲子在湖邊浣衣，她們的笑聲是那樣的清朗……

女書家提議坐了划船到湖上去，找題材。我首先贊成，我笑着說，「我可以釋去重負，」

「我完全是看見你又提又挾，怪辛苦的樣子，」

「阿爾陀佛——這是你第一次關心我，」女書家瞟了我一眼，她把槳撥起水花，問我：「你說是第一次嗎？」

我點點頭。「難道是第二次嗎？」

「你記起看——」女書家嚷着我。

我把船兒一箭划到湖心。「哦，總之我是多謝你——」我說。

「不行，我偏要你記着」，女書家逼着我「那次你病了，我不是替你焦急了幾天，我連夜走到蘇安醫院去懇求醫生，直到你退了熱，清醒了過來，我才安心」，女書家說着，把臉朝向遠處的湖水上去，「一回過頭來，就忘記得乾乾淨淨……」

我知道她惱了，趕緊向她陪罪。

「小姐，我不過是隨口說着玩兒的」，我笑着向她解釋：「我何嘗不記得你對我的關心呢？你知道我是一個情感豐富的人，我是永遠也記得你對我的一切的，事實上你又何止二次的關心我呢？」

「難道還有第三次嗎」？女書家的笑着，她仍然面無表情。

「你也許不會記得了」，我說：「那一次我們赴宴，我在席上多喝了兩杯酒，主人家還要我喝下去，你牽着我的袖子再三阻止我，你說：外面風大，喝醉了要着涼的。我一時酒興來了，沒有聽你的話，你急起來索性把我的酒倒給了別人，你代我向主人家辭酒，這才替我解了圍……」

女書家似嘆還喜地叫着：「我不愛聽這些了，

「我知道你惱了」，我說，

「惱誰」？

「惱我」，

「我不敢惱你」

「如果你說不敢惱我」，我嘆着氣說，「不如說你不願意惱我好了」，

女書家翻回頭，她久久地凝視着我，才說：

「我不該那些了，你快給我書材」，

這時，船兒正在狹長的水道上，兩邊盡是豐茂的水草，一片碧綠，幾隻白鷺撲撲地飛起來，又落下去；玄妙觀就在對面，幾叢蔥鬱的樹木正在它的旁邊。我端詳了一回，依舊得不到什麼眉目。之後不久，一隻小船悠悠地向我駛來，小船裝滿了水草，一個壯健的村婦正在打撿把船駛回去，不遠的前面，有幾個年輕的女人正浸在湖水中，無聲地用竹

把鈎取着豐茂的水草。我看到這些，忽然又感觸起來了。

「我找到了一個好書材」，我大聲叫着，

「是怎樣的」？女書家問，

「你看見那些女人在用竹把鈎取水草嗎？你看見那些女人是浸着半截身子在湖水裡嗎？我一連串地問，然後說：「這就是一個極好的書材」，

女書家凝視了一回，不大信任地說：「我不明白這如何是個好書材」？

我於是向她解釋。

「這其中是有一段故事的」，我說：「西湖本來是田，因為東江的水滲入來了，就變成了沼澤，再沒有收成了，但政府仍然要照田地的面積收田賦，於是農民都被迫走上了悲慘的日子，賣妻鬻子，逃亡流浪，結果農民們都破產了，直到若干年後，一個縣官把這種慘狀奉給皇帝，才豁免了所有和所欠的田賦，那個縣官於是引水把這帶沼澤地變成湖。這些水草就從湖泥裡生長起來，極迅速地繁殖着，而這種草却又又是飼豬的好飼料，於是農人們紛紛從湖裡割草去飼養豬兒，減輕了生活上的負擔……」

「這樣」，我結束着說，「你難道不可以把這片豐茂的水草繪下來，然後再繪一個背着嬰孩的女人浸在水裡鈎取水草，在她的旁邊，再繪上一隻放水草的小船兒，一個七八歲的小女孩子正在打撿！這樣，不就可以把農人的貧困和為了生活而掙扎的情形描繪出來了嗎」？

女書家詳細地觀察着，她想了又想。

「那麼，這幅圖畫應該如何取名呢」？

「就叫做：『割水草餵豬的女人』，不很好嗎」？

我隨便的說。女書家點點頭，她笑了起來。

「今天我應該請客了——」她說。

我更加愉快地笑起來。

死 囚

在這湖上，黃昏應該是最美麗的時候。飛鵝嶺

顯得特別蔚藍，泗聖塔也顯得格外蒼古，蕩漾萬象的晚霞烘染得湖光耀目，燦爛生輝，玄妙觀的鐘聲隨着漾蕩的晚霧悠悠播散。

我輕輕地撥着槳，讓船悄悄地跟着一對白鵝溜過去。

女書家斜斜地倚着靠背，輕輕地在哼着一支曲子。

一切都這樣柔和，一切都這樣安靜……

突然，一陣淒厲而使人心悸的號音不知從什麼地方响了起來。

我打了一個寒顫——我知道這是恐怖的行刑的號音。

女書家驚愕地問我：「這是為什麼的」？

「這是行刑，一個人要被活生生地鎗決了」，我憂鬱地答着，「一羣人已從湖邊的橫巷子蜂湧而出，吹號的兵不斷地在吹着淒厲的號音，三個囚徒踉踉跄跄地走着死亡的道路，一個傲然肅殺的軍官騎在一隻馬上，緩緩地行進……」

我沉默着，我的心在緊張而不安地跳動起來。

女書家張大驚恐的眼睛，注視着行列的走進。

行列正經過我們近旁的湖岸，我看到了那些囚徒們的絕望無助的眼睛。

一羣人已圍聚在不遠處的橋頭，我意識他們就要在那裡行刑了。

「他們就要在那裡行刑」，我用手指着說，「你要看下去嗎」？

女書家搖着頭，她忽忽地打起槳，使力地划着

「趕快走，趕快走，——我快要嚇昏了……」

她嚷着，

我把船兒掉了頭，使勁一槳，船身已走開了好遠。

「殘酷——人殺人……」女書家喃喃着。

我茫茫然，覺得無限的沉鬱和不安。

但是鐘聲已經响了，一聲，兩聲，三聲，接着

是無數聲，……
女書家丟了槳，趕緊用雙手掩住耳朵，她驚恐得無比。

「快走，快走，趕快回去，……」她叫着，我的心頭異常沉重，我彷彿還看到了那些對絕望無助的眼睛。

「的確是太慘酷了」我傷感地說：「人類間的這種悲劇，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呢？」

我說着忽然感觸了起來。

「像這樣的屠殺，本來並不是不可能消除的」我自己說着，「人類都有一個生存和生活的目的。許多人能够毫無困難地活下去，而且活得很好，但許多人都輾轉在生與死的線上，這本來是人類間的一個不平，因為這個不平，於是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嫉妬和殺戮就相繼而至了」。我把槳擺了一下，讓船兒轉了個灣，「老實說，人們為什麼而犯罪呢？大多數不過是為了生存的慾望而已。假如人們都能够吃得飽，假如人們都能够活下去，而且活得像一個「人」的生活，究竟會有那些人願意去犯罪呢？」——一隻歸巢的白鷺撲過我的頭上，使我吃了一嚇，我仍然說下去，「換句話說橫豎都是活不了，又有那些人會甘心讓自己去活生生地餓死呢？就算把犯罪的人一個個地這樣鎗斃了吧，犯罪的人還是一個個要產生出來的，這是生存的慾望所發生出來的結果，沒有任何壓力可以阻止得住的，……」

最後，我這樣結束我的感觸之見，我說：

「只有在人們都能够吃得飽，只有在人們都能够受到充分的教育，只有在人人都能平等，只有在人與人之間的一切掠奪剝削都廢除掉，只有在這樣的日子到來的時候，人類的悲劇才能停演」。

「哦，這只是二種理想，一種崇高的理想而已」

女書家沉鬱地說，她的精神極為沮喪。

「也許是，——」我回答着，「不過，只要人們能够努力，只要人們的理想能够一致，人們是終

於要獲到那樣的一天的」

這時，晚霞久已消逝，灰暗的夜雲已經湧上天空，迷迷漫漫的霧靄也已經佈滿了湖面，——夜已經到來了，一切都回到了寂靜之中，只有不遠處的平湖門的城樓上透出了一縷微弱的燈光，那燈光在瀟灑的夜色中看來，却過份覺得親切和可愛……船靠岸的時候，女書家沉鬱地嘆了口氣，她傷感地說着：

「我彷彿做了一場噩夢。殘酷和殺戮應該終止了，但願有一個和平愉快的明天」，

我掖助着她，對她說：

「是的，今天太殘酷了，明天一定是愉快的」

一幅像的色彩和背景

在一道長滿了藤蔓的小圍牆之下，我輕輕地呼喚着。

女書家於是走出來了，……

「像這樣一個好下午，讓我們找個地方談談天吧」，我說。

「什麼地方好呢？」

我略為思索了一會，說：「百花洲好不好呢？」

女書家立即贊成。於是我們划了小船到百花洲去。

我們沒有登上那座破敗的樓宇，只向看樓的人借了兩張躺椅，擺在樹叢下眺望湖景。

「我替你繪了一幅像——」女書家對我說，「是嗎？那我應該先謝謝你——那是一幅怎樣的像呢？」我問，

「一幅半身的油畫」，

「油畫，那好極了，用的色彩怎樣？鮮明嗎？」

「你為什麼要問這些呢？」

「因為我喜歡鮮明的色彩，我很怕晦暗的顏色」

女書家笑了一下，「可以告訴我什麼緣故嗎？」

「哦，那是很簡單的，——我也笑起來。」

那是因為我是生長在南洋一個海島上的緣故。在那個海島上，陽光終年朗耀，藍天藍得高高在上，雲彩永遠是那樣的絢爛奪目。因此從小我便習慣於愛好那種鮮明的色彩。」

女書家眯着她那美麗動人的眼睛，她指着前面對我說：

「你看，這景緻不是很鮮明嗎？」

我順着她的手指着過去。但見藍天白雲，湖波蕩漾，景緻果然清麗。

「是的」，我回答着說，「就像這樣的鮮明，……」

「那便對了」女書家高興地說着，「我在那幅畫上用了很多的白色和橙黃，還用了一點鮮紅，不但使得色彩鮮明，而且使得情緒熱烈——完全是你的性格。」

我站了起來，捉住女書家的手。

「哦，你什麼時候把畫送給我？」

「送給你嗎？」女書家搖搖她的頭，「我是要留給我自己看的」，她說着也笑了起來。

「留給你自己看嗎？——為什麼呢？」

我問她，不禁一齊笑了起來。

一對白鵝從柳蔭泗水過來，昂然地叫着，從泥岸上走上來，那隻氣宇軒昂的公鵝傲然地向我們走過來，站在女書家的腳邊，大叫着。

「你看，那隻公鵝，他在追求你呢？」

我笑着對女書家說。女書家用腳把它趕開。

「它就像你一樣的神氣」，女書家笑着說，「那麼你也就一脚把他踢開嗎？」

我問，在女書家旁邊坐下來。

「踢得開嗎？踢得了嗎？」女書家斜倚着，睜起眼睛，笑起來。

我忽然想起了那幅畫，於是對女書家說：

「哦，我還沒有問你，那幅像的背景是什麼呢？」

「我還沒有想到那點，——你自己喜歡什麼背景呢？」

「海，大海，藍色的大海」，我毫無猶豫地回答。

女畫家用雙手枕着她的頭，仰看着樹叢和天空，她喃喃地自語着：

「海，大海，藍色的大海，……」

「是的，而且要在金色的陽光朗耀之下」。

「哦，而且要在金色的陽光朗耀之下」，女畫家沉思着。

「我愛海，我熟悉海，因為，我是在海的懷抱中生長長的」。我向女畫家陳述着，我是極喜歡向人陳述關於海的事物的，「小的時候，我時常在海濱消磨掉大半天的時間，我慣熟於在潮水漲上來的時候在海灘上埋下幾個木桶，等潮水退下去的時候就從木桶裡去捉些美麗的小魚兒。我更愛在海邊幻想。我常常爬上海邊的樹林，揀一枝大枝樹籬下來，靜靜地聽着海潮的聲息，靜靜地仰觀着藍天上的雲朵，任情地去編織起屬於自己那荒唐的故事。而且——我感慨着說，「海是那樣的使人變得熱烈，那樣的使人變得爽朗，海是坦白的，一點兒也沒有虛偽，海又是那樣的包涵萬象，它把一切醜惡都吞下，融化它，冲刷它，卒使一切都變成海流，那樣的氣勢磅礴，又那樣的安靜柔和，……」

我說着的時候，又彷彿看到了大海，於是用冗長的敘述，去向女畫家敘述海的故事。

談笑的時候，女畫家熱烈地捉住我的雙手，她看着我，對我說：

「我一天要配上那樣一個大海的背景，而且我要給這幅畫取一個名字——」

「什麼名字呢？」我揮着問，

「海之子——」女畫家迅速地說。

「呀，海之子，這確實是一個最好的名字」，我愉快地說，「同時，我也感覺到極大的光榮」。

真的，我彷彿又聽到了大海的聲音在呼喚呢！

生命的活力

兩個月前的一個黃昏，我會應了朋友的晚餐約

會來到這個郊外的蘭雨，現在，我又來了，但這一回，我的情緒却是這樣的沉鬱和傷感。我默默地走着，默默地叩响門環，又默默地對着蘭雨。晚餐的時候，我還默默地喝着酒。

朋友問我好不好，我說：「很好」，

朋友說：「文小姐在西湖畫了兩個月的畫，有很好的收穫」，

我說：「這是很值得慶賀的」

女畫家忸怩地說道：「完全是李先生的指導」

我說：「這真是謙笑了，我那裏及得上這個資格」？

朋友哈哈大笑，他說：「不論怎樣，我們都要乾一杯」，

我舉起酒杯一口喝完了。

朋友說：「我們再乾一杯」，

我也沒有推辭，舉起酒杯又一口喝完了。

我要借酒銷愁。酒，我完全沒有推辭。我自己斟酒，酒杯又滿了。

女畫家用她的鞋尖在桌底下輕輕地踢着我。

我絲毫沒有理會。我理會誰呢？我的酒杯又斟滿了，……

女畫家急起來，她搶過我的酒杯，把酒傾在她的杯子里，她對朋友說：

「李先生酒量不好，他醉了——你看，我來和你乾半杯吧」，

朋友爽朗地大笑起來，他說：「那麼，我們吃菜吧」，

我默默地扶起筷子，我——人沒有醉，可是心却模糊地醉起來了，……

告辭的時候，我默默地走出來，女畫家跟在我的背後。

我們默默地走着。天上的星星在映着鬼眼。

我們轉了很多個灣，又過了一道橋。

女畫家扶着我，我謝絕了她。

我說：「我還很清醒」，

女畫家說：「那麼我們到湖邊去談談吧」，

我順從了她，但是我沒有作聲。

湖，已經讓夜霧籠罩了起來，黯黯得很，只有湖水仍在星光下反射出灰白黯淡的浮光。我們沿着湖岸慢慢地夜霧中走着，然後在一株柳樹下的石頭上坐下來。

我的心很沉重，像夜色一樣茫然。

女畫家嘆着氣，她低聲地向我說：

「你為什麼這樣沉默呢？」

「不為什麼——」我說，

「你這樣沉默——什麼事使你傷心嗎？」

「我心裡的事，我自己的事，謝謝你的關心」，

女畫家嘆息着，她有點傷感地說道：

「……明天這個時候我已經在東江的旅途上了

我的心顫然地跳動了一下，但我仍然很冷靜地說：

「祝你旅途平安，永遠愉快——」

女畫家默然了，她的心大概也在沉鬱之中。

我不想說話。我覺得我有着很多的委曲，但說了又如何呢？

最後還是女畫家開了口，她傷感地問我：

「在這別離的前夜，難道是你連一句話也不準備對我說嗎？」

我猶豫了一會，然後靜靜地說道：

「要說的話以前已經說盡了，現在只有一句：祝你幸福，……」

我說完，不禁又沉重地嘆了口氣。

「我幸福——但你呢？」女畫家問，

「我嗎？不敢費你的心為我關注」，

「但我偏要問：你呢？你怎麼樣？」女畫家追逼着。

我負氣地回答：「我要化做一隻杜鵑，而且不在春天裏啼叫」，

「但我不需要你做杜鵑，我不許你那樣，……」

「你要我變成什麼才甘心，才心滿意足呢？」
女畫家倚着我的肩膀，她柔和地對我說：「你不要着惱了，我知道你什麼事着惱的，我了解你的心事。」

「這不算希奇，我早已赤裸裸地向你暴露出來了。」
「但是我要問你，以前你對我說過的話，你現在願意再對我說一次嗎？」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女畫家搶着說：「你會明白的，我只要問你，願意再說一次嗎？」

「假如我說：『願意』呢？」
女畫家把頭伏在我的肩上，她神秘地說：「那麼，我是接受了。」

我的心劇烈地跳動起來，我的情緒幾乎不能控制，但我仍然鎮靜地說：「這還是從你心裏說出來的真話嗎？呀！我不能相信，不能相信……」

我喃喃地自語着，血液已在在沸騰，女畫家的手捉住我的手搖着。
她說：「你還不了解我嗎——你還不了解我嗎？」

我戰慄着，渾身戰慄着，我覺得我自己有點憤懣，不太能够支持，我突然抱着女畫家的肩膀，向着她的頭髮，我模糊地說道：

「那麼，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女畫家輕輕地倒在我的懷裏，她細聲地說：「你說得對——你錯了……」

「怎麼？我又錯了嗎？」
「你應該說，『我們』，你不應該忘記了我」

我興奮得大笑起來，笑聲那樣响亮……
女畫家搖着我，她笑起來，問我：

「你發狂了嗎？」
我說：「是的，我發狂了，我應該發狂了……」
「但是……我明天要離開這裏了呢」，女畫

家黯然地提醒我。
我也黯然起來，我問她：「你不能再停留下去嗎？」

「母親在想念我——她病了……」女畫家的聲音有點啞啞。
「那麼我也很快就離開這兒，我要和你在一起」

我安慰她，同時也在鼓勵我自己，我繼續着說下去：

「我們要共同工作，開始我們的事業，我們要為一切不幸的人們服務」，
最後，——那是在很久之後，我又說：

「愛，我們要把我們的愛擴大到全人類；我們要記住屠格涅夫的話：愛，只有愛，才是人類生命的活力」。

短 簡

夜深了，一切都在靜睡之中，我搖着這支筆，要把滿腔心事向你告訴。

你也許正在旅途中的旅店裏，發着最甜蜜的旅人的夢；你也許還滯留在東江的木船上，而那隻木船正在淺淺的水流上艱辛而迂緩地爬行着，發出了

歎息一樣的啞啞的聲息；也許，你或者已經安然地回到了你那寧靜的林木蔥鬱的家園，正伴隨着你那病中的母親，向她老人家絮絮地談起了我這個陌生的親人。

但在這裡，自從你走後，我便落入了無比的寂寞之中……

我不再去散步，也不再去遊湖，我怕在那些地方勾起了更大的寂寞之思。

然而，在這個充滿了不幸和悲苦的社會裡，慘痛的事情却是這樣緊緊地咬着我的心。

前幾天，我從城樓上走下來，走過了那座你所熟悉的長橋，就會目擊到一場慘劇。我看到了一個中年的苦力工人正倒在一家商店的門階上，鮮紅的血不斷地從他的口腔裡流出來，染紅了他的胸肩，而

且流在地上，他睜開一對黯然無光的眼睛，彷彿還想依戀這個苦難的人間，然而他却早已斷了氣。我默然地正想走開，一個大腹便便的女人拖着一個五六歲的小孩子倉皇地奔過來了，她立刻倒在她丈夫的身上，揉着他，淒厲地號哭起來，那個無知的小孩子呢，睜着兩隻驚愕的大眼睛看着，不發一聲。我看那場慘劇，本來沉着的心就又更加沉重起來，我不是為那個死去了的工人悲哀，我是為那個大腹便便的不幸的女人而沉鬱，我想起了她今後茫然的生活，又想起了她那即將面世的孩子，唉，你看，這果真是如何的悲慘，如果你在這種，又一定要掉下同情的眼淚了。

但在前天，我又經歷了一宗充滿了血和淚的悲劇……

前天的黃昏，我正從橋那面回來，經過一家華麗的酒家門前的時候，一羣人正圍聚在那裡，人聲鼎沸之中，我聽到了皮鞭的拍打聲，又聽到了一個小女孩子哀憐求救的聲音，我從人叢中擠進去，便清楚地目擊到了一場殘酷無比的暴行。我看見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子被綁在一根木柱上，旁邊

一個碩壯的男子正在舉鞭力撻，皮鞭不住地飛揚着，發出了尖厲的聲音，那個可憐的女孩子號哭着，搖着她的頭，睜着她的眼，不屈地顫聲哀求，鮮紅

的血從她的額上流出來，掛落到衣衫上。我的心頓時顫抖起來了，我真的已經不能再行忍受，於是毫無猶豫地阻止了那個暴行的男子，我憤怒地質問他，知道不知道這是犯法的事。那個男子憤怒地

我，從頭上看到腳下，當他發現我穿着的整齊美好的服裝的時候，他突然軟化了，他大聲對我說：「這個小東西，她偷了我一隻雞」，於是動手解開了

她的縛，我對那個女孩子說：「你跟我走」，女孩子瞪着驚惶的眼睛看着我，一聲不响地跟我離開了那個地方。我把她帶到一個轉角的路口，然後停下

來問她：「你做什麼的？」

「賣菜」。

「你為什麼捉人家的雞？」
「女孩子哭泣起來。」
「因為……母親病了……」

「父親呢？」
「父親死了。」

「你家裡還有什麼人？」
「一個小弟弟。」

「幾歲？」
「兩歲。」

我沒有再問下去了，我可以憑想像把女孩子一家艱苦拚扎的情形理會出來，我不但了解那個可憐的女孩，而且深深地感動起來。女孩子無所措止地驚惶着，幾條血痕正在她乾枯瘦削的臉上，額角上的血也還不住地滲流下來。我從袋子裏掏出了一束鈔票，對女孩子說：「拿回去給你的母親快點回去。」女孩子還疑不決地望着我，她好像在更大的惶恐之中，我只好安慰她，讓她終搶着驚慌地走回去。

唉，就是這樣，你看，我怎能不聽，怎能不看，又怎能不沉痛起來呢？

我因此思索了很久，最後，我的意志已經極爲堅決了。我決定在這幾天內便要離開這個湖，我要趕程回去，我要和你在一起。呀，你看，在這個不幸和苦難已經籠罩了整個大地的時候，我們又怎能獨自旁觀呢？讓我們忠誠地爲一切不幸的人們服務吧。讓我們憑着一支筆去把被踐踏的人們的慘痛表達和申訴出來。人，總是人。即使困難重重，只要我們肯用無比的忍耐去仔細發掘，埋沒了人的性始終是要發現出來的。讓我們努力去喚回人性，讓我們努力去使一切不幸的人們能够互相團結，互相友愛吧。唉，你看，我們要走的道路是這樣的艱難，我們怎能不努力去趕路呢？

我寫下了這一切，我自然知道你都同意的，不是嗎？我彷彿又看到了你那美麗的微笑呢。你默然在點首，那正是你完全同意的慣常的習慣。

告別

我要走了！
我會在一個雲霞燦爛的黃昏裡悄悄地登上了這

個城樓，現在，我又要在同樣可愛的黃昏裡，悄悄地向這個城樓告別了。

我依戀地靠着大窗子坐下來。絢爛奪目的晚霞又在眼前，黛藍的飛鷺猶還是那麼一派的莊嚴靜謐，波光瀲灩的湖面上，正有着幾隻小划船在靜靜地划行着，孤獨地矗立在蘇堤一邊的泗聖塔，在晚霞的映照裏，照來真是愈加的蒼老和寂寞，它或許正在傷情地回憶着千百年來所經歷過的無限往事呢。在那迷迷漫漫地從湖面上和樹林裡昇起來的夜鶯聲裏，玄妙觀裏的鏗然的鐘聲也響起來了，偶然飄過來的帶點冷意的晚風裡，還傳送過來一陣陣木魚的鐺鐺之聲，那當然是準提禪院裡面做佛事的人們敲響起來的。

我默默地沉醉在黃昏裏的西湖景色之中，但是我的心事却如大海中起伏不定的浪潮。

我愛這個國家，而且這種愛情總是這麼的熱烈和拳誠，我會因爲這種熱愛的驅使，毫無留戀地離開了生長我的海島，孤獨地投歸到祖國的懷抱裡來，伶仃地到處浪游，我的目的是希望能在祖國的土壤上盡情奔馳，隨便吸一口舒暢自由的清新空氣。然而，在許多年以來，我開始發現我的熱望是受到創傷了。在連年的經歷和遭遇裡，在無數次的訪問和談話裡，我發現，這個爲我所熱烈地愛着的國家，竟是在如何的困難之中，生活在這個國家裏的子民們也正沉淪在痛苦的沉淵裏呻吟，掙扎和憤怒。於是，我明白了，爲什麼祖國的大地是這樣肥沃和富饒，但有無數的子民們却在飢餓和死亡的線上掙扎？爲什麼祖國的光輝那樣美麗和燦爛，但子民們却缺乏欣賞和陶醉的情緒？一句話，我完全明白了：當子民們還沉淪在痛苦的深淵裡的時候，這個國家一切都是徒然的。

在西湖周遭所看到的一切，不就是如此嗎？

因此，我要走了。我要和另外一個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繼續在祖國土地上的浪游和體會，我要努力使我們變成忠誠的呼喚者，從一個城市到一個城市，從一個農村到一個農村，從一個貧苦者之前

到一個貧苦者之前，坦率地去呼喚起人類的友愛和互助，使沉淪裡的人們能够藉彼此團聚的溫暖和力量去越出沉淵，而在陽光朗耀的祖國土地上真正正地挺起腰肢，做一個具有人性的人，在祖國肥沃的土地上播種和收穫，在祖國美麗的風光中陶醉。我確信我的理想是完全對的，我拾起行囊，又把它放在背上。

老僕人默默地走過來，他的眼睛裡充滿着沉鬱的神彩。

「李先生去了嗎？」他有點悽涼地問。

「是的，我去了。」

我把一束鈔票遞給他，於是，緩緩地步下了城樓。

（完）

歌：永久而永久

王直

我如今特別好沉思，好希望，好作夢影般的追求，就不管前面有叢叢的荆棘，會終止我的去路，我將不作什麼計較，不能遲緩這迅疾的步武！不能放下這生命的偵察，不能息滅我底熱情，當你，啊，你的面影掠過我清澈的記憶，那利我就忘却了一切危險，和最有可發生災禍，深深地我接受了你的語言：「坟墓不是一種威脅！」

坟墓不是一種威脅，我已預感到「暗淡的死亡」，所有悲哀的事物都不能化身向我，使我害怕，縱是天天日月，星辰，完全於一瞬間走離了軌道，縱是我們居處的地球預示了明天就要破碎！

縱使命運宣言註定了我沒有幸福，沒有自由，和我底沉思，希望，追求，都祇有最壞的結果，我都不作計較！呵，不能停息我這樣的步武，這顆心是你的——愛着，追求——永久而永久

歡迎

楊士衡

天才拂曉，鑼鑼的響聲又響了。兩天來，整個小城被這鑼聲鬧得不得樂乎。早晨打，晌午打，晚上打。假使是水族，這空氣是水的話，早就該攪成泥漿。為的是專員老爺將要出巡來了，縣長特傳鑼命老百姓準備歡迎事宜：放哨囉，修路囉，掃街囉，不准放家畜出街痢屎痢尿囉，每家要寫兩個「歡迎」大字貼門口囉，……事情比癩狗身上的跳蚤還多。

「鑼鑼……縣長命令，每家派一個壯丁，九點鐘，拿着歡迎旗，到中山堂去集合，準備歡迎專員，誰不到的要重重處罰啊！鑼鑼……」

今早傳鑼人的喉音也跟爛爛一樣，嘶啞得聽不清。

縣城居民大半務農，格外起的早，小孩子也起來了，聽見鑼聲，都跑出來看。有的跟着傳鑼人背後學着叫。大人們聽不清楚，怕受處罰，當鑼聲逼近門口時，也慌忙跑出來聽。

「倒霉的是我們城區人，真是『近官官打，近馬馬踢』！田乾裂了，偏偏要歡迎歡迎，鬧的沒工夫弄水，歡他媽媽的迎！」

一個赤着膊的老農夫，正和鄰人們在門口嘖嘖議論，埋怨。說完這幾句話，算作結束，匆匆走回家去了。

初秋天氣格外亢熱，才天亮，黃橙橙的陽光已掠過人家屋頂。這時家家戶戶進着縣長命令，各在門口貼着大幅紅紙，上寫「歡迎勞苦功高的梁專員」，門前破格的掃得乾淨。要不是天氣熱，倒十分像要過年節的樣子。

轉眼間九點鐘到了。但各人都有種習慣，不，寧可說是過去得到的教訓，覺得時間總得打點折扣。——九點鐘，那裡來得這早？不過這要說說騙人罷了。只憑看平日召集開什麼會便明白，沒有一次是對準時間的，誰照規定時間去的誰倒霉，連冷板凳也沒得坐的。以此，大家本着平日不守時間的習慣，慢吞吞吃過早飯，才懶懶持着紙旗，無精打采的向中山堂走去。

中山堂前面的廣場相當寬闊，儘可容納三兩千人。一向開大會，操兵，演戲，都在這里。廣場面前騎着一張大塘，塘中央一條大堤，把塘切成兩半個，很像作畫用的有格子的筆洗；堤近中山堂的一端兀立着一座開門，灰白的粉壁上用土朱寫上很多標語，頂端里外同樣大四個字，落款是「第X區專員梁X題」，也有碗來粗細遠就可望見。

大約將近十一點鐘，人才先後到齊了。縣府附府官員，各機關團體，各學校員生，鎮街民……約有千把兩千人。鬧哄哄像無蜂羣，紙旗在每個人手上抖動着。遠遠看去倒像很有朝氣，可是近看就不然了，恰如理想與事實的不符合那樣會使你失望。他們每個人臉上都露出冷漠的表情，眉梢擠成

八字，每一動作，都顯得那樣板滯沒絲毫活氣兒，彷彿神經麻木了的，就要送上刑場的死囚。

范縣長在人羣的一邊站着，對站在身邊的人口講指畫，似乎在指揮怎樣排隊。

過了一會，哨子開始亂七八噹噹着，各種各樣口令嘶啞喊着，足足鬧了半點鐘，才排好隊，浩浩蕩蕩走出開口，向郊外出發。這「歡迎」行列，步伐老是慢吞吞的沒勁兒，顯得歡迎並非出於己意，而是為勢所逼的。尤其是公教人員，不但不願意歡迎，假如可能，還想搗搗。因為這行伍出身的梁專員，是個暴戾到近乎瘋狂的怪物，綽號叫做「神經閻王」！閻王，是多麼可怕的傢伙啊！可是，真的閻王，其可怕處只表現在於鐵面無私，照着規定法律去執行處罰胡作胡為的小鬼，和無論怎樣大量鈔票都買不動他這一點上而已，規矩矩矩的小鬼是不必担怕的。至於閻王而發神經病，可就難說了，他的法律只有他自己肚裏的蛔虫才曉得。有罪的可能變無罪（甚至變成有功）；無罪的可能變有罪，憑他個人一時的高興來判斷。稍不愜意，便要打軍棍，撤職，再不然用種種惡毒手段來磨難。以此在他管轄下的各縣長係於他的淫威，把他當作凶神惡煞看待，用種種卑劣的獻媚手段去奉承他，博取他的歡心，藉以免除禍祟。貪污的縣長以及土豪劣紳，更多方設法表現他們的獻媚手段於每次他出巡的歡迎上面，甚至做到近乎諷刺的地步。每次奉到預告出巡的公文，便當作天大的事去張羅歡迎事宜，弄到雞犬不寧。有功的是官老爺及土豪劣紳，倒霉的是老百姓。

梁專員——神經閻王是最講究派頭的，凡事只求外表好看，內容倒不在乎，因此他治下的各地方，都勒令寫遍了作裝飾用、不兌現的標語，例如在什麼「嚴懲貪官污吏」咧，「剷除土豪劣紳」咧，「為人民解除痛苦」咧，……說的天花亂墜。然而老百姓的痛苦不但不能解除，反變本加厲的被貪官污吏和土豪劣紳壓榨得透不過氣來；所有老百姓面黃的房，逼令各用石灰粉飾過，即使將要倒塌的小茅屋，即使茅屋里的主人肚子乾癟了。他為了要到處題他的芳名，更異想天開，勒令凡縣城，集場，周圍都要建造幾座大開門，開門上的匾額一定是他題的字。這麼一來，的確把轄境外表上弄的煥然一新了。如果不是老百姓的生活日益困苦，劫案不斷的發生，倒可以自詡為「模範區」了。至於每次出巡，更要大大的排場，比那使劉邦和項羽嘆美不置的秦皇更威嚴：卡車，隨員，衛兵，機關槍，衝鋒槍……每到一處，那一處便要鬧的馬仰人翻，只說歡迎一事，就比大戶人家辦喜事還要麻煩，事前事

後，最少要鬧一個七，直到歡送完畢，才像把棺材抬出門。縣長當然更雙料麻煩，他是治喪的孤哀子，一切事情都由他張羅，而且還要摸荷包弄兩份豐美的筵席。但這倒不關事，只要討得梁專員的歡心，便「福自天申」，以後大可放心幹食污了。如果歡迎欠周到，那不用算命，毛病就多了。不久以前，當范縣長初到任時，梁專員曾來過一次，范縣長不諳他的脾性，並不出郭迎接，他一到縣，便即時命令范縣長在中山堂面前公路旁邊建一座關門，限一個月內成功。那時正值農忙，范縣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這兩件工程搪塞過去。但范縣長不識趣，竟擅自題了關門上的扁。過後梁專員出巡來時，望見關門上題了字，便皺起眉梢，指着對范縣長道：

「這關門方向不對了，歪過一邊，很難看，要拆去另造，對準中山堂，把馬路改一改，築在塘中央！」

他回到縣府，寫好一幅扁額留下。范縣長這才解悟改建關門的原因。好容易造了關門，又另翻造；挖了塘，又在塘裡築路，老百姓的血汗，代價原爲了供一人的題名！

他每次到縣，如果沒有旁的事情把時間排滿，就一定要縣長召集公教人員及老百姓聽訓話。一講就是大半天，話又非常冗贅，弄得聽者昏頭昏腦，但又不准有厭煩的神色。有一次，一個縣府科員聽得疲倦了，伸個懶腰，打個呵欠，被他一眼瞧見，於是要那科員到講壇旁邊罰站，怒冲冲呵斥了一頓，吩咐縣長馬上把他撤職。

又有一次，他帶來一束油印歌譜，這是他請人胡亂將些現成的西洋名曲硬生生填進些對自己歌功頌德的詞句。掌燈時份，他帶了一個隨員，兩名衛兵，攜了歌譜，到離縣府不遠的中心校去，叫校長在教室裏點起汽燈，召集所有十幾位教師來練習唱歌，首先，他訓了一通話，闡明音樂對於政治有着怎樣密切的關係後，才給大家介紹那位最擅長音樂的隨員登壇教唱歌。他在旁邊椅子上坐着看。那位隨員把歌譜分發了，便開始教唱，一句一句的教。幾遍之後，梁專員命令停止，要教師們一個一個輪流獨唱。內中有三個大概平日對於音樂欠研究，連發音也不正確，當輪到他們獨唱時，唧唧啞啞的唱不成腔調，衆人在肚里暗笑，梁專員却有點惱怒，用炯炯的目光注視着，指定不准坐下。衆人挨次唱畢，剩下他們三個站着。梁專員壓令衆人散去，專留下三個在講壇旁邊罰站，一面令隨員再教幾遍，三個教師嚇慌了，殷懾的捧着歌譜，越發唱不來，這可憐相反更觸怒了梁專員的真火，板起面孔，喝令齊齊跪下，拍着桌子一頓罵，限他們跪着唱到三更，明天再唱不來，就要打軍棍，怒冲冲帶隨員衛兵走了。那三個教師竟一似酥軟了的羔羊，排排跪着，不敢起來，一直到三更天。

他諸如此類怪誕的行爲是不勝枚舉的，弄得人人畏懼他，提起他，便毛

髮倒豎，那裏還願意歡迎呢。……

隊伍沿着公路走去，到離城約五六里遠近的一座土坡，縣長命領隊的發令停止前進，分兩隊列在公路兩旁候着。

土坡雖不算高，但從坡上望去，也有二十來里視程。公路像蛇般蜿蜒起伏直伸到遙遠的那邊以天空作背景的高坡。衆人焦急的翹望着，看有沒有黑點在那邊出現。他們並不是渴想着要一睹專員的豐采，而是想早一步結束他們的苦痛。

一個鐘頭過去了，兩個鐘頭過去了，然而沒有卡車的踪影，各人都站得腿酸脚麻，天氣又熱，滿頭滿身淌汗，於是倦怠使隊伍鬆散了，有的坐下，有的躺下，骨都着嘴，詛咒着，怨嘆着。

又過一刻鐘——雖然是一刻鐘，而人們却像過了一個夏天似的——才隱隱見汽車馬達聲，大家不由得爬起來，伸長頸子望。

「立——正！！」領隊的用盡生平氣力大喊一聲，於是大家急忙排好隊。這口令喊得過早一點，卡車卻沒有照料那麼快，還要經過幾次上坡落坡，才箭射似的駛近來。縣長把手中紙旗舉起，衆人也依樣書葫蘆舉起。登時，無數紙旗在空中亂抖，沙沙的聲音與車聲交織着。

車爬到坡頂停住，一個衛兵跳下車。

「縣長呢？」衛兵滿不在乎的向人堆中叫：「梁專員還沒來，還要就擱一下，你們等等吧！我們先進城去！」

衛兵不管有沒有人答應，轉身復跳上車，一直去了，遺下一陣滾滾的塵土和汽油味。於是衆人失望的將舉紙旗的手放下，轟然一聲鬆開，復又坐的坐，躺的躺，而且咒罵，嘆氣。

卡車一直向城駛去，進了前面是塘的新關門，拐個彎，穿過集場，十字街口橫阻着一座石牌坊。石牌坊已是很古舊的建築物，門洞太窄，車不能通過，只好停下來。車門一開，十幾名衛兵像螞蟻出洞般擁出來，雄赳赳的都背着衝鋒鎗，駁殼鎗。接着話聲喧嘩起來。

「這牌坊阻礙我們的車，每一次來，都停在這裡，怪不方便！我們要報告梁專員，下令縣長拆去！」一個衛兵惡狠狠的指着石牌坊對其他衛兵說。

「一百零一歲……」一個讀着上面浮刻的大字。

「我們現在就拆掉它，不必報告梁專員，要是趕得及，梁專員到了，車子能直開到縣府，豈不是顯得我們做事能幹？」另一個提議說。

「好嘛，我們就親自動手！」

「傻瓜！親自動手！要老百姓幹嗎？」

「老百姓還有幾個在家？」

「集亭里不是？還有的在家里頭！」

「他們沒有開工夫啊！……」

「管他有沒有開工夫！」

辯論了一會，結果決定拆。於是分頭去拉民工。所有集亭里買賣的，街上走路的，甚至在屋裡的人都像羊羣般驅來了。那些從屋中驅來的，還要順便帶來剝鋤槓桿繩索等工具。

另外有兩個衛兵，沿着東街走去，大概人們風聞衛兵拉人，都躲開了，一路沒個人影。忽然發見一所小學校，大踏步闖進去，看見靜悄悄鴉雀無聲的，便大聲喊道：

「喂，怎麼竟也沒一個呀？」

原來全校師生都搜數歡迎去了，連廚房工友也都送茶水去，只留下老傳達看門，還有兩位教師，身上不大舒服，沒有去，在內進住着。這時，天氣悶熱，傳達正在房中睡午覺，朦朧中聽見房門外有人喊叫，這老傳達平素脾性暴躁，便有點惱怒，在床上大聲恨恨的罵道：

「誰嘩啦嘩啦鬧什麼？」

「你的老子！」房門外也恨恨的應一聲。

「你媽的！」傳達怒冲冲爬起來，跑出去，却看見兩個雄糾糾穿着黃色軍服，戴鋼帽，背手槍的人，便矮了半截，剛才的盛怒不知嚇到那里去了，蒼白着臉，勉強堆上偽裝的笑，低聲下氣的說道：

「我估是……你兩位想找誰？」

「想找你！」一個衛兵氣還沒有消，用惡意的眼光瞪着他。

傳達楞住了。

「里頭有沒有人？」另一個衛兵問。

「都……都歡迎去了。」

「真的沒有一個了嗎？」

「還有兩位教師，身上不太舒適……」

「叫他們出來！」衛兵嚴厲而確定的命令。

傳達貼伏的遵命走進去。好一歇，和兩位教師出來了。

兩位教師跟着傳達走出來，看見兩個是軍人打扮，不覺詫異，便問道：

「你們兩位從那里來？找我們做什麼？」

「你兩個是教師嗎？」衛兵不回答，却反問。一面用輕蔑的眼光打量着

「是的，找我們有什麼事？」

兩個教師一面也研究對方是什麼人，看見他們襟章上的字，知道原來是專署的衛兵。又看見他們一臉驕橫神氣，他就斂了謙虛的神色。

「來來來，跟我們來！」衛兵擺出主人招喚奴僕的模樣。

「到那裡去？」兩個教師更加詫異。

「拆石牌坊去，專員的車子要進縣府啦！」

「拆石牌坊？那不關我們的事，我們有病，不能去！」一個教師回答。

「有病？哼，」一個較兇的衛兵冷冷的說，鼓起刻薄的三角眼：「病老子也要你去走走，做做苦工，包管好了！」

「你們奉誰的命令叫我們去拆牌坊？」仍舊是那位教師問。

「奉誰的命令？奉專員的命令！專員的命令，就是縣長也得去，不講你這兩個小學教師！你們去便去，不去時，老子把索子綁了去！」衛兵竟向腰帶解索子。

兩個教師被嚇倒了，看見這情勢，知道無法違抗，只好哭喪着臉，跟他們去。

傳達在一邊呆呆的站着，一個衛兵轉過身來，看見他不動，便惡狠狠罵道：

「喂，你這老傢伙還站着想死嗎？」

傳達以為不要他去，因為年老，况且又是校長交代看管學校。現在被衛兵一喝，嚇的臉無人色，忙抖戰着申說：

「我——我——校長交代我看學校……」

「走走！誰把你的學校扛去？難道校長的命令比專員大嗎？」

傳達也只只得扣好房門，馴順的跟着去了。

石牌坊底下已經聚滿了人，正商量怎樣動手拆；衛兵們氣虎虎催逼着要快。大家正束手無策。後來還是一個老頭子想辦法，去請來一個泥水匠，搬來很多工具，設法搭起木架，地上鋪好茅草，然後着幾個手脚靈活的攀上去，把石子一塊一塊攔落來。衛兵們有的拿鎗，有的拿鞭子，看着那些停歇着或動作遲慢的便打。

那兩個衛兵，對於剛才兩個教師的說話，很有點懷恨，由其那較兇的一個，好像有什麼夙仇似的，想找機會洩洩恨，於是一步不離的監視着他們。當石塊紛紛攔落時，人們正合力將石塊扛到路旁空闊處安放，衛兵即指定他們扛一塊約近兩百斤的石頭，他們試搖一搖，那塊動得！於是要求衛兵多派幾個人幫助，即刻，衛兵用鞭子直指到教師的鼻端，罵道：

「你兩個是飯桶嗎？一塊石頭扛不動？你媽的！」

「這麼一塊大石頭，兩個人怎麼扛得動？來扛給我看看！」

「我要你來扛，怎麼倒支使我？」

衛兵在那發話的教師背脊上賞了一鞭。

「你怎麼便打人？」被打的教師忍不住了，劈手奪過鞭子，遠遠的拋開

去。「你受老子管！老子硬打你！」衛兵沒了鞭子，便用手槍向那教師後腦袋敲過去。登時，頭顱敲破，鮮血從創口噴射出來，滴到衣領上，滴到泥地上，人也暈倒了。

另一個教師忙扶着傷者，一面呼救。那衛兵性起，又照樣向呼救的教師頭頂敲過去，教師忙撒開手，按住痛處，已是濕淋淋的一手血汗，心上一慌，也發了軟，躺下來。

「你媽媽的看你裝死！」衛兵還氣虎虎的指着罵：

忽然，人羣像蜂窩着了什麼東西一搗似的轟亂起來，憤怒的撒掉工具，有的呼嘯怒罵，有的跑來救護，却沒有藥，只好把熱煙塞住傷口，也有的怕事，趁亂溜跑，於是衛兵們到處堵攔着，架起鎗來恫嚇。

「不准走！」衛兵們呼叫着，「誰走的就是造反，先開鎗打死他！」人雖比衛兵多，但都像一羣羔羊，那裏抗得過十幾隻虎狼，只溜掉幾個，其餘的終被鎮壓住了，仍舊繼續工作。衛兵又命令衆人把傷者扛過一邊。

不多時，遠遠從東街頭奔來了兩個老婦人，蒼白的臉上掛着淚。原來是兩個傷者的母親，不知誰給送的信，却一道兒奔來，看見自己的兒子躺在地上呻吟着，滿頭滿臉的血，那裏還像個人，以為活不成了，更噙着似的大哭起來，一邊咒罵着。衛兵們不理睬，由他們罵。

老傅達剛才看見衛兵行兇，怕他們懷恨，不敢上前救護，現在那行兇的衛兵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才走來看看兩個躺在地上的教師，一面勸兩個母親道：

「傷很重了，儘哭着有甚用？還不快去找藥敷，抬回家去！」兩個母親聽了這話，也醒悟的止住哭，到衛生院去找藥，衛生院的人統統歡迎去了。只得又商量去找土藥。

石牌坊的事，早轟動了全城，人們正在街頭聚着談論。忽看見兩個傷者的母親走來，便都攔住探問。衆人勸她們：且不要去找藥，更不應該抬回家去，難道白白被打傷了？就罷休！如今專員快來了，你們到石牌坊去候着，專員一到，就在那裏攔馬告狀！兩個母親想着有理，於是不去找藥了，又跑回石牌坊，看見牌坊已經拆平，所有石塊都已搬開，人也全數散盡，停在路口的汽也不見了。只留下兩個受傷的兒子，却不知誰給蓋上兩頂笠帽，直挺挺的躺着，很像兩具尸首。母親們嚇慌了，及揭起帽子，看見還映眼睛，才放下心。問他們痛的怎樣，他們只呻吟着嚷渴。一個母親正想回家拿茶水，忽聽見緊密的鞭響聲，還夾雜着汽車聲，知道是專員車到了，忙揭去兒子臉上的笠帽露出滿是血污的臉面。看看汽車近了，就跪着在路旁哭。

車上坐着梁專員和范縣長（范縣長是在迎候的地方上車的），還有兩位

隨員和兩名衛兵。車開得很慢，大概是依照着歡迎行列的速度，縣長從車窗裡望見石牌坊拆掉，暗暗驚奇，及至看見路旁跪着兩個老婦，背後還纏着兩個血淋淋的尸首，不由得心頭突突的跳，不知發生了什麼天大禍事，臉色蒼白起來。自付，這石牌坊一定是衛兵們老百姓拆的，許是石塊壓傷了人，但為甚麼又有兩個老婦人跪着呢？……梁專員和隨員也怔怔的望着。

「這是甚麼回事呀？」梁專員皺起眉尖。
汽車在驚訝聲中駛過去。尾着的行列，人人也詫異的望，脚步更放得慢，滿載着疑團的汽車直開到縣府頭門停下來；等了大半天十分疲乏的行列，也直送到縣府門口才散開。

梁專員下了車，叫范縣長即刻派人去調查街上發生的究竟是什麼事，憤的沒好氣。范縣長捏把汗，派一個科長去了，然後恭恭敬敬的分別引梁專員及兩個隨員進兩間特為設備的房子去休息。這時衛兵們也紛紛集來，輪流守着專員房門口及縣府的頭門。范縣長看掛鐘時，已兩點一刻，便忙着去關照廚房整治豐美的晚餐。一個隨員趁縣長轉身，悄悄遞給梁專員一張字紙，梁專員看了，蹙着眉，揣在衣袋里。

隨員退了出去。范縣長又進來親手倒茶遞烟，看見梁專員滿臉怒容，不敢擅離，默默的陪侍着。自己十分掛慮着石牌坊的事，但在廚房門口聽到勤務兵簡畧的報告，知道不過是兩個民工和衛兵起小衝突，兩個民工是學校的教師，被打傷了，並未弄出人命案，心上已自輕鬆了一半。

正在不知找尋甚麼話來奉承的時候，去調查的科長回來了，把事件發生的經過報告了一遍。梁專員臉色便更緊張起來，把煙頭恨恨的摔在地上：

「范縣長！你快傳鎮長和警事地點的那條街街長，還有衛生院長，叫他們火速來！」

范縣長領命去照辦了，仍舊進來奉陪。

「本縣的鄉鎮長都是民選了嗎？」

過了一會，梁專員抽第二支煙時，臉上怒容稍斂了些，向范縣長問道。
「是的，去年九月開始民選的。」范縣長必恭必敬的回答，望着梁專員的日本式鬚髯。

「辦事如何？有點魄力嗎？」

「大半很平庸，不過是民選，也無法怎樣……」

「民選便怎樣？我們根本要有魄力，有才幹的人。沒有魄力才幹，怎能替政府辦事呢？民主民主，一句話說穿，不過是說說好聽。你想，如果這樣民主，還有誰願意當兵上戰場？叫我們抽了抽誰去？沒有兵打仗，裁亂會成功嗎？我告訴你，此後凡發現庸懦無能，樣樣要討老百姓好的，都乾乾淨脆的滾蛋，另找有才幹的接任，不管他民選也好，官選也好！」梁專員語音爽

朗而果斷。說完話，眼光灼灼的望着范縣長又把頭一歪，特別顯出有勇氣，有橫勁。

「雖說是民選，」范縣長陪着笑臉說，「其實並不是真出於民意。一縣的人，大半毫無智識，對於選舉都由少數人操縱，有的受威嚇，有的受利誘，那里知道那一個有才幹，能替政府辦事的？就如城區的模範鎮，鎮長就是最庸懦無能的人。上次挖的塘，起初三令五申，催促快征集民工，而他却儘管推說農忙農忙，無法征集，這成個什麼體統……」

「你怎麼由他說？須知基層幹部是專替政府辦事的，並不是替老百姓辦事。老百姓一樣不懂，非採取強硬手段對付不可。否則一百年也不會成功！老實說，如果老百姓個個都懂了，還要我們這些人來做官幹嗎？」

「是是，後來就不由他說，限他十天內辦妥，否則要嚴重處分。」

「對了，這才是辦法！」梁專員凶煞似的臉上有點得意的笑紋了。大約又一支煙光景，被傳的人到齊了，在客廳候着。梁專員得了報告，便從房門出來，板起面孔，也不望誰的臉，在長方形桌子首端的藤椅上坐下。

這可說是客廳又可說是臨時辦事處就在房門外間，陳設很簡單：一張長方形像乒乓球檯的大桌子，上面放着幾張報紙；桌子首端一張藤椅，兩旁是特製和桌子等長的條凳。客廳兩旁共有四間房子，都是高級職員住的，現在暫騰出右邊兩間讓梁專員和他的隨員做上榻的房子。

鎮長、街長、衛生院長，像三隻排在電綫上的燕子，在右邊條凳上坐着。正各自猜疑不定，看見梁專員走出來，便都立起。梁專員並不望一望他們，在藤椅上坐落之後，大聲喊道：「衛兵！」

站在房門口的兩個衛兵應聲趕來，在身旁站着。

「拿軍棍和繩子來！」

衛兵向停在門口的卡車跑去。頃刻，拿來了軍棍和繩子，擲在地下。三個人看見這形勢，不知從什麼地方飛來了橫禍，臉色變得紙樣白。因為人人知道神經閻王的厲害，瘋性一發，什麼理由都不講的。過去不知有多少屬員和老百姓冤死在他手上了。但他們自省並沒有什麼過失——至少，沒有至於被綁被打的過失。然而已嚇的發昏，不敢仰視。

突然，霹靂一聲喊道：「都綁起來！」

衛兵是深諳主人的脾性的，這第一句不過是作威嚇用，只消乾磨着虛張聲勢就夠了。

「你們不知道自己所犯的罪？」

三個低着頭不敢出氣，只竭力搜索着自己究竟犯什麼罪。

「不知道不知道！你們都是嗑子嗎？」緊接着桌子砰的一聲响。

「我想不到犯什麼罪。」這是衛生院長比較有胆量，回答了一句。鎮長和街長已嚇的屁滾尿流，那里還說得出話。他們平日怕縣長已就怕够了，現在碰着這比縣長又高一級的大官，又看見這般派勢，簡直小鬼見閻王，已經軟做一堆。

「那個是鎮長！」

「是我……」鎮長從喉嚨里壓出聲音，早又給衝激的氣噎住了。

「街長呢？」

「是——是……」

「你就是衛生院長嗎？」梁專員又轉向衛生院長。

「是。」

「你們明白自己的職守嗎？為什麼石牌坊事情發生的時候，鎮街長也不過問的？後來打傷了人，衛生院長也不救護的？」

「這原是我们的職責，但一早便去迎接專員，以致事情發生時，來不及救護。剛才回來，聽見這消息，已派人把傷者抬往衛生院救治了。」衛生院長知道原來為這件事，心上已覺懸寬，不似先前慌張。

梁專員聽了這話，想一想，才恍然大悟：原來他們統統去歡迎我，剛才粗心了一點，沒有想到這一層。既然這樣，倒可以原宥的。——他一向最高興人家歡迎他，和說他「勞苦功高」一類奉承話——但他生性剛愎，最要強好勝，在人面前死也不肯認半點兒錯。每做錯了事，寧願直錯到底。現在，他怕失了威風，不願遽爾變換緩和的神色，還是用勁的繼續着剛才的態度，鼓起眼睛，厲聲問道：

「你說已經抬往衛生院，那麼診察過了沒有？」

「已經診察過的。」

「那麼，你把傷勢報告出來，等下我親自去看，如果不對，我要治你欺誑之罪的！」梁專員炯炯的雙睛針視着衛生院長。

「兩個傷的都是頭部，一個頂皮被敲破，一個枕骨處破了洞，傷勢較重，血也流得……」

「范縣長！范縣長！」梁專員不等衛生院長說完，便轉過頭去一連連聲叫。

范縣長躲在房里，希望梁專員忘掉他，連咳嗽也不敢大聲，像躲避獵人的兔子似的尖着耳朵。忽聽一聲連聲呼喚，慌忙走出來，躬身站着。

「你坐着，」梁專員指着左邊的條凳，「剛才發生的事，我早就知道其中緣故，你大概不知道，所以……我現在要當着你面前判決這件事。」

范縣長在左邊條凳坐下。梁專員轉向右邊站着的三個人，繼續說：

（轉接 101 頁）

翁院長

陳琳

民國三十年七月八日，日本鬼子以十二萬兵力和一百架飛機在長沙第二次打敗仗的時候，翁先生正在X師做司藥，師長是自己的表兄，不管翁先生的學識低到什麼程度，表兄並不關心，他所希望的是打起仗來翁先生會替他搬家奔逃，和發了國難財的時候翁先生會替他保管，有沒有學問，懂不懂司藥，這些都不成問題，而表兄所要求的也不是爲了這些。

翁司藥中等身材，四十多年紀，一口黑牙齒，獠牙鼠目，嘴很長，心眼也多，他很熱心研究醫學，而且也深信改良醫藥是最要緊的，可是他始終研究不出成績，連藥名也分不清楚，世界上除了女人和錢外，好像沒有一件他認爲可愛的東西，一個可以做朋友的人，他只看他自己好，而人人事事沒有一件會使他順眼，他生平有二件大嗜好，一是女人，一是金錢，此外他還有一個大志願，那就是轟轟烈烈地做點對別人有益的事，既不用他人的血汗來建築自己的地位，也不鑼鼓喧天，殺人流血。

可是每次看見錢或是女人，他的志願又收回去了，他是一個沒有生命的火與熱血的人，只要活着就是盡了責任，他的真正人生哲學，便是吃得好，穿得漂亮，錢多，有女人玩，已滿足了人生的慾望，所謂志願也者，不外是一個好聽的名詞，他利用這名詞，不過用來掩飾自己一切的罪惡吧了。

三十三年，敵人攻陷了衡陽。湘桂緊急，X師奉命保衛大桂林，像破竹一樣，不幾天，已破壞的黃沙河被敵人渡過，這時候X部自撤至湘桂線，轉入市區，按部就班地破老百姓的店戶，直至北火車站响了吊炮，翁先生才不慌不忙由軍用專車搬回國難財上貴州，就在這兵慌馬亂的時候，在獨山大火中，他拾了一位桂林姑娘，這位姑娘是逃難與父母分散的，她有着廣西少女的天真與坦白，和翁先生同居之後，她愛他丈夫的心有如一顆燈光，只管發亮而不索報酬，部隊里的同事們都稱讚翁先生的幸運，又感嘆這位年青的少女，生命尚未開花，以後還有更多美麗的日子，爲什麼願嫁給這位連自己的名字也寫不好的翁司藥呢？他們除了爲她可惜外，又擔心着翁司藥會滿足了肉慾之後把她丟掉，翁司藥在部隊裡，是玩弄女性有名的，因此，大家都爲她擔憂。

衡陽失後，不勝十三天時間敵人不要多大氣力已攻入了堅如鐵桶的大廣西，一場夢，桂林城就換了主人——讓自己的同胞在被敵人屠殺。

X師長在那時沒有和敵人打過仗，隊伍與敵人在賽跑，敵人攻到桂林又攻柳州，X師又由柳州逃到河池，敵人攻到河池，X師又到南丹，一直在那裡拉鋸戰。堅持了一年，原子彈迫令敵人投降，X師長又隨同新一軍到廣州來接收，真萬幸，翁司藥沒丟掉那桂林姑娘，相反地，他愛她，又帶她同利

廣州來。

到廣州，表兄劫收了一座洋房子——不管是誰的，封條貼上去，就變成自己的了。又劫收了二輛汽車，六個台變司機，硬說他們是漢奸，迫他們把汽車駛到衡陽，由衡陽運貨物去桂林，又由桂林運客貨到衡陽，六個司機沒有薪水，只給飯吃，一來二去的貨運，又在桂林桂北路建築了一間洋樓。

接收半年後，X師奉國防部改編爲十X師，隊伍調海南島剿匪，X師長因財多身弱，把隊伍交由副師長領到海南島去，自己則留在廣州閒住，他留着翁司藥在一起，一方面準作衛士，又好保護財產，來往湘桂那二輛汽車則交由第五太太的弟弟押運。

三十六年，省府X處處長換人，新任處長是X師長的老同學，翁司藥問得太久了，想做點事，X師長也已安定了一切，放心由翁司藥去做事，他請X處長幫忙，把表弟委派下縣工作，處長即派翁司藥到X縣衛生院做院長，翁司藥自知自己的學問，無力勝任，但處長與表兄極力爲他打氣，鼓勵他又告訴他衛生院不過是一塊空招牌而已，城裡有藥房，患病的人絕不會到衛生院來診病的，衛生院有的是大批救濟藥品，有二十幾個職工，隨便找幾個人去包辦足夠了，餘外的空額，藥物，任從報銷。這機會是多麼難得？……於是，三十六年十月中，翁司藥帶同妻子妻舅一同上任。

第二天，城裡的街頭巷尾都貼有這樣的一張佈告：

X縣衛生院通告

本院新到大批藥品，以救濟本縣正式貧窮百姓，以後凡有患者，一律免費贈診施藥。

美國劍橋大學醫科畢業 院長翁由中

這一張佈告，惹得許多老百姓都吐舌頭，不是害怕，而是快慰，在這樣偏僻的地方，能有這樣破天荒的院長出現，而且又是免費贈醫，誰不快樂，誰不驚奇，誰怕病起來沒錢醫呢？

第二天，到院去看病的窮人十分擁擠，但，院方說他們都不是正式貧民，除診病免費外，注射葡萄糖每枝七元，其他各種藥物一開就五元，帶幣以上，比市面貴三分之一倍。生意熱鬧不到第二天，此後老百姓連衛生院的招牌望也不敢望。他們都說：「在衛生院的心目中本縣沒有一個貧民了，」在這裡老百姓對政府失去了信心，凡是機關的虎頭牌都怕了，最後連衛生院這塊招牌，也完全失去了信用。

相反地，翁院長並不怕沒有生意，他每天照樣把掛號簿填上幾百人名，到某處去報銷藥品，到縣府去報告成績，縣府的人事室主任是十分精明的，知道翁院長大括其龍，二十一位職工，翁院長只用六人，自己兼醫師，另請一位醫師，他的太太做司藥兼護士，妻舅做會計兼辦事員，另用二位女護士兼工役，餘的空額都裝在自己的荷包裡，X主任他馬上响了第一砲，要翁院長熟性空額二名，翁院長倚X處長的力量，回答X主任的只是搖頭，一千個不肯，後來人事主任下了一張公文，要他繳二十一人名冊及職員證件，否則通知會計出納處不發薪。在不怕官只怕管的威脅下，翁院長一時沒有辦法，不得不低頭談和，每月熟性空額二名給人事主任安家。

城裡有一家報館，該報社長也探悉了翁院長的祕密，先寫了一篇稿嚇嚇院長，院長看到「毫無能力，假公濟私，熟性人事主任。」這幾句話，嚇出了一身冷汗，連忙送上港幣一百元，酒二枝，臘鴨一對，並要求X社長協助一切，報上請留點人情，X社長辦報也是為了敲竹槓的，他笑了笑，把禮放下，算是合作。

衛生院有二位女護士，年長的長得漂亮，翁院長是喜歡女人的，他看了年長的那一位，盡量討好，送這又送那。這位小姐是不重物質的，翁院長任何利誘，完全不會感動，他又急要吃下天鵝肉，把大衣，口紅，皮袋都送給她，希望先來個毛手毛腳，但她還是一樣無動於中，翁院長不但無機可乘，又恐怕再下去對自己的名譽與地位是會動搖的，馬上改變了口氣，說他送給她的禮物是空額剩下的錢，大家應該平分，撫心自問，絕沒有其他企圖，他硬她收下，否則他情願連院長也不幹了，迫得這位小姐沒有辦法，把東西收了一半，他才心花怒放。

時間越長他的故事越多。
半個月後，她哭哭鬧鬧離開了衛生院，原來翁院長實習了日本人強姦的把戲，把她灌醉污辱了。

X小姐走後一個月，這場艷史外間沒有什麼反應，X小姐也沒有與他大起交涉，他知道已經是大事化小了，於是自己又想出一個辦法，到廣州登報招考女護士，條件說得十分優越，待遇好，吃宿俱備，每月除了薪發給外，尚有紅利……等等，在人浮於事的穗市，當報紙刊出的第二天，來投考的共二百多人，他不考常識，不考經驗，也不用作長篇大論的作文，他唯一的條件是選美的，他選出一位最年輕又最漂亮的小姐，算是考取了。衛生院連一個病人也沒有，這位小姐來接事後，每天是忙着和翁院長拍拖，上茶樓，逛大街，出雙入對，有如他自己心愛的妻子。

太太早就知道丈夫的行為，幾年來她眼見他玩弄了不知多少女人，拋掉了一個又一個，她的肩頭是最賣力的，每次丈夫問她會不會難過，慘笑的搖

頭是她的回答，從小她就聽祖母說過，「人生一世，好比一場戲」。由此，她也把自己的一切像演戲般由它過去，而事實上，翁院長的放縱行為，她是不能夠干涉的，她知道自己的危機，稍一多管事，又準會再過着流浪的日子，人生原是一場夢啊，凡事何必太認真，她已把一切付之命運了。

又二個月後，這一位考來的小姐，流着眼淚走了。
第二個女護士走後，一來二去的，城裡的「長」X官們都識穿了翁院長的底細，第二個來探新聞的是報社採訪部主任，翁院長知道事機不妙，忙送給他一個座鐘，請他幫忙，不要發表在報上，第二個來敲竹槓的是民政科長，他又送給他二隻臘鴨，縣老爺，秘書，參議長，各送港幣壹百。錢是神仙，有了錢，翁院長的罪惡在X縣的報上，採訪主任替他刊登一個星期廣告歌頌他是「仁心濟世」。兼之翁院長自己掛上一塊匾「藥到春回」四個字高掛在壁上，他儼然變了一個救世善人！

過了一個時候，翁院長在合和酒樓看中了茶花阿卿，要阿卿去做護士，待遇比茶樓優厚，除伙食外，月給港幣二百元，合同訂明三個月滿期，中途免得賠償三個月費用。阿卿自然是樂意的，有這樣的機會，不但是比茶樓清閒，而且也免受許多客人的氣，又何況做護士比做茶花高貴得多。

X城是破落的，日本摧毀後，一直沒有新的建設，換了幾任縣老爺，連縣府的辦公廳也沒有，參議會設在城裡的大衙一間會館，有名無實，參議員有的做過縣立中學的什役，做事畏頭畏尾，每一任的縣老爺，除了扒錢外一點公事全免辦，征兵，征糧，苛捐什稅！這裡却比任何地方來得緊，大家是來撈的，何必自食其果呢？所以翁院長的一切犯法行為，連縣裏的方法院也不敢干涉，說實話，法院長還不是一樣祇撈油水不理公道事的，並且他的姨太太年紀才十六歲，以法律論，和未成年女子結婚不也是犯罪麼？有了這些畸形的條件，造成翁院長的色胆包天，敢幹敢為。

昨天，衛生院熱鬧到了深夜，原來是翁院長蒞任一週年，除了舉行一個隆重的儀式外，城裡凡是「長」字以上的官都被請來飲酒，翁院長自己忙得不亦樂乎，太太和護士阿卿也忙着陪客人開玩笑，翁院長與大家誇張太太的學問和經驗，說她是梅縣人，梅州高中畢業，抗戰勝利初又在桂林青年日報做記者，院長太太因為她根本未做過這些事，也不是梅縣人，其他的當然是假的了，然而為了丈夫的面子，她也得啼笑皆非，不住地點首。

酒席飲到夜半，聽說是盡歡而散的，阿卿穿的旗袍的胸部，被他們摸上一個大黑印，大家乘酒興，連院長太太幾乎也被非禮，對於這翁院長歡迎的，他希望他們抬高一下貴手，以後便可藉口任所欲為了。
第二天，大家替翁院長一打算盤，三拾酒起碼港幣六百元，要十六個空額才補得上，翁院長這一次是最大方，因有了阿卿消魂蕩魄，幾百塊錢他認為算不得什麼一回事。
脫稿於港汕輪上

遭遇

晨歌

李三疤子把一小疊鈔票交代給賭徒們之後，帶着一身懊怒與疲倦走出賭場，這時已將近三更天了。

看看褲袋裡還有兩毛錢的遺產，便索性到張家酒庄裡喝了幾兩高粱酒，覺得甚麼也滿足了；而原先那身疲憊也似乎被這些才灌下肚的液汁逐走；全身飄飄然的說不出的輕快。

於是便吆喝着他的兒子癩痢頭打好燈籠，走出了酒莊。

他們走到了市口，那兒擺着燒餅攤，李三疤子撈了撈，把脚步停下。他想，自己灌飽了肚子兒子却瞪着眼睛餓了好半夜，良心上未免過不去，又把剩下的一毛錢狠狠地向攤上一扔，一手抓了兩個熱烘烘的燒餅，惡惡地向兒子瞥了一眼：「拿去，狗東西！」

兒子嚇了一跳，手中的小紅燈籠晃了幾晃。他用驚懼的眼光望了他老子幾眼，才接過他手裡那兩個燒餅。於是兩個人又慢慢地走出市口，沿着回莊子的那條崎嶇的小路走着。

一片臭水溝裡的泥漿似的，黑墨墨的夜色灌進了整個大地，溶化了一切，鑿空了一切……

夜空濼濼得使人看見了就要發抖……狂飈以急速而粗野的脚步掃過山林與原野，夾着乾硬的砂石，又驟突而驟張地像鐵片一樣的削過他們的臉孔。

「好冷呀，你奶奶的……」李三疤子打了一個寒噤，被風打了個踉蹌，差點兒沒被摔倒地上。

癩痢頭嘴巴死命的啃着燒餅。手裏的燈籠內的紅燭，被大風刮得搖搖欲滅，可是他還巴里波里的追趕着他的爹。

這是十月天。月亮在濃黑的雲層吐出一小片愁慘慘的蒼白的光；哭喪着半個臉孔拼命的要掙扎出烏黑的雲堆。天邊那幾顆眨着冷眼的星星，抖呀抖的像要隕落……

可是風還不停止它毀滅大地的工作，而且越刮越近乎無廉耻。它飛揚跋扈地舞弄着那暗沌沌的天體裏的墨黑的雲朵，雲朵如洪荒時代的恐龍憤怒的奔騰着，如喧囂的怒瀾瘋狂地跳躍着，如歡忻而輕快的春潮從四面八方泛濺着……它以鬱怒，以悲哀，以迅疾而廣大的軀體淹沒整個世界。

遙遠的羣山裹着濃雲的外套，模糊得只隱見一些輪廓，朔風像魔鬼的巨掌般搖撼着它們，發出了絕望的嚙噬。

四周的田野不安的躺着，收割後的枯乾的稻麥根莖，被暴風摧殘得瑟縮顫抖，顯得這樣軟弱可憐。

鬼火在遠遠的一簇小榆樹和雜亂的荒草後閃着悽愴的黃光，一陣風鏗落古墓上叢生的灌木葉，迸裂出嘶沙嘶沙的嗚咽，幾隻夜鴉在禿的枝極上呼出聲聲哀泣，這混合的哀音，使人聽了要毛骨悚然。

「你媽媽的，俺今晚要碰見閻王！」酒氣一陣陣向腦袋直湧，太陽穴熱辣辣的在發漲，腮巴子琥珀的鮮紅。全身發燙，像躺在火坑那樣悶熱。於是他解開那件灰色棉衣的鈕扣，露出胸膛，讓冷風把他全身的熱氣吹走。

細小的砂石，矮小的榆樹，荆棘，在道邊盤虬着。癩痢頭餓得發昏，光顧着喫燒餅，眼睛被風砂吹得細眯着一道縫；兩腿冷得不斷地哆嗦。驀地腿脛被甚麼東西絆了一下，「叭噠」一聲跌倒地上：「波」的掠過一陣風，把燈籠吹熄了。

「瞎了眼嗎？」李三疤子惡狠狠地罵，「是……那……塊……石……」話還沒說完，李三疤子禿的在他那結滿瘡疤的小腦袋上敲了一個骨栗子，兒子沒有哭，低下頭拾回那個滾倒在田壩上的燈籠，又跟着他老子走。

連日的大風把原野的濕氣吹乾，泥地硬幫幫的像一塊生銅，他們沉重的脚步踏出逼駭逼駭的聲響，近處的狗兇暴地吠起來：

「Wo……Wo……」淒厲的狗聲愈吠愈宏亮。

「呸你的娘！」李三疤子忿忿地揚了揚濃黑的眉毛，像和誰吵罵似的回咒了一句，忽然又若有所思的把手伸進褲袋裏。

「呵……糟糕……」袋子是空洞洞的，他嚇了一跳。酒却化做冷汗，從額角裏傾瀉黃豆般滴下。

在村子裡李三疤子這個名兒誰也聽得爛熟了。這傢伙窮得連半畝子田也沒有！一間自己搭造的草棚子，幾柄鏽鏽刀，一張滿是補巴和窟窿的破棉被……還有一個滿臉菜色的女人，一個瘦得癆病鬼似的兒子——癩痢頭，這可以說是他全部的財產。

他是一個割稻客。憑着自己一副結實的身軀，在秋收的時候，被地主們請去割稻，那時候他手頭可就鬆啦！可是還不是左手接了顧主們的酬勞費右手又送進了賭場。

這東西平時在這家刷地板，那家搬搬桌子，兩餐飯便弄到口，有時主人打賞點錢幾兩燒酒便有了着落。酒裝進了肚，野性發作起來，看見溪頭澆衣的太婆順便在她身上撒點野，有誰不小心地碰了他一下胳膊就要藉故打起架來……回到家裏覺得無味又把老婆打一頓，玩玩也沒要緊。

近來他又犯起偷東西的毛病來了，先是鄰家失去了一隻正在下蛋的母雞，第二天才發現他棚子裡有啃剩的雞骨……又到人家的菜園裡拔蘿蔔，挖落花生……這些小案件接二連三地被人發現了，但誰也懼怕他三分，沒奈何。

現在誰也討厭他了。地主們也不再邀請他去割稻，他更貧窮了。今天不知他的老婆從那裏弄來了一疊小鈔票，吝嗇地交到他丈夫手裡，再三叮嚀：「不要去賭錢呀，這兒可換來五十斤米呀！」

「得哩，得哩！」他把鈔票一股腦兒塞進袋子裡，便帶着他的兒子走進市裡去。

然而，錢終於又花到賭台上去。

「沙……沙……沙……」

一陣黑砂有鬼屏着似的直擦過李三疤子的臉，幾乎連眼睛也打瞎了，他趕忙用手遮着，可是，天空裡漸漸又飄下雨點。

他大步大步地走着，雖然沒有一星的燈火來照引他夜行，但這條路他已走得爛熟了，那裏有一塊石子，那裏有一根荆棘，那裏是土坡，那裏是低窪，他像背誦書本一樣絲毫沒有錯漏的唸得出來。

「慢點走呀……爹……爹……」癩痢頭高聲的驚叫着，臉上有好幾處被砂石打得淌出鮮血，喉嚨被風囉囉的灌着，鼻子裡冒出汗陣陣喘聲，腿子僵得硬得似乎挪不動了。眼水模糊了他的視線，在這一刻那，他只瞧見前面有一個粗大的，如同幽靈似的黑影急連的閃動着……奔馳着……

一道藍色的，美麗的電光劃過遠遠的天際。

「嘩……嘩……」巨大的雷響震動了四周的田野。

大雨點萬馬奔騰地，乘着寒風凌亂地在黑漆的高空翻飛，狂舞。每條粗大的雨線射落地上立刻濺裂成銅錢的一塊濕漬。電，雷，風，雨，在空際裡互相呼應……

白楊樹們抖擻了最後一次的闊葉悲哀地被篩落下地。星兒和月亮也不知躲到那兒去了。

兩個黑點倉促而蹣跚的在層層長長的黯夜裏，在重重紗幔的雨海裏，鼻着滾動着，進行着……

雨水把他們的衣服澆得濕淋淋的緊貼着背部，蒸發出潮濕的冷氣。他們的臉孔是痛楚而歪扭，罩滿悲哀和恐怖。

「我操你的娘！你這發瘋的老天……」李三疤子咆哮了一句。接着他揮動着那隻殘形的臂膊捏緊拳頭向風雨中亂劈，一面仍死命的抱着腦袋跑。路漸漸轉落下坡了……那兒矗立着一個白樺林子。

「嘩啦，嘩啦，嘩啦……」
是十幾隻腳踩在落葉裏迸發出的聲音，李三疤子嚇得抖了幾下，立即停腳，露踉在路傍的一棵小榕樹下豎直耳朵靜聽，眼睛冷冷地盯着那個白樺林子。

一團鬼魅似的黑影蠕動了好一會子，才悄悄的走了出林子。

「嘩……嘩……嘩……」單調的在想着，嘴巴冒出幾口白霧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李三疤子伸出手指低聲地數着從叢林裏走出來的七個黑影。一顆心兒在胸脯裏亂跳，像要竄出喉嚨。

「嘩……嘩……嘩……」從風雨裡穿過一陣繼繼續續的哭聲，隨着一條矮小的黑影一跛跛地慢慢打後面走來。

「誰？」站在最前的一個黑影喝了一聲，從電筒裡驀然亮出一道藍森森的光，直射過濃密的雨綫，終於降落到一個光禿禿的小腦袋上，又由小腦袋爬下臉頰便停住了。

癩痢頭被這道突然撲來的電光嚇得打了個踉蹌，一張驚悸而交流着血與淚水的臉孔像草紙那樣蒼黃。

那拿電筒的漢子幾個箭步奔過去，一手捏着癩痢頭的瘦得一根枯柴似的小胳膊用勁地一搖：

「喂，小雜種！你是那兒的？」聲音粗魯得像驢子吼叫。

兩顆小眼仁從強烈而刺激的電光中睜開，嚇！對面那張臉像個甚麼東西呀？一雙黑大的眼睛像兩個火穴，閃着猙獰的光彩。滿額子生着泡泡的小瘡和一些細小的黑毛。臉是個紫黑色。腮巴子陷成兩個深深的窩子。一部絡腮鬍子糾錯地茁長着。頭髮馬鬃毛似的直豎起……整個臉被籠罩一層陰沉沉的死灰色。

癩痢頭「哇」的尖叫一聲，腿子一屈曲，不由自主地跪下，全身急遽地顫抖着；牙齒抖得連話也說不出。

「來人呀！」這東西搖着手，打官話：「把這小傢伙捆起來！」幾條漢子青蛙似的撲過來，拿着粗大的麻繩就要捆。

「老爺……俺……不……是……小個……」話終於溜出口，聲音顫慄得聽不見。眼淚小河似的淌下兩頰。

李三疤子在榕樹下看得一肚子火。他緊了緊腰帶，「呸」的一聲像一隻餓狼似的撲向那堆人去！

「不許動，這是俺的兒子！」話才脫口，人就走到那些漢子面前。
「搜搜……」那拿電筒的漢子從腰間拔出手槍，又把電光在李三疤子的

臉上劃了一個弧，接着就「哈哈」冷笑起來。

「嘿！想不到今天你也會落在咱的手裡，你瞧瞧咱是誰？」李三疤子從冷森森的電光中瞥了對方一眼，身子驚悸得短了半截。原來那人是張保長，半月前在賭場上為着爭一點小便宜被自己當衆打得他滿臉青腫……這回可糟了，落在他的手上，真是冤有頭，債有主囉。

一枝槍口直指到他的胸前，兩隻染滿鮮血似的鷹隼般暴惡的眼睛，一張鐵樣無情的臉威脅着他。他全身忽然軟了下來，冷得像被澆了一瓢子冰：

「張……保……長……當……心……你……那……枝……手……槍……

「哼！你這流氓！俺的仇恨今天得報了。」張保長的眼睛漾着非人類的卑鄙，臉上詭邪的扭曲着。他一步步地逼近李三疤子，手緊緊地扣着那個鴨舌似的槍機。

「救命……救……」一聲粗厲而嘶啞的慘叫，隨着風雨播向廣闊的空際……遠遠的村莊又回響了一陣狗吠聲。

「拍拍！」李三疤子頭上被一個鐵錐那壓重的東西打了兩記，眼前一陣黑，腳下的泥地旋轉轉轉的，兩腿被千鈞重力一拉，便昏厥了。風雨依舊咆哮着，狂舞着。李三疤子的全身被麻繩纏個結實，腦袋是昏沉沉的，像被千萬昆蟲的毒螫刺着似的痛楚。

「幹了那小雜種！」在千萬億風雨交織的帷幕裏，一個魔鬼似的，臉皮皺得橘子皮似的臉孔掠過一個得勝的冷笑，接着「砰」的一聲槍响，一條紅色的光線從槍嘴冒出，直射到癩痢頭的小腦袋上。那邊「噴」的哀叫了一聲，一灘鮮血在黑夜中像火炬般的閃了一閃，身體在地上滾動了幾下，便僵硬地永遠躺下了。

像夢一樣，李三疤子被幾個大漢抬入那個白樺林子的一間茅房裡，裡面是黑黢黢的坐着幾十個囚犯似的莊稼人，他們都被兩枝嚴厲的手槍監視着。

李三疤子終於醒過來了。一陣悲傷侵伐到他的心頭。他想起他的兒子，他的女人，眼淚第一次在他的臉頰滾下。

一陣風雨聲响過後，驀地從茅房外傳來幾回低微的話聲：

「保長，人數有四十個啦！」

「好好！天亮前把他們押到志願兵部兒去，記着！每人要五千塊錢的身價……」

「你們幹得好勾當，你們把咱們捉去當兵！」一片喧嚷的叫聲從房子裡了滾出來……

三八·一·十日

（上接一五六頁）「那兩個受傷的是中心校教師，因為煽動風潮，唆使民衆抗工，我的衛兵勸他們，反被打傷。所以不得已才和他們打。」衛兵！他向門口外邊叫：「你們那個被打傷的來給大家看看！」

於是外邊走進來一個衛兵。大家看時，右頰上劃破了一線，很像被荆棘劃破的；右手用藥棉裹着，又用紗帶吊在頸項上。

「好，你去休息吧！」梁專員趨去衛兵，轉過來，向着鎮街長：「大家都看見吧？衛兵要你們築路，原是為了便利你們自己，對於衛兵是毫無益處！他們只在這裡住半天，明天就要離開了！而你們竟有人要反對，煽動抗工，這種人簡直拿去槍斃才好！鎮長！鎮長！鎮長！鎮長！我交代你，那兩個煽動風潮的教師，等到傷口平復之後，要處罰每人做五天苦工，曉得嗎？哼，五天苦工，我罰的太輕了。如果他們還要違抗，告訴他，叫他仔細。我現在也沒工夫管這些閒事，你們回去罷！」

三個人得了命令，向梁專員鞠一躬，出去了。

一個衛兵來收拾地上的軍棍和繩索。

這時勤務兵來報告縣長，說晚飯已經在那邊擺好，請的幾位紳士也到了。於是范縣長到房里去請那兩位隨員，然後轉身出來，恭恭敬敬伸出巴掌，向梁專員說聲「請」，都一起到「那邊」去了。

（完）

心聲

直王

委娜司的種子，在這土地上繁生着美麗的花枝，

你底心中正開放着如此鮮艷可愛的一朵；

你底愛情照亮了我暗淡淒涼的道路，

你青春的歌唱喚醒了我生活的厭倦與寂寞！

謝謝！我的姑娘！我底精神親愛的朋友！

你可曾感覺着在我心中浮湧起不盡的愉快！

你可曾撫觸過我的胸懷而沒有騰騰底躍動！

一切呀！這所有都是你仁慈給予的恩惠！

所以我在寒凍漫漫的深宵也思念着你，

在朦朧的入夢中也想像着你在我的身旁；

你底雙眸愛護着我一若星兒在高空閃閃，

所有這些都象徵着兩個命運於永久結交！

真的，我必對你忠誠，好像你忠誠愛我一樣，

我需爲你而創造以及貢獻我底神聖的犧牲；

點燃着心中之火渡過這最黑的夜罷，

我們，呵，親愛的！我們永不永不離開！

理想的帆

雪倫

理想的追求者第十四章

江濱，停泊着一條機帆。白色的帆，在清朗的藍空裏閃耀着。

朝陽從東方升起，金色的手，愛撫着大地，愛撫着江水的柔波，愛撫着白色的帆。雲雀飛上了高空，唱着快樂的歌，唱着迎接太陽的歌。

城市醒了，城市的人醒了。漸漸地，江岸上熱鬧起來，趁船的，送行的，拉車的，賣食物的，從四方八面趕來了。

這時候，來了一羣青年，他們拉着手，他們踏着整齊的步伐，向着白色的帆走去。

鄧鴻賓走在前面，羅克中和孫仲章走在中間。孫仲章特別顯得高興，他是昨晚才由羅克中介紹給鄧鴻賓的，但他的熱情，立刻便被鄧鴻賓接受了。他想到他已走上了自由的道路，他想到真理的光，已閃耀在面前，他的心裏有說不出的愉快和興奮。

吳月雲和周瓊芳，也走在中間，她們是來送羅克中的。羅克中經介紹她們和鄧鴻賓認識，還認識了幾位參加出發的小姐。鄧鴻賓也會經向她們表示，歡迎她們將來去工作。

他們走進了船艙，船艙裡，人們亂忙忙的，忙着找位子，忙着安置行李。

因為搭客多，他們只佔了小小的一角。

「這麼小的地方，二十多個人，晚上怎樣睡覺呢？」一個女的皺皺眉頭說。

「露明，別擺小姐架子了！」一個男的帶笑着說。

「什麼叫做小姐架子？難道我地方睡覺也不可以嗎？」露明不服氣說。

「甯門人比不得在家，擠一擠算了！」另一個男的說。

「噯，怎麼擠法呢？」又一個女的問。

「男同志這邊，女同志那邊，大家別亂擠就是了。」鄧鴻賓指點着說。

「要劃界嗎？」一個聲音。

「各人自築防綫吧！」又一個聲音。

因為距開船的時間，還有半點鐘，吳月雲和周瓊芳，要羅克中去吃些早點，於是他們三個人又上岸來。

「走開了不好，我們還是在這裏談談吧……」羅克中在江邊停下來說。他抬頭仰望白色的帆，好像推恐二走開，帆會突然飛去了似的。

「怕什麼呢？開船有一定的時間的。」吳月雲說。

「我總有點不放心，而且萬一他們找我呢？」羅克中不肯再走。

「那末，我去買點東西來，給你帶回船上去吃好了。」周瓊芳說。

「周小姐，那又何必呢？」羅克中說。

「我打開一下，也好讓你兩個談談心呀！」周瓊芳說着，又向羅克中一笑，便回頭走了。

「周小姐倒是一個爽快的人，她好像永遠都是快樂的……」羅克中說。

「她有時，簡直還和小孩子一樣呢！不過，她的心裏也埋着痛苦……」吳月雲說。

「她會有痛苦？」羅克中倒覺得有點驚奇。

「她有一個愛人，在上海讀書的失蹤了！」吳月雲說。

「呵！」羅克中吐出了一聲深長的歎息。

「而且，是生，是死，也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周小姐沒對我說過？也許我可以託上海的朋友，打聽打聽。」

「她也是昨晚接到朋友的信，才知道的。」

「多少年青的生命被迫害，多少血流子沒人知，多年人的心頭，埋着痛苦和憤怒不敢說，這是歷史上最黑暗的年代！」

「這樣的年代，也不會很長了吧？」

「當然，只要大家能夠覺悟，只要大家能夠團結起來，向真理走去，黑暗的年代是不會久的。現在，周小姐也應該覺悟了，在惡勢力下面，愛情也是不能自由的！」

「不但瓊芳，我相信任何青年也會覺悟。事實就是教訓，眼睛是掩不住的！」

「雲，畢了業！馬上到我那邊來。你是看見了那些姊妹們的，她們已經走在你的前面了！」

「我會來的，而且，我會約瓊芳同着來……」

「周小姐會來嗎？」

「我相信她會來的。瓊芳雖然孩子氣，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思想。」

「這樣就好了，所有年青的手拉起來，所有年青的腳步走在一起！」

「中，你知道，我是讀教育的。我一向希望畢業後，能够專心做教育婦女的工作，將來到了N市，我不是做這種工作呢？」

「雲，沒有理想的社會，便沒有理想的事業，在為建立理想的新社會而奮鬥，這一個總的目標下，我相信你會得到最適當的工作。而在新的社會建立起來的時候，你的希望，便有盡量發展的機會了。」

「中，望你一到了N市，便寫信來……」

「這是不用說的。雲，在這美麗的朝陽下面，願白色的帆做我們的見証，做我們理想的見証，做我們愛情的見証。」

「是的。願我們的理想，像順風的帆，願太陽

永遠照在我們的心中！」
「雲……」羅克中挨近吳月雲，緊緊地握着她的手。如果不是在人來眾往的江邊，也許就熱烈的擁抱起來了。

這時，周瓊芳携着一大包食物回來了。

「我不妨礙你們嗎？」周瓊芳仍舊是一團笑臉

周小姐，你怎麼買了這麼多來呢？」羅克中

回過頭來說。

「你的同伴多，恐怕少了不够分配……」

「芳，你看，你滿臉的汗呢……」吳月雲把東西接過來。

「才是初夏，天氣就這麼熱！」周瓊芳取出手

巾來，抹着臉上的汗珠。

「不是天氣熱，恐怕因為你太胖了！」吳月雲

笑道。

「或者因為周小姐向來少用力，這包東西又太

重，累了吧……」羅克中也笑道。

「噯，你倆商量好要取笑我嗎？」周瓊芳搖

擺着手巾，半笑半嗔地說：「好，雲姐，回去我和

你算賬！」

「周小姐，你還有更重要的賬要算，現在，我

們談幾句正經話吧。」羅克中嚴肅起來說。

「什麼更重要的賬呢？」周瓊芳倒有點摸不着

頭腦。

「血賬！周小姐，聽說你有一個朋友，在上海

失蹤了？」羅克中說。

「月雲說過了嗎？」周瓊芳也收斂了笑容。

「我說得不詳細！」吳月雲說。

「我也許可以替你效點力，託上海的朋友，設

法打聽一下，看看怎麼樣！」羅克中說。

「那末，請羅先生幫幫忙吧。他叫做鍾曉光，

在V大讀書的。他本來住在學校的宿舍裏，但前個

星期的禮拜六晚上，出外之後，就沒有再回校，聽

說，同時失蹤的，一共是三個人。」

「也許是去了別個地方？」吳月雲說。

「不會的，因失蹤前一天，他還有信給我，說

他的胃病復發，精神很不好。而且，他去了別個地

方，會不告訴我嗎？」周瓊芳說。

「有其他的線索沒有？」羅克中間。

「現在接到的消息，就只是如此！」

「你對這件事，覺得怎樣呢？」

「恐怕是凶多吉少，沒有希望了！」周瓊芳的

常帶快樂的面容，也顯得異常暗淡了。

「周小姐，別灰心……」

「我不灰心，我是什麼事情都逆來順受的。」

「也不能這樣想。周小姐，逆來順受，逆境就

永遠不會完，我們不能做羔羊！」

「是的，羅先生，希望你常常指示我！」

「血不會白流，血是教訓！周小姐！你應該記

着這一筆賬！應該清算這一筆賬！」

「是的，羅先生！」

「好了！開船的時間快到了，你們回去吧。」

羅克中看着鏢說。

「羅先生，祝你旅途平安！」周瓊芳。漸漸回

復了笑臉。

「中，還有什麼事情，要我代你做嗎？」吳月

雲把那包食物交給羅克中，問道。

「沒有什麼事了。」羅克中接過東西來說。但

他想了一想，忽然又記了一件事。他從衣袋裏取出

了一封信，笑道：「哦，險些兒忘記了，這封信

，你和周小姐代我交了吧！」

「給誰的信？」吳月雲伸過手來問。

「給我的表妹的！」

「我不交！」吳月雲連忙把手縮回去。

「我交，我交！」周瓊芳笑道：「雲姐，昨晚

吃了點兒酸甜果，到今朝還有酸味在心頭？」

當周瓊芳正要接信接過去時，却又被吳月雲先

搶在手中了。

「可以公開嗎？」吳月雲把信一揚說。

「可以的。」羅克中笑道：「我的表妹，不就

是你的表妹嗎？雲，我還希望你負起領導她的責

任來！」

「雲姐，安心了吧？」周瓊芳說。

「只有五分鐘了，我得去了！周小姐，謝謝你

……」羅克中說。

「說什麼客氣話呢？羅先生，請你常常寫信指

教我！」周瓊芳說。

「我一定常常寫信的。希望在不久之後，我們

在自由的旗幟下再見！」羅克中說着，分別和吳月

雲周瓊芳握手。

「再見，羅先生……」周瓊芳說。

「再見，中……」吳月雲說。

「雲，我等着你來的消息！」羅克中臨行又回

過頭來說。

「好，我來！我相信還有許許多多的姊妹，也

會來！」吳月雲點頭說。

羅克中走了，走到船邊，又回過頭來望望，吳

月雲和周瓊芳，便向他揮一揮手。

羅克中回個船上不久，船就開始蠕動了。兩個

女郎站在江邊，望着白色的帆，在清朗的晨空裡，

飄展着，閃耀着，象微着一個崇高的偉大的理想。

突然從船倉裡，傳出了一片雄健的男女高聲合

奏的歌聲：

理想的帆，閃耀在天空（男）

理想的帆，飄動在江中（女）

帆兒飄（以下合唱）

帆兒破浪乘長風

帆兒載着我們去

我們團結一條心

我們愛自由（男）

我們愛真理（女）

我們的手（以下合唱）

緊拉在一起

我們的步伐

堅強又整齊

理想的帆向前飄（男）

不怕風狂浪又高(女)
看呵，太陽向着我們笑(男)
聽呵，中國人民在怒吼(女)
中國人民覺醒了(合)
中國人民覺醒了(合)

理想的帆呵，向前飄(合)
理想的帆呵，向前飄(合)
歌聲像春雷似的轟响着，歌聲像波濤似的奔流

着。

白色的帆，順着江流前進，載着歌聲，載着那
些年青人，漸漸遠了，漸漸遠了。
兩個女郎一直望不見船帆的時候，才轉身回

去。

「芳，你看他們多快樂，我們畢了業也到他們
那邊去吧。」吳月雲拉着周瓊芳的手說。
「恐怕他們笑我是落後的小姐！」周瓊芳說。

「誰生下來就進呢？鋼鐵是冶煉出來的，愈
鍛鍊才愈剛強！」
「好吧，我們畢了業便去！」

回到周瓊芳家裏，吳月雲便急着拆開了羅克中
寫給余婉貞的信，周瓊芳也湊前來看：
婉貞表妹：

當你接到這封信時，我已經坐在船上了。
因爲臨行的時間匆促，沒有來向你告別。希望
你原諒。

我內心非常痛苦，因爲我看見你爲我而苦
惱，這是我始料所不及，而深深覺得對不起你
的。

我和吳小姐的關係，你是明白了的。我希
望純潔天真的表妹，努力向上，創造自己光明
的前途！

我們從封建殘餘勢力支配着的故鄉出來，
我們應有勇氣衝破一切舊的圍牆，擺脫封建殘
餘所加給我們身上的枷鎖！

我自始就這樣希望着你，我相信聰明的表
妹，一定能够諒解我的苦心吧。
這封信，我叫吳小姐交給你，我希望你們
成爲最親密的姊妹。吳小姐比你大，受的教育
比你多，望你常和她接近，多向她學習，我相
信她會愛護你，使你進步的。
還有周瓊芳小姐，也是我們的朋友，你就
當她做自己的姊妹吧。
你在這裡，人地生疏，什麼事情，望多和
她們商量，她們一定可以幫助你的。而我也當
以表哥的資格，永遠愛護你。
林二小姐，悲觀，灰色，萬勿再接近。她
是沒有前途的了。
過去的，讓牠過去，不要再留在心裡尋煩
惱。表妹，你是年輕的，你是有希望的，在你
的前面，有更遠更美的道路，等着你去走。願
你勇往直進！

克中出發前一晚
「這樣看來，余婉貞大概也是愛羅先生的。」
看完了信，周瓊芳說。
「我早就明白了的，不過，克中倒還算沒有對
我變了心……」吳月雲把信收好說。
「雲姐，你也給了羅先生不少磨折呢！」周瓊
芳笑道：「前些時候，我真替你們擔心，現在一切
都明白了，你不應該感謝我嗎？」
「這大概就是如你所說，愛情的發展，都是曲
線的吧。」吳月雲也笑着說。
「實在說，世界上有什麼事情，直線發展的呢
？」

「是的，人生不知要走多少曲線的路呵！」
到了晚上，兩個人便同着去找余婉貞，但余婉
貞不在，她們只得把信和地址留下，搭了校車，回
學校了。
原來，余婉貞，因爲不知道表哥，走了沒有，
又到羅克中以前的住所來了。

開門的老媽子，告訴她羅克中已經走了。而且
還告訴她一個可怕的消息，林二小姐服了安眠藥自
殺，今早被人發覺時，已經沒有救了。
「呵！」余婉貞長歎一聲，心悵然若有所失
迷迷惘惘地低着頭走了。

她走在大街上。大街上是熱鬧的，然而，她却
好像走在沙漠上一樣的孤獨；大街上是燈光如畫的
，然而，她的眼前却好像是一片漆黑。她彷彿感到
，她已經走在懸崖的邊緣，前面再沒有路了。
她想回去哭泣，哭林二小姐，或者是哭她自己
然而她回來，却意外地接到了羅克中的那封信
她讀着那封信，心裏感到一陣暗，一陣光，不
知應該哭，還是應該笑。

「表妹，你是年輕的，你是有希望的，在你的
前面，有更遠更美的道路，等着你去走，願你勇往
邁進！」余婉貞把這一段話，反覆地讀着。
她終於笑了。
(全文完)

本社感謝基本讀者介紹定戶啓事

本刊在上一期補白的地方，刊登一則「請基本讀
者介紹定戶」的小啓事，想不到刊出以後，即得
到遠近讀者廣，泛的響應，到現在寫這啓事爲止，
時間只不過二十天，即有：麥金枝、沈默、黃儀基
、甘棠、張榕廣、陳啓源、鄭潛雲、趙玉瓊、鄭
宵娥、范大河、陳堅、陳漢珍、黃秀蘭、黎超蘭、
關繼儀、張樂仁、曾品完、孔雲翔、黎思生、吳漢
揚、劉永秀、黃桂滔等，有的介紹數份，有的遠道
三番四次親持刊費送至本社，這種珍貴的熱心，本
社萬分感激，除登記介紹人姓名以外，將來本社當
依各位熱心成績，贈送相當代價的書刊，(惟須逕
向本社訂閱者才有憑考。)薄示感謝！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啓
廣州中華北迎賓路十二號二樓

天災人禍

(中篇創作)

楊詠新

阿三望着他一片青綠的土地，瘦癯的臉孔上深刻的劃出了欣愉的，歡快的笑容來了！

但是他想到爸爸熬不起苦，害起水腫病，手足和腮巴腫脹了起來，行動不得，整日睡在床上喘着，撒尿撒尿也要人在旁邊，攙扶他；又不禁憂愁起來。

阿三用盡了他的力量料理他的田地，他知道這是很難渡過的難關，但只要忍受着，拼命地忍受渡過了，以後總可以漸漸變好的。

一天，他把生在地下下的番薯莖挖起一條來看，他看見那莖兒已生了一串鵝蛋般大小的番薯，一隻一隻小番薯掛在他的手上，使他湧起一陣歡喜的戰慄，他把那未長大的番薯重埋進土去，一面心裡盤計着：大約十天左右，便有一籬一籬肥大的番薯收成！把這些東西煮熟了，放在嘴邊……啊哈！一陣撲鼻的香味一直衝進五臟去！他想着，不覺的嚥了幾口水。

但是過了一夜，次日清晨他再去看時，不得了，他竟發覺有不少番薯葉子被人偷摘去了，泥土有掘鬆的痕跡——可是不多，足見那賊是沒有工具的，只有一對手而已，阿三這一怒，真是幾乎要立刻想和誰打一架，但是對手是誰，誰是偷挖番薯的賊？於是，他決定晚上伏在田地附近森林偵察。

晚上吩咐四妹看家後，他便帶了鋤頭出來了，伏在田邊森林後面，借着微弱的月光，一動不動的瞪視着他的土地……

風——清冷的，帶點峭寒，由北方一絲絲的掠來，用小而有力的力量，吹脫了枝上的殘葉，吹响了原野上的草。

森林間不知甚麼地方，有聲韻悠長的曼叫着：唧唧唧……唧唧唧！大概是感到自己的末日快到了的秋虫兒。

快到半夜時分，下弦月升到半天了，天空密密

的佈滿了一層雲，厚厚的。昏弱的月光不能把它射透，只能把它較薄的邊邊鑲上一層白邊，成一個光的圈。那雲一大堆雲擠在一起，那情景好像把許多浸濕了鞋墨水的棉花撒在半空裡去似的。

午夜：月亮匆匆地在雲端走着，攢過一層雲又攢過一層雲，昏光照到田地上，山上，樹林裏，替大地景物繪出個十分模糊的影子。

霜開始凝結了，阿三伏在樹林內，覺得非常冷，背脊就像有一層薄薄冰塊似的，手搖着的鋤頭柄，也一刻比一刻冷，彷彿捏着的是一枝冰棒子……就在月亮剛躲進一片大而厚的雲後面；四野更黑漆一片時，阿三瞥見了從村子那邊和跑出來了一個人影，跑了一會，又停住了。像是窺探四圍有沒有人的，過了半會，於是，就向後走着，輕捷的，一隻排排的向阿三的田地跑來。

阿三那呼吸突然地緊張起來，剛才的活氣頓時不知消失到那裏去了，他聽見自己左胸上撲撲撲搭搭的跳着，手本能地把握鋤頭柄緊握了起來。

那黑影溜到阿三的番薯地旁；就蹲下去了，快速的用手揉揉着番薯葉，放到小布袱內，不時還輕輕把手挖着泥，要挖取那還未長成熟的小番薯。月亮漸漸地從黑雲裡跑了出來，四下裡重復有了個淡影，那人就把身體更露得低一點，差不多是伏在土地的上頭。

阿三發出了窸窣的腳步聲，而草叢裏悲啼着的蟋蟀突然地停止了，那個偷挖番薯的賊警戒的回過頭來，但是，脖子早被一隻粗手緊緊的掐住了……

「救命！我……我是初……我……」那是慌極了沙啞地喊叫出來的聲音。

「你好大胆！我的東西你也偷，你活得不耐煩了！」阿三笑着，仔細望了那人一眼，意外地竟是一個婦人。

「你這臭貨！你是討死？」阿三借着一絲月光

看出了她是村中順六的女人，順六近來得了水腫病，動彈不得，一個還吃乳的小孩就瞪着眼睛直直。

「三哥！可憐可憐……我家順六和小孩子要餓死了！可憐！可憐！我下次再也不敢偷你的！可憐我……罷！她把那布袱子也放下了。

阿三突然昇起了一種念頭，非常獸性的望着那女人的身體！好啊……這賊貨，這賊子女人……他很難的嚥了一口口水，喉嚨骨都的响了一下，放下了捏在另一隻手的鋤頭，抓住那女人的手臂，厲聲的：「你跟我過來，你這……」

他把那女人按倒在樹林內那濕淋淋的土地上，一面說：「你叫一叫，你動一動，我就掐死你！看有誰知道！」

那女人恐怖的掙扎着，「阿三！阿三！你不能這樣……你是……禽獸！」

五

王福享走到了村子前：望見從前一片連綿的水田都疏疏落落的種了雜糧，一間非常宏大的王家大宗祠，他們的祠堂因為要用木材救圍，早就上蓋拆光了，只剩下四堵牆壁，碎瓦片子落得滿地——也沒有人料理，正堂上供的幾十個祖先神位，都東倒西歪的躺在神龕上，籠罩着天色——有些則被水不知飄到那兒了！

房屋：十間倒了三四間，有的就用茅草遮住陽光雨露，又有人在裡面住起來了！只有他那間青磚屋，一動不動的躺在那裡。另外，還有幾家富人家的，便不會遭受過這災禍的打擊，因為他們是有錢的，他們的房屋是穩固的！

福享一面走，一面就不覺信口的唱起「鳳陽花鼓」來。

迎臉來個熟人。

「啊！福享！怎麼？你回來了！」是個很高的漢子，是他族內的兄弟。

「是！福昇哥！福享要伸出手來和他握，但福昇苦笑着，用佈滿着皺紋的、起了許多栗頭的、大而瘦的手輕輕的拍了福享的肩：「你也回來看看我們的慘狀啦！快餓死人了！我們都吃黃狗頭：吃木瓜心」過日啦！這幾天總算好一點了，大家都有點雜糧吃了，可是你還沒見過水災的可怕情形呢！唉！」

「是阿！福享就趕快接上來說：「所以我纔趕緊從城裡跑回來看看呢！」

「是嗎？是嗎？你是回來看看你的父母罷？他們有錢人家有甚麼呢？他們都很平安啦！你爸爸：咳嗽：你爸爸：！福昇非常不自然的苦笑了：「他真是：好囉！他忽然覺得自己說得太過」的，便急急的轉過了話頭：「你爸爸，他在城呢！你見過他嗎？」

福享聽着他說：臉上不知怎的透出了一陣紅，有點手足無措的，福昇說完了，半晌，他嗚嗚的，不安的說：「見過了！我回來為的看看你們是怎麼樣的呢，福昇哥！你家裡上下都平安吧？」

「唔唔……」福昇含糊的應着，「沒有怎的，都餓得半死就是了！你回來會住上很久吧？」

「也許有個把月耽擱，說不定的。」

「好吧！有空來坐坐」，福昇說着，就一直向田他去了！

福享望着他的背影，怔了好一會。

多可憐的人民！多可憐……他想着：受苦的人民，他們受盡了苦，可是還是樂於終身苦，兇年不免於死亡，那些吃盡了他們腐血的，倒一天一天肥胖起來了！

他一隻手挽着小皮嚕，慢慢的向家走去，一面俯着頭在沉思着。

在都市，在農村，到處都存在着一個醜惡悲慘的現象，那些出得愈多的平民，就愈被壓在有錢人的腳下，那些受得最苦最烈的老百姓，更慘烈的受

着壓榨，受着損害和侮辱；隨着資產階級貪婪無盡的掠取，隨着受着的人一天一天的多起來，這種現象更是深刻，這種對立更是尖銳了！好……他抬起頭，望見了自己那全村最好的屋子，自己就是這屋子的小主人，將來；自己也是一個大地主，自己……「不」！他突然叫了一下，把拳頭握緊了一下，時代是前進的，歷史不會開倒車，人民需要大翻身了，我一定要去做他的先驅！我相信我總有點力量，我必得去喚醒他們！」

六

張濟隊——終於大模大樣降臨了。

一隊人：——隊長，隊員，代表，鄉長，十多個挑夫，挑了一担担救濟品，進了村子後，便一直巡往財洪、七叔公家來，當下便在他家歇宿了！

第二天：天亮後不久，早就有一大堆呆頭呆腦的，瘦削而衰弱的鄉人圍攏在財洪七叔的門口，戚戚察察的說着話！很多小孩子，只穿了件夾衫瑟縮着蹲在大人腳邊，用那可憐的充滿了希望的眼光瞻視着那黑漆的，糊着一對門神的大門。

一會，福享出來了，他很快和村中的好幾個父老兄弟打過招呼，便跟那些孩子們一樣地蹲在地上談談着。

他穿了件藍條的襯衣，很縐，插了一枚墨水筆，下面穿着黃西褲，染上了不少泥污，脚穿着的黃布運動鞋，很有幾處破綻，頭髮鬆散的掉下來披在前額上，顯得很俊俏。

阿三站在他旁邊，手交叉的放在胸前，在望着他，像其他很多人一樣。

「阿享」！一個有着一撮花兒鬚子的老頭口吃的說着：「你是最，最肯替我們出力的，你……救救……救濟隊的長……長官談談：早點把那救……救救……救濟品發給我們……我們都快……快……餓……餓餓死啦！唉！天老爺！」

「你有見過那些官們嗎？」阿三問他，因為心情迫切和天氣寒冷，他口音有點哆嗦着。

「昨天見過來的，一同吃飯，他們整日談笑着，兇鬼！他們把我看作個小孩子」，福享憤憤的說着，「呸」！他啐了一口。

「現在那些人呢？」進流公說，他一面記起了前次到鄉公所所挨的臭罵！

「都睡着！哼！」

松江公公又結巴地說起來了：

「阿享！你要替：替我們說……說說話哪！只有你到過都……都都市，見過大……大場面，你方曉得……跟那些……那些官兒們說話！」

福享就自傲的說着：「甚麼大不了的鬼官兒？他就敢欺侮我們老百姓？」

「福享！你真是好！你真是好一個小子！大學生畢竟是大学生！我們兄弟輩出了你，將來就都不怕啦！」順六一面嚷着，一面走過來，和福享站在一起。

阿三很不安的，慢慢的移動着身體，從那破攤子裡面，他瘦小的腿骨微微的發着抖，手很不自然的擺動着！——走開去了！

就這樣，太陽一直到了天頂。

福享向他們談着城市的情形，那裏工人們是怎樣的受苦，學生們又是怎樣的遊行，同時在有意無意間，說了些那些老農以前未聽過的話。

下午：隊長和一個代表，鄉長和財洪、七叔一同出來了，他們用過了早點——七叔婆親手做的糯米湯圓，現在開始視察災區，調查災民的情形，再着手救濟。

傍晚，調查的回來了，他們都喜形於色，因為村子的人數比他們呈報的人數為少，可吃空額……隊長覺得太無聊了，在鄉下，尤其在這這地方，要找一點消遣也沒有，日子實在太難過了。

幸好他那副麻雀牌，隨時帶在身邊。

於是長方形的，青白相間的，用美麗的膠木製成的麻雀牌，就急遽的在財洪叔的大廳桌子面轉動了起來。

半天：四圍打完，再趕「東」字了！
驟在門角的狗急急跑了出來，跳竄着，尾巴搖擺得像六月田間被南風吹着的禾稻一樣。
牠親歷的咬住了福享的衫尾，跟他一齊走進來。

財洪一見他就問：

「你整日整夜的溜到哪兒來啊？」

福享沒有答他，輕快的走到隊長面前，用一種

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口氣問：

「我來請問隊長，上面派救濟隊來是爲了救濟

農民呢還是撻麻雀的呢？」

隊長的面孔立刻像月亮一般蒼白了，站了起來

，腮後的肉在跳動着。

「你……你……你是幹甚麼？」

大家都停下手來望着他兩個。

「我是說」：福享很困難的說着，頸部的大動

脈突了起來，撲突撲突的跳着，「如果你們的任務

是拯救那些奄奄待斃的災民的話，那麼請你快點把

他們應該得到的給他們，他們餓得要上吊了，而你

們却……」他指着那些麻雀牌。

「哼」！隊長輕蔑的冷笑了一下：「我道是甚

麼事！原來你也和那些死不去的鄉下鬼醬在一起了

！你要怎樣？」

代表緊緊的就接上來說：「那兒來的一個莽漢

？真是笑話得很，哼！你們城裡的後生細仔最愛玩

這套，滿口子嚷些甚麼民主自由，專門跟那些愚民

作奸犯科！」

福享剛要開口，財洪立刻叱住了：

「住口！小孩子懂得些什麼？一天到晚跟那些

下賤的人混在一起，自己也學壞了！還無事生事的

來胡鬧，快些回房去，以後不准出去！」

「我說……」福享憤憤的剛要說，可是鄉長又

堵的他，說起來了：「是呵！世姪！呵呵！你還是

聽聽老人家教訓的好！你年紀太淺，還是入世未深

，不懂得什麼啦！俗語說：「事不干己莫當頭」，

你爲那些下賤的人開罪了爸爸，那纔不合算啦！我

是好心教你的，聽聽老人家說話，保管你沒錯！」

完完！他呵呵的好笑了好一會子。

「好了，好了，世兄你進去罷！隊長就擺上臉

淚容的勸說着：「唉！少不更事也難怪」，他回頭

向其餘三個說：「我們撻下去罷！」

熱血昇上福享的頭，額像火燒一樣紅，太陽穴

的筋突了出來，有力地跳躍着。

他狠狠的瞪了那四個好一會，突然用了全力用

拳頭狠狠的把桌子一敲，那些豎立着的麻雀牌就嘩

喇一聲有不少倒現出來。

「好！你們這些草菅人命的害民賊！吮吸人民

血液的魔鬼！老百姓的公敵！你們這些鬼終於會有一天

死個淨絕，你們把人民看做螞蟻，可是你們決

不知道一羣螞蟻也可以把一隻大象活活的咬死！」

說完，他一個轉身，就跑到大門去了。

那四個楞住了，互相瞪視着，好一會說不出話

來！

「哼！七叔公！」鄉長冷酷的說着：「我提

醒你：你對令郎的管束要嚴格一點才好，以我看來

，他有一點……有一點……哼……我說不出甚麼

，總之有一點嫌疑。」

「思想嫌疑」！代表補充說了出來。

財洪很不安的陪着笑面：「唉！總之請各位包

涵包涵！我這個畜生一點不懂事的！我只有他一個

，從小就縱壞了的，唉！開罪了各位千萬不要見怪

！我以後決嚴加管束就是。」

「王老先生：你的兒子如果不及早於他轉頭，

那他準成爲一個危險人物！要拽全家都連累了，

老實講：剛才不是看你老先生面上，我早就把他押

下來啦！」隊長嚴正的說着。

「感激感激！萬事全看我薄面吧！」

一會，麻雀牌聲又清脆清亮的响了起來……

七

過了幾天，總算把救濟品發放了，全村子的人

憑着票每人領一斤湯粉，二兩麵粉，兩塊餅乾，三

個人一盒救急油，五個人一蹲濟眾水。

一直到傍晚，才算發放完了，人民也不敢多半

句話，領到了東西後，臉上泛起了一絲看不見的笑

容，就走開了。

救濟隊的任務已經完畢，功德圓滿要回省城去

了，財洪七叔代表全村子的人向他們感謝，并且去

送行，和鄉長兩個一直送到縣城去！

阿三的老爸爸病得很厲害！阿三歡天喜地的拿

了救濟品回來，把些湯粉煮了一鍋子稀粥，三口子

每個吃了兩碗，可是吃得舌頭也發起澀來了，那種

苦澀味實在怪難受，救濟藥品給老爸爸吃完了，病

勢還是沉重下去，四妹到山上取草回來時，看見爸

爸一天一天瀕危，常常背地裡拭眼淚。

阿三到田地去，瞧見那些雜糧生長得很好。心

裡非常高興，翻了兩塊地，挖了兩畝蘿蔔回家去。

前面田徑上，順六低着頭向他走來，阿三因爲

做了虧心事，要找別條路走，但順六已經走近了，

見他瘦骨稜稜的臉竟流着兩道淚。

「這樣了，順六」阿三詫異得停住了脚步。

「兒子……死了！」順六仍然低着頭用微細的

聲回答他。

「唉！」阿三驚訝地逼出了一聲，然後問：「

你……沒有種甚麼雜糧吧？」他問順六。

「哪來的種？我又沒穀！」順六說着，把頭微

微擺了一下。

沉默了一會，阿三放下了挑着的東西：「你在

這兒，在這兒取幾斤回去吧！」他困難地說着。

順六用充滿了血絲的，顯得非常困倦的眼望了

他一望：「你有餘吧！」

「不：沒有餘，不過——你取罷！」

「那承惠你！」於是順六用衣襟包了一捧薯薯

，回家去了！

村人領到的救濟品，一點也不濟事，病的呢？

仍然病下去；死亡的，仍然一天的多起來，似乎

發生了一種甚麼的瘟疫，正向各方面蔓延着，可怖

的威脅着村子中每一個窮人的生命。

於是村子裡面每一個人都幾乎湧起了一個念頭，就像一陣風；吹進了每一個人的腦子裡。——：「向大地主們借谷吃吧！」

人的本性是求生的：好比沉溺在海裡的人，看見了一隻救生艇，一定會死勁地泅過去攀住它的，只要還有一分氣力。

每個人都想到了，但是誰也不敢迸出半句，誰都知道這事終於要說出來的，可是誰也不敢做發起人或提議人。

在這些日子！福享都在村中幫助別人工作，財洪從縣城回，因事過境邊，兒子到底是自己疼的，便也不再太過了。

這次財洪分得的雖比鄉長和隊長少，可是也有八罐牛肉，一罐羊肉粒，一罐奶粉，另外除了一切使用還賺了二千元，他就把來買了谷一併放在他的谷倉內——家裡的一間大房子，兩間大神廳，都裝滿了谷子了。

氣候更冷了：颼颼的刮起大北風來，木棉樹葉落得已經很光淨，一株楊樹：一陣風吹來，一簇樹葉子就在空中打迴旋，轉着轉着，落下了地面。

氣候在更殘暴的展開它冷酷的壓力時，一切都有一個時候被它澄清掃蕩了的，可是——和暖的、新生的風一吹到，那些隱藏在地下的種籽，都欣愉地、堅強地抬起頭來了！

但是在這個撈錢的好機會中，鄉隊附一點光也沾不到，他那天和鄉長大吵了一頓後，一肚子悶氣回到鄉公所來，恨那鄉長太不給自己點臉子，非想個甚麼辦法使鄉長也氣一下，而自己也撈到點財寶不可。

送走了救濟隊的人員，鄉長回到鄉公所來，首先就親手送了五罐牛肉，一罐奶粉給他，而且笑嘻嘻的和他說了半天話，那天的惡罵，好像早忘個一乾二淨了。

但內心始終不甘心，他明知鄉長就在這賬款上撈來的錢買了三十多担谷子……

幾個晚上，躺在床上想着，想着。另闢生財大

道。

一天清早，他穿了套黃色的陸軍服，船形的軍帽，黃珠皮短統美式軍靴，佩了枝三號的廣州灣出品

的左輪手槍，帶了兩個自衛隊兵，一同到財洪的村子來。

以前鄉隊附下鄉催兵是在保辦公處歇宿而且規定由保長款待的，可是現在保辦公處——天后廟內的一所偏房——倒坍了一半，一直就沒有修理，所以這次他就歇宿在保長的公館內。

保長王財貴，也是個地主，名氣財洪小點，年紀却滿了花甲，有個兒子在縣城做生意，另外一個在村子管理田地和佃戶；他便不太理會外間事

了，也就因這個原故，他才被選出來做保長的——懦弱無能的父老，也正是政府理想中的地方基層幹部。

鄉隊長對他說明了這次的來意，今年度上半年的兵額還未交清，他是來催兵的，限兩天內把安家的費送到，絕對不能延宕。

「剛剛大災過後，村人餓死的餓死，病死的病死，那裏還能交安家費呢？」保長攪動着白花鬚子，老枯的手摸着下巴的白鬚解說。

「我不知道，政府的法令誰敢違背？近來催兵催得火急，三令五申，動不動要扣留查辦，這責任你肯替我担嗎？虧你做個保長也不明白」，隊附氣憤的說着。

「安家費要多少錢？」保長皺緊了眉問。

「每家六十斤谷子！」

「要命！」保長吃驚的笑了笑：「你就是要他們的命，他們也沒有這木多谷子繳安家費呀！」

「唉！有啥法子呢？」隊附嘆了口氣：「你不知道城裏「老十」（註）的價錢貴得緊吶！豬仔頭

要我百多元漲紙，還說遲了又不肯價錢吶！」

保長乾皺的臉苦笑了一下，沒話說。

第二天起：保長便按家按戶去通知催繳壯丁安家費！家裡有一個壯丁的，六十斤；兩個的，一百斤；三個的，一百五十斤。沒有的，也要拿二十斤作為補貼東暹西蝕的損失。

但是，因為水災，鄉人自己沒飯吃兩個多月了，哪還有這許多谷子出來？

限期已過，鄉隊附帶了隊兵到了村裡，先到福昇家裡。

「你要繳六十斤！」他對福昇說。

「我家裡都是吃番薯葉度日，哪來谷子？」福昇哀求着。

「鄉隊附，我實在沒有！」

「可惡！我丟你的祖宗，違抗政府功令！」回頭吩咐隊兵：「把他綁去！」

福昇呼着天，喊着地，可是大地上的生物都好像沒有耳朵，聽不到這哀呼。

接着又到了順六的家下：「王順六！壯丁安家谷有沒有？」隊附叱問着

「有個X！」順六懶洋洋的，「到我的田裡看看吧！番薯藤也沒有一條！」

「掏不出，跟我走！」回頭望着隊兵們，打了一個手勢。

「綁我作啥子？我只會吃飯！」順六慢吞吞的站了起來。

一陣狂哭擊捲了進來，順六的妻撲進了屋子裏

，一把就摀住了隊附的大腿：

「官長！官長！你可憐可憐他！嗚嗚！官長！你做做好事罷！他昨日纔發冷呢！嗚嗚！嗚嗚！」一起勁的搖幌着隊附乞情。

「順六嫂！」那鄉順六的隊兵說了：「我們帶他去自衛隊，每個月有石二谷，除了伙食還有剪髮，買手巾的零錢，那……」

「放你娘的屁！走吧！快走！」隊附斥喝着。於是這幾個就出去了，順六嫂披散了頭髮，坐在堅硬的泥地上，哭得死去活來。

「天老爺有眼哪！」

九

「福享！閒事你就少理點！你回來後這些日子，那些農人的膽子都越來越大了！昨日我到阿木家收田租，他拒交還不算，竟頂撞起我來了！他們從來沒有這末大膽的，一定是你在他們裡面挑唆，你小心一點，剛讀了十多年書便胡作胡為了，鄉隊附拉壯了，干你屁事！」

「怎麼不干呢？我……但是財洪不等他說完，把手在桌面一拍，就用更大的聲音說下去：『還頂嘴！要不是看我的面上，早把你也給拉了！你口中滿胡講些自由！民主！你那曉得鄉下實在的情形？』」

福享，這次回來，原是要看看農村的真相，作為實習社會學的課程，可是現實太慘酷了，自己的力量太微弱了，在羣衆中，他不能給他們一點有希望的光明。

「算了算了！」他再不願意聽老頭子的絮叨，站起身來，就跑到屋外去，一直走到阿三家裡。

四妹正在哭得厲害，旁邊，老爹爹直挺挺的躺在竹床上。

他着了一驚，走近前去問：「你的爸爸……他抑住了呼吸：『死了？……！』」

四妹只管着不答，兩肩不住地顫動。

「別太悲傷了吧！」他向四面望望：「阿三呢？」

「早上就去擲番薯去了！」四妹一面擰着鼻涕，一面抽噎着回答：「去時還叫我小心侍奉老爸爸，想不到那個天殺的，來收安家費，我說阿三不在，他一把揪住了爸爸，嗚……」

「不要哭：你說下去……」

「就這爸爸交出阿三來了，爸完全不明白是怎麼……」

「那就被這隊附嚇死了？」

「那隊附還說他好計——詐死！就這樣……」

「就這……」

福享的腦子像發熱病的紛亂，一時所想不到主意，只得說：「等等：我找阿三回來！」說着，他急急地跑了出去，他在村子邊的大祠堂走過時他看見一大堆人在祠堂內議論紛紛，那些人中有一個見了福享，大聲喊了：

「福享哪——來！」

福享走過去，他們七嘴八舌的把催兵催糧，如狼似虎的實情，繪聲繪影的向他述說：

「好好！我都明白了！」福享聽了一回咬着下唇說。

「我和爸爸商量借點谷米給你們吧！」

祠堂裏的人一致歡天喜地道謝起來。

福享那時在人叢中見了阿三，驚急地叫着：

「阿三！你知不知道……」

「什麼事？」

「你爸爸……」

「爸……」

「死了！」

就在當天晚上，財洪跟福享吵了一場大架，原

因是兒子勸父親把存谷借多少給窮人，而他的父親就拿起一張條凳來照福享身上要劈去，家裡大大小小的人都勸生勸死的勸住，福享給家人推回房後，為父親的在廳子上頓足拍案的罵着。

「唔！我養到他這樣大：好辛苦的供他讀書，現在他稍識之無，便敢擅自替我出主意，真是大膽！大膽！有這樣的兒子的！我從祖光接下這份家產，自己出盡心計纔能使這個家一天天興隆，那知他現在竟來欺我的了，敗家子！這樣的敗家子！我寧願見他被人捉去也不願見他把這家產散去，嗚！嗚！敗家子！真是氣死我了！」

「你少惹一點好了！」福享的母親在一旁勸解：

「他還是個小孩子，曉得甚麼！你勸一勸他罷！他壞極也是你的兒子，手指是不能拗出的，你不要淨光火，定下心來，細細解說他一番，他就自然會知錯的。」

「沒有好說，總之是前世冤孽！」

到了十一時後，夜已經很靜了，他把家特為他備的火油燈扭亮了點，他把手支住了腮，聽着外面大廳裏傳來父親一連串止不住的咳嗽，母親無可奈何的嘆氣，他又聽見父親站了起來，在廳子裏來回踱着，咳着。

他的心裡非常沉悶的不自覺的嘆起氣來了，兩種思想在他心內劇烈的交戰着，他像一個在黑暗的地方囚得久了的動物，頓然間跑到了有陽光的地方，十分不慣，眼睛一時給炫耀得睜不開來，猶豫住了，不知勇敢的衝到光明好呢，還是退回那些黑暗的去處好，他迷惑住了。

這一夜，他沒有睡過，天還未亮，福享就坐在進城的小搖船裏了，在這兒，他已看慣不見他最近曾經逗留過一個月的家了；也看不見那斷牆殘壁的村莊，一畦一畦的番薯地了！他剛才跑出來的時候，就像越獄而逃的囚犯一樣，不願再回顧一下，良心像被一條皮鞭緊緊的抽個不歇，眼睛完全沒有一絲光彩，一絲生氣，臉色蒼白得怕人，好像大病了二場的人似的。

墟船上還不多人，梢公坐在船尾，也許剛睡醒吧！連連打着呵欠，一會，沉悶的擊起粗竹大水烟斗，咕嚕咕嚕的吸起來。

福享望那條小河，河水碧綠的，緩緩的，可愛的移動着，遠山隱隱的現出了，樹在遠方的淡灰的天邊映出個很美麗玲瓏的浮雕來，東邊的天漸漸由白而黃，由黃而變了橙色。

天已由橙色變為紅色，光明的太陽快出來了！

「福享呢？」

「不見，真的到處找過了也不見。」

「我的天！他竟會躲進起我們了！」

「今天天未光，有人見他手挽個燈，急急地出墳場去！」

「變了！真的變了！他當初是多麼好，甚麼都肯幫忙我們，我們還以為，我們窮人家得了個救星呢，哪知……」

「唉！真是想不到！想不到！」

「你老惹了！有甚麼想不到呢？刀不割肉不疼，算到他的上面，他便反覆了！」

「嚇！不要說了罷，現在的世界，反正都是一樣，誰也信任不過，所有的人都是嘴裡說得甜蜜，腳底下就暗暗的要絆你一交，那個不一樣？嚇！」

「唉！也許福享也有福享的苦衷的，他也許力不從心呢？你知道他的爸爸嗎？」

「嚇！那鬼東西，我們多少人死在他的手上。」

「福享撤下了我們逃去了，我們就想不出一點其餘的辦法了嗎？」

「是啊！我們就這樣受那些強盜的欺壓嗎？」

「嚇！笑話，笑話，我就說過：逼狗入窮巷勢必反噬，他媽的大水牛，纔是替人做了一輩苦工，耕出來的是谷，吃的是稈草，到頭來，還不免給送到屠場，我們可不是牛？哼！」

「再說罷！我們還要怎樣忍受，怎樣退縮呢？大水沖了圍，我們的田地，家當，都完全給沖去了，一籮谷種換一籮番薯種，這還不算，還要抽我們的稅，收我們的地租，他媽個祖宗十八代，這樣下去，只好我們的老命都一起給了他收！」

「你聽我說：我們吃的黃狗頭，竹芽，樹皮，番薯藤，可是我們敢怨半句不？我們餓死了這末多人，可是我們敢喊一聲不？可是他們現在欺侮得連番薯藤也不讓我們安安穩穩的吃啦！這是甚麼？還不是我們平日太良善？太好相與？」

「嚇！你說得對，現在可再不要良善啦！他們的谷子太多了，太多了！」

「山窮水盡的時候！我們會替自己找出自己的路來的！」

「倚靠福享替我們想辦法，不是放屁安狗心竊！」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還是自己來找出路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迎春曲

司馬雲帆

看我們
我們
笑得像太陽！

春天從嚴冬底封鎖裡解放出來，
我以歌唱迎接這希望的春天。

滿山遍野的雪，厚結的冰河解凍了，
千萬人所一致祈求的春天已經到來！

僵凍的地壳已生滿花花草草，
蛰伏的生物衝破了囚禁黑土底門扉。

春天來了呵，我們的眼淚也終於流出來了，
就像激動的青髮娘擁抱她失去又回的兒子。

詩人們，爲了迎接這人類的春天，
請你以春天的囑咐發出靈魂底請柬——

請蒼天飄飛的雲帆爲帳，
請野草爲血污的土地鋪上油綠的地氈。

請熱情的映山紅和聖潔的百合，
以池畔的垂柳編織一個最璀璨的花環。

請帶着海之夢呢喃歸來的春燕，
爲自由的天空剪綠瑰麗的雲錦。

請黃鸝和愛好音樂的鳥雀，
合奏起悅耳動人如銀管似的清歌來歡迎。

請桃花穿起紅粉艷裝的衣裳，
以村姑那嬌媚怕羞的姿態來歡迎。

請花點的大蝴蝶和溫情的蜜蜂，
以輕盈的步武跳着華爾滋舞來歡迎。

請湛藍的河水和綠色的溪流，
發出爽朗的笑聲來歡迎。

春天來了呵！
我們再也不會失望和憂鬱。

受難的獲得幸福，胆怯的也有了勇氣，
在在都顯示着蓬勃活潑的生機呀！

難道這不是春天嗎？
給大地以溫暖的太陽是多麼真實而美麗。

難道這不是春天嗎？
土地翻了身，枯樹發出了嫩芽。

難道這不是春天嗎？
停了的水車又重新响起吱呀的歌音。

一切都在沉睡和噩夢中醒來，
一切都在春風里復活過來了。

請終生爲飢寒而愁苦的老農人，
微笑地修補他寒槍而又破陋的茅屋。

請勤儉鄉村的家庭主婦，
打掃清潔那滿地積糞和雞屎的天井。

請純樸老實的莊稼漢子，
從污穢的牛槽牽出了他壯健的耕牛。

請城市工廠的工員們，
以最大的熱情修理他們毀損的機器。

請老媽子和年輕的小姑娘，
重新撥弄她塵封已久的棉車。

程 炎	陳作孝	關浣儀	潘耀民	黃 森
鄭鴻法	關維儀	黃維歐	李鎮雄	張映帆
趙汝安	吳漢揚	黃桂滔	劉維球	蔡致平
萬文慶	鄭愛羣	黎漢芬	范大河	鄭肖娥
古天德	古天福	黃滯華	陳慶文	陳漢珍
陳 堅	張樂仁	蔡普德	羅慶年	余泮芹
鄭 鳳	饒紀嵐	姚明秀	莫振漢	梁事宜
程錦耀	鄒祖雲	郭墨揮	麥金枝	楊偉民
伍國梅	丘煥章	黃一清	鄭淑珍	鄭文珍
何奮雄	李康忠	呂碧瑩	陸 隆	陳啓源
方雲天	陳鴻開	黃衍清	張磊明	陳超賢
楊延壽	陳劍明	郭光裕	周奎嬰	大 臣
張瑞珍	梁漢民	李相邠	黃少爾	梁如龍
劉庸鏗	梁憶華	蘇錦堂	盧文聰	田 盛
劉永秀	湯雄山	林武濱	曾鉅皓	高 龍
李澤汶	劉英章	賀泰萍	張振昌	楊 萍
劉瑞珍	陳綺雲	季高桐	蘇效麟	鄭嘉翔
陳雄等	叢書陸續出版，請各董事股東認購或 推銷。			

請清道夫打掃塵土飛揚的城市，
請築路的人鋪好自由寬廣的馬路。

經過多少暴風雨和寒冷的日子，
今天，我們以微笑來承受春天的柔吻。

我們走過廣潤的街道，
不管會否相識都投來關切的眼光呵！

我們從城市到鄉村，
走出去呀！走到鋪滿黃金菜花的田野。

於是一我感到從未有過的歡欣和熱愛，
以清脆喉嚨唱出這迎春的歌曲。

卅八年元月於廣州。

擁愛本刊的讀者照片集會 (三)



(山台) 黃崇德



(陽江) 黃潔瑛



(德順) 沈鳳



(南寧) 梁彭年



(捕大) 胡英胡



(慶肇) 黃森



(坡嘉新) 羅新



明克羅 雲潘



(泗油) 張振昌



(中振) 張振昌

在廣州聽從杜鵑的啼促言歸，到蛇江却耳聞鷓鴣聲而中止。

彷彿於中道，背誦起一首前人的詞「東邊一棵楊柳樹，西邊一棵楊柳樹……樹樹垂絲千萬行，那能繫得離人住？東邊鳴鷓鴣，西邊啼杜宇，一聲道行不得也尋哥，一聲道不如歸去！」感今日河山破碎，處處蜀道難行，一顆心，充溢着悲涼憤慨的情緒。

汕頭位在南海之濱，為本省重要的商埠，報家十餘，書店四五，均以皮黃骨瘦的殘軀，為支持文化崇高的使命作困鬥。而一般人所忙碌的是目前的生活，天天關心的是京滬省港等地政治金融的風聲雨聲，由於變幻莫測，使人們格外焦灼與煩燥，雖然花好草肥；大家彷彿都沒有覺得春天早已降臨了人間似的。

回到此間，因為漲風狂暴的刺激，本刊二月號已給搶購了十之八九，然而畧敲一下算盤，光是印費一門却還不夠，惟仍促使三月號提前出版，四月號編印核閱，繼續供給讀者們以「新的糧食」。

提到「新的糧食」，使編者聯想到有不少人，在前前後後談到本刊，似恭維近挖苦的說「文壇是『老』招牌了！」「文壇是『老』資格了！」「文壇『老』早就賺了『大』錢了！」……這一連串的話，幾乎使編者無辭以對。心想：文壇真的「老大」起來？論年紀還不過是八齡，以「十年樹木」來說，尚未成棟樑之材；論期數亦不過五十多，以「百年樹人」來喻，前途尚遠；況且本刊從未刊過老氣橫秋，古老陳腐的作品，對任何新起的雜誌，亦未倚過老，更未賣過老。今後，我行我素，決不管那些閑是非，力求日新月異，為新人類而服務。

現在，不回憶過去，也不奢論將來，就以本期的作品來說吧！

數年來本刊渴望刊些富有哲理能啓發知慧的文章，如羅素 (F. W. Neitzsche) 「查拉斯圖拉如是說」 (Thus Spoke Zarathustra) 、凱羅，紀伯倫 (Kahlil Gibran) 的「先知」 (The Prophet) ……可是這願望殊難達到，這次文青先生寄來一篇「愛的日記」——可以說就是愛的哲學，當然與世界文學名著相比，真不能望其項背，惟較諸普通談情說愛的文章，則格調超越，蘊藏富裕得多。編者將作者原函刊於文末，可以幫助讀者對於那篇文章更多的理解。

編後餘言

編者

世界最大的散文家蒙田 (Montaigne) 他的學識是那麽淵博，才智是那麽驚人，每篇文章放射智慧光芒萬丈，炳耀千古。李勵文先生的散文，十年前已風行京、滬、港、桂，「湖畔草」中各篇，對美術、詩歌、音樂、哲學，以及婦女、戀愛等問題均有透闢的見解，把地方掌故用輕鬆文筆寫出，旋旋動人；尤其是對人性的發掘之深，更非一般賣弄感情，蒼白的抒情者可比，據作者來信，謂此集已得人繪插圖，準備最近期內在香港出版。

趙景深先生百忙中為本刊翻譯關於英國小說評介一文，極值得參攷。

斗衡先生會與本刊寫過不少文學理論，中上學校文教師甚表歡迎，此篇文學批評的批評，諒能更引起讀者們的重視。

楊士衡先生以寫鄉村裏的小人物的故事見長，這篇「歡迎」則係諷刺官僚政客的中劣行為，為逼真。陳琳先生在這方生不死之詞，則常揭發羊頭賣狗肉，或時代的潮流無恥的勾當，其地的土劣疑神猜鬼，憎惡不已，惶恐不安。農歌先生的文章愈來愈動健，值得鄭重介紹。

「理想的追求者」係雪倫先生的力作，從去年一月開始在本刊連載，至本月份已全部刊完。

關於照片集會，在億萬讀者中，有些踴躍參加表示對本刊熱烈的愛護；有些却甘願永遠不出頭露面支持，前者使本刊感激，後者使編者感動，本期刊後雖宣告結束，但，春天過了，明年還有春天，五十期紀念過了不是還有百期紀念嗎？現在我們眼前雖痛苦萬分，希望不妨寄放得更前更遠一點。最後讀者負責地告慰榮譽讀者們，本社決會使你們得到滿意而愉快的收穫！